LIBRARY
NOV 3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6
Z6W34
v.3

[redacted]

詩經去疑

彤弓全旨○此詩三章揭其報功之意而反覆咏嘆之也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故于始也慎重其器而于既也不吝其頒註中誠字速字正其能盡報功之道者也但誠與速字皆說詩斷意不可入王者口氣中

首章○此王者彤弓以賜功臣而作也曰天下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彼彤色之弓弨然弛而不張乃昔日受之弓人藏之王府固將以待有功而錫之者也今我有嘉賓其勳名在王部功績在旂常正其人耳故我也中心實欲貺之而非出于聲容笑貌之為于是設我鐘設我鼓一朝饗之卽以所藏之彤弓而貺予一朝之頃矣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賜

首二句是賞功時言其守器之重以起下貺之之意彤弓朱弓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故獨言彤弓弨弛弦而弛反也受弓者皆定弊之弓惟賜則弛之所以示不用武之意彤弓弨今自執目前而言受言藏之則又追溯昔日耳古人頒賞或以弛或以爵而茲必以弓者得專征伐之意此朝廷名器安可輕以與人故始而必藏重之也惟上以為重故下以為榮也嘉賓以敵愾之功關係宗社生靈與尋常功德不同貺出中心正見功報相當而無一毫勉強之意非出于勢之迫情之假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賜弓而作大樂行盛禮所以明報功之厚一朝饗卽享卽授不踰時而决也○輔慶源曰寺之

詩經卷之五　朱熹集傳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音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

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欲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蓋君之禮而已

二章○彤弓弨兮亦昔日受以藏之使其弊之常正固將以待有功也今我有嘉賓功在社稷我中心寔喜悅之故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待之優以示勸敬之隆以示尊而彤弓亦于一朝乎畀之也

三章○彤弓弨兮不但藏之已也又昔日受而櫜之使其色之常新固將以待有功也今我有嘉賓功在邊陲我中心寔篤好之故鐘鼓既設一朝酧之所以厚而勸之者無所不盡其心而彤弓于是乎錫矣夫藏之重故與之誠周王可謂盡報功之道矣

弓抗于樂兮赫常出櫜以櫜兮色常新皆藏中事右訓尊勸二意勸者獎以功臣尊者崇以資禮酧訓厚勸二意總以優飫情以激勸之也俱根享來喜好俱根既來既者以弓償其功也喜好者喜好其功也

釋詁漢哀帝發武庫兵遺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號爲吾母將隆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使嬖幸臣私恩微娛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爭反爲叛取之懷光縊死昭宗以王行瑜爲太師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爲人見人恭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彤弓弨兮受言藏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子反之。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彤弓弨兮受言櫜音高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醻音酬叶大到反之。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

矢

菁菁者莪全旨○此詩須切燕飲講勿泛說前三章皆極言既見之喜末一章忽從未見時回想盡情寫喜之意不煩言而自露

首章○此亦燕飲賓客之詩也曰夫人非素所仰慕未見不足以為喜既見不足以為喜我于君子何如哉彼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則生有其所矣況我君子備龍光之德誠天地之祉邦家之光也今既見之則仰慕之情以慰而此心之喜樂且有禮儀以將其意矣

以菁莪生得其所與燕飲曲盡其儀也○既見內容滿不可用未見字反說以下文有汎汎一句在此處若提出未見字下面便當複說不去矣樂且有儀以心言儀以燕言而意自卑燕有獻酬之禮有承陪之將敬曰有儀要得求字意如歡心之悅樂而且有燕飲之儀以將之也但此章只勿明露心字

二章○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矣況我既見君子而所以喜樂之者豈偽為哉惟懽之情悉根于中心之發也夫喜出于心則不容者自其口出其喜之誠又何如耶

此言喜樂之誠根于中也我心則喜要重我心字見為社稷真爲者生焉則為君子喜而非常喜矣親之為也

三章○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況我既見君子而所以喜樂之者夫豈淺哉惟忻之至誠如百朋之我錫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百朋其喜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燕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菁菁音精**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之切何如哉。
此借百朋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蓋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百朋以圭璋冶化黼黻皇献等形之此雖套語自是少不得
末章○夫喜以既見而形則思寧不以既見而慰矣彼汎汎楊舟則載沉載浮而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見之時冀其來而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猶是也今也幸得見之則有以慶明良之會而此心休休然而安定矣使非今日之見何以慰其昔日之思乎夫未見而思既見而喜古人樂賢之誠如此
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情而此反追言未見之思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也比意以楊舟之浮沉莫定比思賢之往來無定也休字承上比意所謂心不定者至此而定也各章要見燕飲之設不容已意
六月全旨○此詩雖美吉甫之功寔頌宣王能命將而致中興意首二章原其北伐之由中三章述將帥成功之事末章凱旋之樂也匡王國定王國佐天子是大關鍵處以有嚴有翼何領脈六月
首章○此美尹吉甫北伐有功而歸也曰將嘗美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何如哉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當六月出師人心皇皇而靡定以戎車則既飭而整齊以四牡則騤騤而強盛平時戎事之常服亦既之子載上矣盛師之容若此者何則玁狁之逼近京邑其勢甚熾而我之備禦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時出師以明華夷之分而匡正王國使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

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音逵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遑遑不安之貌戎

詩作于成功之後而此則述其受命之始也七四句正是急下出師之事下推所以急之故也柄七是命呈與師畿內擾攘就人情言故戎車駕四牡載常服正行師事也載常服主軍師言常服而載之于車者以戎服非暑月所宜故載之當戰時乃服之也孔熾即內侵匪茹是也我就朝廷言用急只是六月出師便是王國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照文武成康之盛帝王自立之要題今玁狁內侵則不匡甚矣匡正也正章夾之分明內外之防也此匡字與下定字不同匡就正大分言定王國就大業言

二章○夫六月興師宜倉卒不暇為謀矣今則內修素備將帥得人是故為馬之力而色又四驪馬何有餘即且閑習之而皆中法則教何有素也于是維此六月之中即成我戎事之服其應變之速既不限于常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其從事之敏亦不失其常度矣然所以有是行者豈得已哉蓋以玁狁內侵天子為之赫怒是矣故王命于此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助于天子焉耳不然胡為而有此六月之師哉

此章比物已在上騤七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比物二句是豫行師之具比物四馬皆強四驪四馬齊色閑之維則閑習以試其武步而馬驚車行進退疾徐各中軌度此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也維此六月四句是宗行師之律六月即成戎服應變速也服成即日引道從事敏也軍行止三十里不失常度也佐天子以激憤言王愾不敵則無以尊中国之勢而振中興之業矣○上言我是用急而此言匪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其武則寬

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去聲**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里反○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中有嚴肅相形互見以贊吉甫之善于行師
三章○夫是六月興師王國賴以匡天下賴以佐其責亦重矣吉甫果何以副王命哉彼車馬者克敵之具也四牡修廣足以供百戰之勞其大有顒足以振鵰騎之威以是車馬而薄伐玁狁則敵不能當故足以奏克敵之大功矣然兵威雖盛吉甫猶不敢恃强而玩寇也但見有嚴焉而紀律之嚴肅有翼焉而臨事之戒懼以此嚴敬而共武之事則制勝之本以行自將屬人之兵而膚公之奏也必矣不有以定王國乎
上二章言王命吉甫出征此章則吉甫承命出師也上四句是行師之具下是行師之本而意重嚴敬上有顒正形容修廣意奏膚公承車馬說謂洪夫安夏之功嚴是振肅有節制如號令賞罰不假姑息是也翼是敬慎無怠忽如料敵致勝必加嚴密是也共執也謂執武之事經如此則制敵有本可以却玁狁之難而平定王國言其心欲如此但屬未然耳
四章○夫以此北伐固足以成功使不察其罪而致討之何以服玁狁之心哉蓋玁狁不自度量整齊衆居于焦穫之間侵鎬及方且抵涇陽之地以肆亂華以逆犯順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書以鳥隼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繼乎旐蛇之旐所以統前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元戎十乘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摧鋒陷陣而振先聲之威者此矣不有以舒華夏之氣而寒戎狄之膽哉
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言聲罪致討也匪茹句正應前孔熾句匪茹作不度彈彊是不度順逆也逼近京邑故曰深入焦穫不當則逼

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賦也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玁狁匪茹音孺整居焦穫音護侵鎬音浩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去聲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旅無統而紀律弛故旐旟必鮮明元戎不駕則先鋒不銳而敵人輕故元戎必銳進幟上有文即鳥隼之章是朱雀之建于前以統前軍者白旆者以絳帛爲旐綴龜蛇之旐之末爲燕尾故曰繼旐不可分爲二物此統後軍者即後玄武是也元戎在戎車中選其大者所謂陷陣之車也以此列于陣前故曰啓行此言前軍下章戎車四牡則中軍大隊也

五章○然從元戎者有戎車也以戎車則既安後如軒而前如輊也獨戎車者有四牡四牡既非健且嫺其閑習以此有制之兵而伐彼獫狁非不可以盡殲之也吉甫則但示以薄伐之威驅出至于大原遂止焉未嘗窮兵而遠追之也此其戎之有法所謂匡王國而依天子泰然功而定王國者皆此來陣此觀之可見吉甫一守附衆有方威敵有道文武之全才也故萬邦以後欲附衆者必法其文欲威敵者必法其武吉以爲憲矣所以成北伐之功也

承上言出師成功事復言車馬者總道其兵威之盛以足下薄伐之功戎車即首章所飭者安正在下句輊軒上見如輊如軒言制度工巧利于戰鬬輊軒本車上之制此則如輊之制如其軒之制故曰如非如彼之如也既佶且閑言教訓熟而馳驅嫺習與前不同前謂人閑之此謂馬閑習也薄伐者不勞餘力至于者不至窮兵文武曰就通章戎事上見但不必粘定薄伐二句向有作吉甫言者非是萬邦爲憲法其文以附衆法其武以威敵也

六章○攻其班師而歸也武功既定回者稱七之象已平而嚴獄之樓盡釋吾見吉甫燕飲而喜樂矣斯時也王因尊寵朝廷之福皆其福四

○賦也。如度、茲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音致**如軒**。**四牡既佶且閑**。佶音吉。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大音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

方寇逼天下之禍皆其福其受祉不亦多乎然其所以然者以六月之
御來歸自鎬其行為已久也來道行久而戒功以歸燕飲受福其在此
矣是以飲之酒而進御于諸友者則包鱉膾鯉之饌無不陳焉其所
與其是燕者誰與在乎則能孝能友之張仲也以吉甫之是燕而受其
祉以張仲與其燕而增之光就非我王中興得人之盛耶
此又承上言成功奏凱事以句言燕飲之受福下言與飲之得人也
燕乃吉甫與朋友私燕非天子燕之燕而曰受祉者照上柳七嚴繁
事情耳受祉不外其所燕者益依天子定王國而從容燕樂何祉
如之故曰多受祉與燕非一人獨樂張仲不過因其孝友以重是燕
耳。

附考周厲王名胡夷王子王好利近榮夷公芮伯諫王不聽卒以榮
公為卿士時微斂以致民不堪命衆咸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王王不聽國人叛襲王
王出奔彘死于彘○周宣王名靖厲王子初厲王奔彘匿召公家國
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之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攝號曰共和太子
長二相共立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能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為中興
令主○尹吉甫周卿士也宣王伐玁狁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
復文武境土武功最盛張仲周之卿也為人孝友宣王命吉甫伐
玁狁惟仲為王贊助之力居多

采芑全旨○此詩作于出師之時先言可以修人之氣後言師徒衆甲
容盛紀律嚴肅以見武勝之旨重以折服荊蠻之心也重方叔元
老二[illegible]

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與里反飲去聲御諸友叶羽已反炰音庖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同上○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音緇叶每彼反

首章○此美方叔南征之壯猷也曰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力無以昭有制之兵我方叔承命伐荊蠻其固以義動矣彼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况我方叔承天子命而涖南征之師則戰鬬之車有三千之盛其衆如彼扞御之衆有肄習之精其練如此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乘其四馬則皆騏色而其所乘之四騏則兩驂兩服翼翼而順序其所駕之路車則彰蓋輪轂赤然而鮮明以竹為簟所以蔽車也其車之後又有魚皮之矢服馬有鉤有膺所以飾馬也其御之馬首又有鞗革之下垂其南征之師衆車馬如此其容之盛何如哉

此總是說方叔之盛與其大何止只有彼此二字生情盖以所乘之也于新田而言者見其所統之兵不惟衆而且練也涖者臨以御也車三千言其衆也師干之試言夫敵者又練習也如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率者統以行也四騏言總一時所駕四騏翼翼言兩服兩驂各得其序路車將師所乘之車即方叔所自乘者非三千之車徒御所乘者也奭赤色竹簟以蔽車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以盛飾無不盛鉤膺以飾馬御大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見馬飾無不盛也○兵車戰鬬之車駕馬所謂小戎也重車輜車之屬駕牛所謂大車也凡兵車一乘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前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隨之重車一乘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衛兵車者兩車總百人

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音釋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車也奭赤貌簟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

二章○不特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矣我方叔涖此南征之師也戎車以制敵則有三千之盛如彼旂旐以統衆則有央央之色如此矣由是方叔率之以行也所乘之戎車則以皮約轂而車衡之上○錯于其有文焉四馬八鸞而和齊之鳴瑲瑲乎其有聲焉且服天子之命服蔽膝有芾也服黃朱之芾則煌煌然其色之美也以文身者有佩玉蔥珩也服蔥色之珩則瑲瑲然其聲之和也夫方叔之師其精神氣象見於旂旐車服之間者若有以聳人之觀聽又軍容亦何盛哉

此還是軍容之盛也乘路車服命服詩人只要鋪張方叔精神氣象耳于車馬服飾之間見雖不必乘戎車服戎服威靈已足制勝意其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衡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馬動則鳴則其聲瑲瑲也命服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註中三命赤芾蔥珩至九命皆蔥珩非謂方叔但三命也不拘戎旅者望而欽其帶也有韜略素定平衆精明氣象安閑之意○皆服非戎服知其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猷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於預將不能馬上作制敵故詩人于此其形服之美如此

三章○然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有節制之嚴焉彼鴥然疾飛者其飛戾天則亦集于所止而有其節矣于此方叔之涖止其師則其車有三千氣衆盛而猶嚴以節之試而進退有節矣其進退之有節雖何蓋我方叔之率之也其衆整也以軍之動皆在金鼓故鉦人以伐鼓[illegible]人以伐鼓而耳目有所屬其將戰也以軍之所聚在號令故陳其師而鞠之以[illegible]旅而明其有誓也[illegible]我顯允之方叔以其[illegible]

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音祇**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蔥珩**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軧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鴥音聿

鴥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合戰有進有退以出也伐鼓以爲節而其聲淵淵乎和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進有鉦人則進者不敢違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也則伐鼓以爲節而其聲闐闐[illegible]收斂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有鉦不竭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旅之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嚴何如哉

此章言紀律之嚴[illegible]兵之强盛進退有節也輿亦[illegible]進退之節[illegible]不過發明師干之試[illegible]人伐鼓[illegible]以進退也見來戰時事[illegible]以進退也是[illegible]者是欲從容[illegible]不[illegible]也使從容歸[illegible]不敢先衝鋒者不得後縱也是戰罷時事此四句總言其紀律如此顯允[illegible]方叔[illegible]號令嚴明[illegible]賞罰信也要知此是方叔[illegible]如此若作與荊蠻合戰則下閫名長服難通矣

來章○夫軍容盛師律嚴調是以制勝矣然其收全勝之功端在此甚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爲仇意以方叔老矣或者不堪任將兵也殊知方叔雖老而運籌制勝之策則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之先其謀猷固其壯乎故方叔之率是師以行也其兵衆則有執訊獲醜之勢其戎車則有嘽嘽之衆焞焞之盛有如霆如雷之急疾者其兵威可謂盛矣且此顯允之方叔昔嘗征伐玁狁而[illegible]其威聲震動蠻荊所素畏也自是一聞其名而皆來畏服焉不惟有以服其力而且有以服其心矣夫宣王所于將帥如此所以成中興之功歟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音菊**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中反**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闐闐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也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

詩[illegible]

此篇首二句是贊其異言謀猶氣勢聲望皆足以服遠也與下來威相應元老二句所謂有能之將謀已成練達甲兵藏于胸中韜略閑于素者不比少年喜事輕動者壯猷流出奇制勝說非止進退有節之謂也要描出他一段神王氣直光景執訊句以人之勇武言威也戎車二句就車之衆盛言威也此三句對上執訊句有嘽之衆也以聲音焞之盛也以聲音如霆如雷自衆盛之聲而狀其雄也以上五句所謂有制之兵總宜順遞下蠻荊來二句來威全在聲名上見今日功以名成雖有壯猷不必用有戎車不必試矣

車攻全旨○此詩美田獵而作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也首章是說田獵始終之事末章總叙其事而歸美之要得宣王中興復古之意

首章○此美宣王中興復古之詩也曰昔王[illegible]周室中衰復修古大典其事有盛美者乎彼有田則有車向田賦廢度無堅車矣今制度修明而我車皆堅緻爲有車則有馬向馬政不修無同馬矣今備法求而我馬皆好焉以是馬而駕是車四牡則龐匕充實矣然將何所往乎逝東都洛邑以十日而朝天下也道則有遠成王周公之所營也自周室既衰東巡久矣今首命駕將東都之行所以存威儀復見于今日而上大典舉于此矣

[illegible]我車二句要見天下中興[illegible]

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音灘嘽嘽焞焞音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音隈○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音籠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慶維新田既復而與人效職馬政修而牧人供事非昔日之車馬適玩二既字則在閑暇時著儕矣四牡何號龐龐充肥而壯盛將往東都必先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末句方指出。

二章○然天子往東都必有事于狩獵是舉也以田車則既好矣以四牡則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東都之地有甫草焉不害民不害物可以為狩獵之所者也故駕此車馬將往狩于甫草之中于以復田獵之曠典焉

此還未進東都只是將欲到東都此上節既攻緻言其制之攻緻此好則自既攻中擇其最良以從田者之好也上既同謂言其馬之同此孔阜則是既同中擇其有甚者特言大也東有甫草謂其地闊曠其[illegible]分明是大蒐以震攝人心不止為田獵之禮也

三章○述之言東都也田獵之事雖未即舉而田獵之禮不可不先修有司之官預為之[illegible]選車馬而[illegible]囂已然矣其選車徒之聲至于囂囂已可以見師旅之眾[illegible]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illegible]可見車徒之一齊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旐設旄之旆以統之于以搏獸于敖也亡日而聘樂大蒐狩之儀焉

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一二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其以待會同者耳田獵也天子行狩有司效命遂或後選徒何車眾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饒以戒遠微以辨物而皆整嚴人植旐故選之窮已此兼王賦復師律旅二意建旐以統車徒設旄

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泥言將往東都也。○**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苟反○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叶五刀反**建旐設旄搏獸于敖**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眾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

以表年之亦見盛序意搏獸于敖人人鼓舞特先腑未然事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驅禽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四章○大夫子來此固將以田獵也而因獵來行會朝之儀舉矣斯時王靈丕振萬國咸賓但見彼衍牡四牡奕奕然連絡而散莫不同然而樂至既而入見天子赤芾在膝金舄在下會同之間纚然陳列而聯屬五等各以其爵爾階各以其班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再覩矣孰敢紊亂以違一王之盛典哉

此言是徒此節只宜言行狩矣而乃以會同間之蓋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事下二句是入朝時事然物對奇時事會同亦奕七註一路相續謂之連絡各路皆有謂之布散總見其來朝之衆赤芾在膝金舄在下總見侯度之謹而附各次日陳列兩兩階相續日聯屬此節要形容出與氣象人心思服意出方妙

五章○會同既畢因獵斯舉彼射必資于決拾也則夫諸侯指以鉤弦拾着于臂以遂弦決拾既佽而弩弓矢射必賴于弓矢也則弓矢調以矢之輕弓之弱而配以矢之輕弓既調佽適均矣諸侯莫不同心協力以共田獵之事而助我舉柴所獲之禽積而若丘一時人心之同舊何如哉

此方是行獵上二句輕省決鉤弦者遂弦故曰侯弓強矢重弱矢輕故曰調射夫諸侯及從行之卿大夫皆是諸侯樂之左右從而趨之故曰同射夫于為主未句重助字見諸侯樂于趨事總是一人勝衛人心歡然之意

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連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決拾既佽**柴叶**弓矢既調**讀如同與**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䠞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叶於何反**不失其馳**叶徒臥反**舍矢如破**叶普過反○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

六轡○大田獵以示使射御之善而非務殺也今觀馬之在駕將一車四馬何驚馬不猗是而又齊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驂皆不猗馬內不外出亦不內入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且御者以法馳驅不失其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亦妙乎巧力之全見御不廢法以從射乜亦無害于禮更而善法之射者之善者也。

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黃齊是而又齊色見馬有餘意○倚謂偏倚之中法見教有素意不失其馳謂近君長逐禽左而右發以逆而進舍矢如破謂舍矢而中之是右髀而巧力具全也此二句須推說是射御之善處見其技能同來。

亡競○以言之無悠悠之用者所謂有徒御而馬與旆旌亦有之矣今則馬無喧嘩但見蕭蕭之聲而已旆旌無所事惟見悠悠而已至于徒御則未嘗不肅然而倦久而不亂蕭蕭然而有夫功也終事不亦嚴乎自此而觀焉固知其田獵所以有下殺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大庖以待賓客中者則充君庖之得上于無不平散禽于階上之外而不當盈也須禽不亦均乎

此是終事之嚴于馬鳴旆旌

旆無事于披拂此二句只是說卒事之嚴見其徒御不驚是亡終事之嚴大庖不盈見須禽之均嚴于制師是義處均以須禽是亡處。

末章○合而觀之之子于征而田獵也始而選徒皆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有諠譁之聲也終而徒御不驚聞師之行不聞其有喧譁之聲也大一田事而始終靜治若此而盛德大業可徵矣哉我于有聞中而有

而見其射御之善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䯒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

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修紀綱之事如此不允矣其爲君子乎
聞治平往往之勿緩而于旋歸之際如此不假也其爲大成乎此王道
之所以爲大而中興之所以盛也與
此總敘始終嚴肅而推其德業之隆也于征只就田獵上說有聞如
而聞無聲終而愉衛也也無斁始而嚴終而不驚也君子以德言
是一段精明之氣齊一直貫到始有終有本在心既無斁忘大成以業言
猶一段經理之方則詳備始成終在事以無斁猶有盛德者固
有大業二句串說總才東都之行見之玩允矣展矣語氣似對乎日
言蓋驗之于田獵而益信乎

吉日全有○此詩于西都之詩亦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禱以備田獵
之事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禽于下之心四章
言既獵而備燕下之禮要在人心鼓舞上見中興氣象
首章○此亦美宣王田獵之詩也因我周于向同田獵既旅到遊下東
都而大蒐示禮又精武功于西鎬彼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
故卜戊辰之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齊車馬之盛者但以既祭
而馬祖效靈以出車則既好而其際以四牡則孔阜而其使可以歷此
大阜之險從其禽獸之多而驅獵於是求獵而備其事如此
此車徐騎上于吉日○亦所所車馬之盛于是備田獵○再斯勝外事
以剛日爲事以柔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于以是精剛日也馬無
祖以始養馬者爲祖在天則天駟房星之神也馬祖之祭不容特用
獵則又以禱祭之□從此後日從事于馬是以祀焉冀其有神助之意也

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總叙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吉日維戊叶莫□反既伯既禱叶丁□反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叶齒九反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音語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

三章○夫其既備矣獵地不可不擇也故於庚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良者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土地廣大禽獸衆多宜爲天子田獵之所是行獵而擇其地如此

此以天子之所爲主上擇所用之馬上擇宜狩之地重在地上○獸之數句須一氣滾下要見百物咸熙何異伏羲之時○獸不止麀鹿一鹿以見其餘耳從雖是從禽却是預言之尚未至其地也漆沮乃王氣所鍾先澤所存今與王應運百獸效靈以此見其爲天子之所也。

三章○夫地既擇矣獵斯舉焉凡從王者瞻彼中原其祁而甚大視彼禽獸孔有而衆多或儦儦而趨俟俟而行或三而爲羣二而爲友矣衛有之禽獸之多如此是誠天子有事之所矣凡從王者率左右之人各供田獵之事明王制後贖與以燕樂天子之一心而惟恐心力不盡無以後順于君也。

此章樂天子上上四句見物産之盛下見人心之誠○是從王者言中原即漆沮之可獵處其祁以地大言孔有以獸多言儦儦二句即孔有處亦與上獸之所同相應儦儦俟俟行性之適也或羣或友有類之傾悉率左右即下供事之人悉率是左右自相率以射御以燕天子不拘儦就獲禽言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列修戲典其成其盛止

四章○夫獵既舉矣寧無所獲乎但見當我弓既張我矢既挾之餘發彼小豝巧有以中微矣殪此大兕力足以制大矣禽獸之獲如此使特以享宗廟充君庖矣哉于是進爲賓客之奉且以酒醴酌言嘗之所以

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鄜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 儦儦音標 俟俟。叶于紀反 或羣或友。叶羽已反 悉率左右。叶羽已反 以燕天子。叶獎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 殪音意 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

不慭遺而先邦家者不有依賴耶此其奉君飲之需又于狩畢之時見之矣夫一獸之微而始終盡義如此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此承悉率左右來止四句因射而獲禽以備禮以樂賓也小豝言發謂射之即中見巧也大兕言殪謂射之即死見力也末二句言王命有司以爲酒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內包俎豆不可單指酒要體此處描摹之精無不復意

鴻鴈全旨○此詩作于安集之後其志則喜而其情則悲首章追昔離散之苦二章述今安集之樂末章因追而思勞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劬勞凡三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也○

首章○此流民據于安定而作也曰人情自危就安則樂于深因思勞則感慨切我詩以忘情耶彼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者蓋未得其所止之安也況我之子不幸而遇王之式微則于征而劬勞于野矣使有室家以共患難猶或可以自慰也且其所劬勞者悉皆鰥寡無靠之人殊有顛連可矜之狀內憂外曠尤其勘堪者安得今日之反此耶

此追言其流離之苦鴻鴈之飛其聲哀有行役劬勞意又秋南春北轉徙無常故以爲流離之興于征流離在途也劬勞即在途之苦鰥寡即可矜之人不得又推深一層說亦不必是老而無妻與夫者蓋室家相棄散之四方與自無非此並其情景淒涼何如也

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上與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二章○夫昔日之流離如此據今安定言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言始免澌匕之危而得所安矣況我之乎幸遇王室之再造而于垣也則百堵皆作矣亦幸免征野之苦而謀所居矣夫以流離之餘即從版築若似乎益加劬勞者然雖則劬勞勤于始者逸于終爲其事者享其利其究也永享安宅之樂焉此一時也統復向日之可哀矣

此言今日還集之樂首四句以鴻雁之有所集興已之得所止築室先墻垣言堵者多也然此時方築垣非即是室得安也劬勞指築室言與上劬勞不同安宅是後日安定有雖劬勞而不以爲勞意盖流離之後得聚廬托處不勝慶幸求要綴轉上章寄樂相形絕得追叙情景

末章○夫我當流離之後而得此安定不容不作歌以自鳴矣彼鴻雁于飛哀鳴嗷匕盖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澌匕之勗也我之念劬勞以作歌者何異是哉然惟知者之人知我之歌出于劬勞謂我安不忘危樂不忘憂也維彼愚人乃謂我爲閑暇而宣驕也是我之心雖不盡諒于愚夫猶幸得哲者之知我矣夫感慨中有慶幸流民之言如此見宣王安定之功矣其中興有由哉。

此。叙作。歌之由首二句以雁之哀鳴喻已之悪歌止是安不忘勞之意下四句重哲人一邊哲人暗指宣王說劬勞與首章劬勞同愚人二句即其不知已者而深幸其知已者耳。

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倣此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叶于元反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宅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音敖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庭燎全首○宣王起積衰之餘交內攘外不遑朝名故詩人藉視朝一
節以述其勤勞之意三章俱一時試問語若截然分作三問便失急
遽之情柄中不安字最重
首章○此宣王不安于寢以勤政也曰人君繼明以出治聽政視朝有
常期也今夜之早晚何如哉夜久則央意者其未央然夜未央而庭
燎設以待朝已燦然有光矣君子之至止而鸞鑣之聲已將已達聞矣
尚可安寢乎哉
夜如何其取晚一邊此句是問下四句以夜未央句領頭俱如何內
有殷之語庭燎已光則君子亦至而鸞聲可聞殆不止未央意作一
氣說
二章○夫使夜而果未央吾猶可小暇也今夜何如哉夜過則艾意者
其未艾而然夜雖未艾而庭燎之光已晰晰而少明矣君子之至止而
鸞鑣之聲已噦噦而有節矣尚可以安寢乎哉
末章○夫使夜而果未艾吾猶可小息也今夜何如哉夜鄉晨則
今夜已向於晨而庭燎之晰晰者則烟光相雜而有煇矣君子之至止
言觀其旂而辨色矣尚可溺于寢處之安哉大抵宣王憂勤之心切朝
問王勤政如此其中興王業也有由矣
晰晰猶燎光初明時分有煇則
聽境界觀旂則天明而色辨矣語氣一步緊一步總是不安于寢之
意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
聲將將音搶○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
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
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
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
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夜如何其
夜未艾叶音乂庭燎晰晰音制與晰同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音諱○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音向庭燎有煇音熏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叶渠斤反○賦也鄉晨近曉也煇
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

沔水全旨○全詩大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慨人之不敬也故極言讒之可畏而以敬告之憂亂即以憂讒非兩意。

首章○此憂亂之詩也曰君子處亂世不可無憂之心亦不可無止之道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猶知所向矣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是猶知所止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親疎遠近之人莫肯念亂而為預防之計者誰獨無父母乎既有父母亂則罹或及之縱不為一身念獨不以父母為念乎。

以流水猶知所向飛隼猶知所止興人之獨無所憂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興一事但下正興此章則反興耳莫肯念亂相安于讒口交構之中是無恐懼修省之意此句重看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也蓋父母人所最親切者故獨舉此以提醒之見不可不憂之意

二章○夫眾人不可念亂在己當何如哉沔彼流水其流湯湯而不息矣鴥彼飛隼則載飛載揚而不定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交構是非亂之所由階也則不遑寧處而載起載行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蓋亂則罹及父母豈容以無憂哉。

以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興憂念方來而未息不特仰下能言之人甚蓬勃拂無故而陷人以罪者則惕者也載起載行坐卧不安之狀即憂不可弭忘也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憂故不能釋然如此耳。

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音勉彼流水朝音潮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跡載起載行叶户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湯湯波流

末章○然徒憂之而不思以止之亦何益哉噫彼飛隼猶率彼中陵而有所止矣何民之訛言曾興交搆為亂無有懲而止之者乎夫讒言興怨則陷天下之亂者有之矣也凡我兄弟諸友誠能敬以自持處己接人皆敬而不妄則己無可讒之隙讒無可乘之機彼讒言何自而興乎庶使吾身可免于過而無貽父母之憂矣若詩人皆其善于處亂世乎

以飛隼必有所循與民之縱讒無已亦以人不如物起興與首章同。

末二句注有然字一轉敬字能敬則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乎情自無間隙可讒其與不與也止讒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讒言不興則亂可止也我友兼兄弟邦人讒言即能言也註始憂于人人字指訛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友卒反諸己謂我友各人當反求諸己非專指自己也。

鶴鳴全旨○此詩託諷之旨皆在言外誠明好惡係之亦侍所以已意喻出詩人懷無此語若以此分貼每段之下使無遺漏之歎然

首章○此陳善納誨之詞也因則未有不誨觀於彼鶴有所獨得者有以其知之乎今夫鶴之鳴在乎九皐者雖深遠而然聞于野是未可以幽隱而不彰歟之而魚之潛在于淵者有所安而又或在于渚是未可以一定而不移歟之又有樂乎園者則植中檀也雖山之石其形粗

[illegible]

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作之者以飛隼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潛

鶴鳴于九皐音高**聲聞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其下維**

石何可廢也而可以爲錯安可以他山之石而棄之哉。鶴鳴二句。喻誠之不可掩。見幽室屋漏之中。雖鬼神不可知。而一舉動一念慮。自有不可藏者。即此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也。誠意之功可少乎。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比理之變通。見天下國家之事。錯綜常變。是非可否。不可以己意執。有所因革損益之。圖懌。比近習親信之臣。中有憎愛之好。故以擇喻之。山石比疏遠鯁直之相。不知忠諫之賢。足爲砥德礪行之資。故以錯喻之。○此詩如易之取象。非實喻也。

二章○不惟是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是至幽而有至著矣。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是有在而無定在矣。園有樹檀。其下維穀。是物無全美而可樂者好亦無可棄。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物無全惡而可賤者將終無所用乎。由是四者引伸觸類。則誠明並進。好惡不偏。天下之理。其庶幾矣。此誨于納誨也。

此章須推進一步說。爲是言不獨聞野而聞天。則其聲徹霄矣。不寧在渚而且潛淵。則其机亦見矣。不停有穀而穀亦有之見。飛惡之益深也。不寧爲錯而玉亦可攻。見全美之益大也。不當是合上文作兩複語也。○陳伯玉曰。聽鶴鳴而可以知幾矣。察淵魚而可以觀變矣。樂樹檀當思檀之下何物也。他山石當思石之用何資也。君子見道于天淵間而知天下多鳴皋之鶴躍淵之魚也。君子論惰于木石間而知檀之不可以忘穀。玉之不可以棄石也。

擇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入聲。○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擇。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於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

祈父全旨○此詩雖責祈父實是刺王首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與役之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孤子而從征見役之非常禁兵遠戍孤子從征初或許以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役不歸所以怨也。

首章○此軍士久役之怨詞也曰臣之事君要各有當我爲衛祈父職掌所封之兵也亦知予之所事乎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選也則當衛王宮而驅馳于輦轂之下是其職也胡爲轉予于憂恤之地使予久役于外而無所止居乎以王之爪牙而置之無所止居衛祈父不得辭其責矣

二章○又呼祈父而言予乃王之爪士所保衛王家是其職也胡爲轉予于憂

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叶斧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

之其使予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爾祈父誠不得辭其咎矣。

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軍士久役不敢序王故呼祈父禁兵本以藩衛王室當止居於轂下今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戍邊而又無休息之期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此見役之非職戍上之衛爲不忠。

末疏。○夫在外之久不獨勞吾身且勞吾親爲故又呼而告之曰祈父誠哉爾之不聰也古者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征役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如何轉我孤于于憂恤之地使吾親反主饔飧之事乎聰者當不如是矣久役乃王者之事不責王而斥祈父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

此非責其昧于成法不是怨其勞乎親也老免役國家成法此亦人所共聞者不聰就不聞說饔乃薪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勞尸饔快須與祈父貽之與不聰應此章見以國之孤子而從役見役之非法是不体下情爲不仁。

附考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宣王之師也則轉予于恤當指此四役矣。

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音抵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止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幽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

白駒全篇○此賢者欲去而深致其留之之意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爲此婉轉悲歌以動之耳首二章因其欲去而留之三章原其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末章則言賢者決于去而不可留故復以無相斷絶深望之惓惓好德之情也其苗藿維絷等語俱是此言。

首章○此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白賢者有益于人國大矣今于其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彼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以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絷之維之以永今朝庶幾其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逍遙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永然于欲去之際得我一少留焉亦可慰我好德之情矣。

二章○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以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藿使我絷之維之以永今夕庶幾其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嘉客也夫一夕若不可以言永若于欲行之際而得我一少留焉亦足以慰吾好賢之誠矣。

以今朝逍遙今夕嘉客乃至纔是託言于物以留其人曰留白駒即留其乘也白駒者也一朝一夕非求出時[illegible]朝以夕不容求於求朝永夕以爲馬[illegible]伊人以逍遙嘉客[illegible]不敢以臨[illegible]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章倣此。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苗叶音謨 **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也場圃也絷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絷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皎皎白駒食**

衬焉也言高尚不可留故曰羈絆亦非執事者也

三句○然我之留賢意從爲是羈拘哉彼乘皎皎之白駒者原其欲去之意不過欲優游自適非苟以其高尚之志而爲驕肯來也我則以爾爲公以爵祿優崇位遇而尊業顯道德彰而名聞流爲當無有期限矣我之望爾如此亦惟爾之來耳爾當思已之志可遂人之望不可孤其亦過于優游之大行于不計哉無堅遁之優游其可決于遂去而勵爾衛哉勉矣爾之遁思哉

總是寫其留而不去之意注末二句言思其人不去使他既去而復來也留賢者只得行公侯之爵以予人且托言于王者期望之詞云爾公侯内要入道德事業說方見留賢不徒縻之以爵位也逸豫就公侯上說無期非長久只無限意使是末二句亦上意說優游是隱居之樂遁思是隱居之志愼勉二字是苦留之意非戒詞也○註横來三句乃設詞遊使名由爵論

末節○夫我留賢之切如此賢者亦可以留矣奈何乘皎皎之白駒者在彼空谷終非公侯所能挽求其縶以終日 [illegible] 矣使德素潔而不足係吾國其人之德純粹至潔且美如玉焉今乃去我而歸已遯乎世不可親炙然不可遐遯者必留賢之辭者即有遐我之心必當相顧念慎毋金玉爾音而有遠我之心可也大抵留之切莫過于欲去之時與既去之情尤深于已去之後詩人誠好賢之切矣

此是將去時而尤與其不我絶也曰駒空谷言其在寂寞之濱也生

我場藿(音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客各反)○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遥也○皎皎白駒賁(音閟 音奔)然來(叶云俱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齋反)○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辭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勿秣馬矣其安從薄之一樂也予從高深上追想有日暨行嘽嘽來在望之意爾音只望長通間間猶後人日無相忘耳非望其爾雍朝夕毋字貴到底是望詞莫作戒詞金玉借言其貴重非謂音如金玉也遐心非爾音說音之所在即心之所在始無貴通其音而心相遠也留賢不得但期爾音亦無可奈何之詞此是將去時語之如此若作已去則此語對誰言乎。

黃鳥全旨○此流民欲還故鄉之詞首三句託言以比本國之人末四句明示以反國之意此意與碩鼠一例。

首章○此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也○穀粟者吾之故物皆吾之所藉以為生者也黃鳥啄之爾無集于穀無啄我粟焉蓋我向之舍此而來與人以善道相處而此邦可居乎今此邦之人無相恤保愛之意而不以善道相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我邦族矣豈能久于是哉。

二章○黃鳥黃鳥爾無集于桑無啄我粱焉蓋我適此邦與此人情足以相知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緩急休戚若不見聞是不可與明也吾將言旋言歸而復我諸兄矣豈復久于此哉。

末章○黃鳥黃鳥爾無集于栩無啄我黍焉蓋我適此邦與斯人情足以相處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困苦若不加意是不可與相處也吾將言旋言歸而復我諸父矣豈復久于斯哉何使民至此亦與乎旋

音而有遐心。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音卓**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比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此邦處方有轉折殺即處患難周恤之道也明知人之[illegible]不可與處強凌弱衆暴寡意即此是需已處始邦族[illegible]諸兄[illegible]諸父情愈苦而思愈親矣○舊說不以黃鳥指故国者蓋謂故国使有室有粟則流民必不去他邦也然使故国無室無粟則流民又何所恃而歸乎詩中託言甚多無集于穀云云蓋不過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之意解者勿拘可也

我行其野全旨○通詩三章俱有不見收恤意但首二章則因其不恤而自為決絶之詞末一章又原其不恤而微為諷切之語

首章○此流民不見收恤于昏姻而作也自睦姻任恤人之道也今何以不然耶如我行其野于蔽芾之樗而依之其失所甚矣于是思昏姻之故而言就爾意其必念我之親恤我之窮而我畜也今爾既不我畜則孤客依望之切心矣故我將復我邦家豈敢復以親望之乎

郎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比也○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比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芾音沸其樗音樞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

二章○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食其惡矣于是念昏姻之故而言就爾宿意其必以親相念以貧相恤而我畜也今既不我畜則負吾仰賴之初心矣故我將言歸思復寧復以親愛之乎

行野言本国就他国而行也蔽芾其樗無所居也言就爾居望其有以居之也不我畜則不以居亡之此畜字以居言下言采其蓫無所食也言就爾宿望其有以食之也不我畜則不能推食匕之矣此畜字以食言各末句是爲自謀之策也昏姻之故四字極重見以親故相依而反不相恤是以爲薄也

末章○夫我之言歸固決于義而爲昏姻者獨可無責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其貧如此就爾居爾宿而爾曾不我畜則是我之舊昏忽然不思而維新匹之是求也夫貧富與視小人之倘原爾之心誠不以爾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可輕亦秖以彼之新我之舊而謂故者可棄耳然今日之新亦將來之故今日之故亦昔日之新也于何不明而獨棄予耶叶亦過矣

不思二句言我非昏姻之故不至此而爾不我畜是爲我舊姻而惟新匹之是求也此是斥其事末二句是原其心言怨者厭貧棄富之薄厭故喜新人情之常不原貧以輕貧喜富但薄貧以棄舊憐新忠厚之道也然患者今秖守其窮而新者終有時而故此又詩人之微詞矣

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蓫牛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秖**音支**以異**叶逸職反○賦也葍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秖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明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

斯干全篇○此詩以落成而燕通篇宜以築室為主首章雖言宮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詳言宮室之美而願其子孫之繼以祝也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藉隆于子孫故首尾言之

首章○此築室既成燕飲以落之也曰吾主作室今固享其成矣其壯麗何如乎自其形勢言之秩秩之水源則繞其側而得水之勝矣幽幽之南山則峙其前而得山之勝矣形勢何美哉自其制度言之下焉盤基藉固如竹之苞也上焉結構牢密如松之茂也制度何美也夫以宮室之美如此使居是室者有不和何以保其美哉吾願居是室者必其兄及弟矣式皆相好以篤天倫之重無相圖謀以傷同氣之愛則倫理以正風教以端人與室而俱美矣

此總叙其築以落之也上四句言築室之美乃已然事下三句願居之祝乃未然事斯干在內近居故曰臨南山在外可見故曰面秩秩有序言旋繞也幽幽言鎮靜貌言制拱也竹苞根本盤錯也松茂彌蔭覆也此四句須切中興創建意兄弟兼後面本宗支庶宗室君王而言式相好二句一反一正非對語勿涉戒語方是頌禱之詞○註聚国族燕集国賓聚會宗族也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鄉里鄰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矣**叶補苟反**如松茂矣**叶莫口反**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去聲叶許厚反**無相猶矣**叶余久反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

二章○然吾王所以作室者其意何居哉蓋寫室創自祖妣而地壞不修非所以供宗廟也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焉但見其築室也垣墻衛于外而百堵皆作戶牖列于內而西南其戶凡室之作如此于是而居以燕治于是而處以安處于是而笑以怡情于是而語以論道無不在此矣是從為是修大者哉

此言繼先業而隨時修舉也首句最重以繼先業言要指宮室把壞妣祖之業將墜矣今似續妣祖而新之築室二字提起百堵對西南句看曰百堵者見版築之功業曰西南者見向背之制宜也總見宮室廣大竟規模朝廷恭己南面以聽天下之治言也謂室利用於身以釋宵旰之勞吾王又天顏悅豫和協羣情以寄燕息語大猷發有集思以為明堂築室就令下垣墻堂宇據處笑語就令下攸躋攸寧但要入似續句○上章就七四句總形容其外貌此下四章始細詳其內矣皆以終斯干四句之意

三章○然築室之事何如自其垣墻言之但見乘版以縮土也約之上下之相承投土以築之也橐橐然椓之也之相應以故上下四旁堅牢密以風雨則攸除不能為大患以鳥鼠則攸去不能為害也甚密之美如此而君子之于室中也居處攸寧鑿然無毀宅中固大皇然豈非至尊至大之居乎

此承治垣墻即下堂室之垣墻也承上築室百堵說來古人築室以治垣墻為先約七板椓承以所見言橐七柞相應以所聞言風雨除災不能為之災也鳥鼠去物不能為之害悉即尊大宅中剛大之氣象天下無一上故言尊只于大一德故曰大

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似續妣**音祖**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東其畝也爰於也○**約之閣閣椓**音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叶王遇反○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四章○自其堂寢之堂言之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棘而直也以棟宇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以簷阿則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堂之美如此君子升是堂以聽治則端拱穆清而振外王之業若在是矣不有以壯攸躋之大觀耶

此言堂制之美爲治政之所也大勢嚴整自前後左右言跂人足直立也廉隅自堂之四角言所謂外有廉隅是也棟者脊柱宇是室之四垂棟高峻而宇隆起也簷是屋前後之正簷阿是棟邊出之則簷華采是畫五色飾乃卑之却而后翔乃鳥翼之張而猶往此一字是高鵠之意矯其翼謂上矯其翼而高飛也翬具五色應五彩矯翼應軒翔四如字是形容之詞莫作比喻看攸躋須說須說得儼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內莅中國外撫四夷凡黜陟賞罰予奪操縱皆在于此

殖七章○自其所莅之室寢之宮寢之庭則殖七而平齊宮寢之楹則有覺而直大向明之處則噲七而昭明奧窔之間則噦七而深廣宮之美如是君子居是室以安身則凝神于淵穆而順內聖之躬者在是矣不有以遂攸寧之樂耶夫臣婦堂室之興美則似續妣祖者在是矣

此言室制之美而爲室安也庭是寢室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噲噲二句向背之宜只就一室言之向明之處軒豁而噲七奧窔之間深廣而噦七蓋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攸寧謂寧其精神寧其志慮凝神以對大壯性以保命

下莞章○然是宮室也所以繼先業亦所以啟後嗣又願吾君向勝寢息之時下以莞上以簟乃安斯寢焉由是精神氣脉與天地流通心思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音賫○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音湜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音誨其冥君子攸寧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閒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子

與陰陽會合而夢生矣既而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也夫熊羆虺蛇皆吾王耳目心思所不及者而乃得此夢焉是必有其兆矣

此言居處安而夢兆吉也下莞二句要看一安字當參來還定何如其勞此室未作之先固不安即此室既作之時經營籌畫亦不安而王業中興太平有象寢乃安矣安則天地通氣陰陽闓光故夢形乃占我夢乃覺而自占其夢與下章占字不同熊羆虺蛇亦設爲之詞非真有是夢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終首章兄及弟矣二句之意

大人占○吾王之夢如此占豈尋常所可測哉于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以爲熊羆陽物也男子其陽剛之質君有是夢乃乾道成男之象非男子之祥乎虺蛇陰物也女子具陰柔之質君有是夢乃坤道成女之象非女子之祥乎

此設爲占夢之詞即所夢之異而知所生之祥男子稟陽剛而居陽位而熊羆則陽類也女子稟陰柔而居陰位而虺蛇則陰類也祥字不徒兆男女之祥并兆男女之賢全在下一章照見

檢丁錦二反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叶彼何反　維虺音毀維蛇。叶弋其土何二反○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辭也下章放此○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

乃生章○大人占之如此及夫初誕之前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寢之以牀致其尊也衣之以裳盛其服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且其泣聲之喤喤有如其爲偉器矣然是子有嫡有庶匕者其將服煌然黃朱之芾以一国爲室家而爲君嫡者則將服煌然純朱之芾以天下爲室家而爲王是今日之屯固所以當他日之大任矣所謂熊羆之夢其祥不有徵耶

此言王嗣之生待之隆而任之重也乃生男子乃字承上文而言言其果應是夢也中四句幼時事末二句長時事寢之于牀以他日南面之位尊之也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以他日袞冕之榮貴之也弄之以璋以他日圭璋之德比之也其泣句見生質異常末二句串說朱芾兼純朱黃朱以嫡庶分配只是爲君爲王未說到宜君宜王意也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豫教之法

末章○既而虺蛇之祥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寢之于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卽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紡績之事也且其後日必無非之可舉無儀之可稱惟酒食是議以司中饋之職焉夫無非無儀是婦道以修惟酒食是議則婦職以盡而可無貽父母之憂矣女子之生其賢如此所謂虺蛇之夢其祥不亦有徵耶夫吾王宮室之作始于兄弟之相好終于男女之皆賢此固王者莫大之慶而爲吾人所深願也若詩人可謂善于頌禱矣

此言女子之生待之卑而望之正也乃生女子亦符是夢也地以象坤道之順裼以象襁褓之宜瓦以繼婦草絺綌之美無非是無傲言無邪行不祭窮寵之風無儀是家不預事国不預政足姒好逑之範

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音横叶胡光反**朱芾**音沸**斯皇室家君王**○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替**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音離叶音羅○賦也裼褓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卽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

所以全婦德也惟酒食是議則承上句說下第三云無貽父母之憂則
其他固非所望矣下莞而下總就設寢時頌禱之如此要承居室而
言

無羊全旨○此牧事有成而作要得豐享豫大中興氣象上三章總言
牧庭之盛末章因牧人之夢發出富庶一段朕兆蓋物阜民安開國
家之盛運奠寔相因也

首章○此美宣王之牧事有成也曰物產之成不關國家之盛衰向者
牧事無成鮮牛羊矣今則誰謂爾無羊乎以羣計之有三百之多凡在
羣者不可數也不得謂爾無羊矣誰謂爾無牛乎以犉計之有九十之
衆則非犉者何多耶不得謂爾無牛矣曰羊以善觸爲患恒病不和今
爾羊之來聚其角皆戢也然而不相觸羊之盛可知牛以耳燥爲患
今爾牛之來其耳皆濕濕而不病牛之盛可

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
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
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
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舊說

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
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
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
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
亦未有
明證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
犉音淳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 爾牛來思其耳

徵矣
此總見牛羊衆多處首以誰謂發端非設言蓋荒亂後驚喜之詞
指牧人也三百爲羣九十其犉止說非無羊無牛意識已是一箇和
濈濈濕濕是一箇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
多多作推廣說
二章○夫牛羊何如其盛哉亦以牧事得人耳蓋降飲寢訛皆牛羊之
性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而息或訛而動皆有以遂其自然之性
而無驚擾之虞矣且爾牧之來也何簑何笠以防暑雨之患或負其餱
以備飲食之資從其所適以順其降飲寢訛之性是以生養蕃息齊其
色而別之凡爲色有三十焉色無不備故用無不周隨爾牲而取之而
祭祀燕享無不具矣
此正見牛羊盛處無人順物性上降飲寢訛物性之適何簑笠負餱
猶人之順物性也數或字甚活不惟言衆盛可想見人物閒適作意
氣象具備則牧人不阻于雨食備則牧人不苦于飢而牛羊可以遂
遂得物牧矣三十維物從三百九十中別其色也然不更色重衆多
上爾牲則具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色備如此隨用而
足也
三章○夫牧養善而牛羊盛牧人不困之以自適乎但見爾牧來思也
當其牧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燎爨之需或以雌以雄以爲飲食之
備是牧力有餘而樵獵兼舉矣而爾羊之來也矜矜兢兢有堅强之美
不騫不崩無耗散之虞又且馴擾從人不暇箠楚但以手揮之使來則
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觀羊之順適而牛從可知矣今日之牧事如此不

濕濕叶失入反賦也黃牛黑唇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叶五禾反爾牧來思何簑何笠或負其餱叶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賦也訛動也何揭也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擾而牧人持雨具齊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

其字盛矣乎。此言牧存餘力而物性馴擾也薪蒸雌雄玩四以字見以牧之餘力而兼之也要寫他一段隨境優游恣取進物之美科而並獲不挾之意矜矜二句言堅強無損折也少損曰騫全潰曰崩畢來自外而入入于家既升在家而麾入于牢所謂人順物情物解人意也言羊不言牛者羊善耗散則牛可知也

牧人章○然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遂有夢兆之感始而夢者眾也彷彿間又維魚焉始而夢者旐也彷彿間又維旟矣夫眾而魚旐而旟皆物理之不可曉者于是牧人獻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眾之不如魚之多今夢眾維魚是以少變多之象殆必飢饉之後百穀用登年穫已之象乎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眾今夢旐維旟是以寡變眾之家室必流離之後生齒日繁而室家溱溱乎不則是夢實其兆也夫小夢則同中豈人眾則同本因中卽見家可想見矣

此言牧人夢感之異而微寓慶之辭牧人乃夢不可輕看天開有道之長而假牧人以示其兆眾維魚旐維旟只是恍惚不可定之象非人爽魚形旐人意嚮也此正在見偶時以格天而尚屬恍惚之風可復振溱溱見鴻鴈勸安以來非復于遺之舊當膺景象開于人心正見嚴處

節南山全旨○以不平其心為主九章分上專刺尹氏不平而王不當用尹氏之意在其中故末章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以表作詩之意言

[illegible]皆以怨詩勸戒尹氏之心[illegible]王心也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

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夢旐乃是旟則為人眾

無羊四章章八句

首章○此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言天下之治亂係于君作之一心故
君宜下心任相ヒ宜平心輔治彼節然高峻之南山則維石巖ヒ而可
佃況此赫ヒ之師尹位則尊親望則世族居宰輔之上與天子共進退百
官可否應事用人行政關繫天下無不仰瞻其所爲矣顧乃所爲不善
以致禍亂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暴虐之威而不敢戲談矣斯民
其瞻之望矣夫國係于民ヒ心既去則國將斷絕矣爾何用而不察哉
誠察之反其不善庶可轉危而就安矣

此言係望之重而戒其失望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尹氏位望之
尊隆赫ヒ之師尹二意師尊官尹臣族也具瞻是用人行政有以係
天下之安危休戚而爲衆所注目故曰具瞻此句却是憂心如惔的
發端由瞻見其惡故憂也不敢不赫ヒ來畏其威也恐言出禍即隨
之卽一戲談且不可況敢直指其非乎卒斬承上一句來蓋小人未
顧其卒ヒ擁勢位在已而橫加暴虐不知似今所爲則國運亦終斬
絶矣奈何不自察也故以不監敬之有微戒意此句又承卒斬來

二章○然尹氏之所爲不義由心之不平故再節彼南山凡草木之生
于上者皆猗ヒ其長而無有不平況此赫ヒ師尹居具瞻之地而顧不
平其心何哉夫爲政不平心則用舍徇一已之偏可否任一已之見惡
政日流而民不聊生矣是以上干天怒而重之以病喪亂則弘多矣下
召人怨而謗議其下民言則無嘉矣天怒人怨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爲
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
不可彊諫終不可止矣亦獨何哉

此言心之不平天人變而莫救也以山之生物均平興太師之持心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平聲○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絶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倚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音嵯**喪**去聲**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音慘**莫懲嗟**

小雅　節南山　卷五　二

詩經正解

不平蓋反興也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下皆自此推之以心言且勿出用人行政為提因方言天交方興而已也喪亂弘多承上荐瘥而言神怒也民言無嘉指侁謗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言天怒人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亦獨何哉懲指心說嗟指辭說總由不平來

三章○夫尹氏不平其心抑未知權任之重不可不平乎彼尹氏官居大師社稷係以安危天下賴以禍福是維周之根本矣况職當要轄政事由以權衡人才由以進退豈非秉國之均也權任之重如此是宜下平其心以維持乎四方上平其心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得其所而無迷亂之患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為天所禍既不見恤弔于昊天矣于此而甲门引避以謝天譴可也豈宜久居太師之位始覺病困使天降亂不已我衆并及空窮也哉

此言職任不盡而不知避位也前既言師氏而此復言尹氏太師者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氐就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所係言均是用人行政俱以為平字本太師一字說此二句一連說重在秉均上不可對看四方二句須入平心意維持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陳善閉邪言維如維之係物宜平以係之也毗如輔之助車宜均以輔之也俾民句承上二句說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行于天子故民得所安息何至迷亂乎末二句言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必如此不弔句即上天方薦瘥喪亂弘多也空我師言人之類將滅也此三句正應民具爾瞻之意是歎詞不是實說

叶遭哥反○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音底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琵**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恤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

弗躬實○然尹氏之不平其心何哉蓋王委政于尹氏臣以天下治亂責宰相而欲政本有所歸也今尹氏乃不躬親乎庶政而分委于姻婭之小人庶民已不信其有爲國之心矣且理必經問而後明事必經試而後熟今以姻婭未能訪問未能歷事之人而妄試之是欺君也皆不平其心之發也爲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觀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凡瑣瑣姻婭悉皆屏去使無厚之以官可也若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乎

此正指其不平之實迹蓋在用人上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是提起語不可平看均而不自爲政則無以慰具瞻之心而弗信矣與上不迷反弗問弗仕在所進用之姻婭身上以斯人事其君便蔽上之聰明故爲國君子此正是不平之心爲之而在所當咎者故下遂以式夷吉之末句又緊根此說來言無使小人得以誤國也瑣瑣姻婭即所謂弗問弗仕者則無學無玩但屬姻婭便無使得濫用曰勿曰無皆戒詞○按弗問弗仕有作尹氏未嘗訪問其人未嘗歷試以事而言者此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俱一例看亦合但玩瑣瑣姻婭句則當時引用小人皆其素所深識者又何待訪問歷試而後知耶舊說較妥

昊天章○夫尹氏惟不平其心如此故昊天亦爲之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亦爲之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弭之者亦在乎人而已蓋弗躬弗親民心已叛亂矣君子若能事必躬親無所苟而用其至則政不下移民有倚賴亂心不期而自息矣姻婭膴仕民心已惡怒矣君子若能不私親故無所偏而平其心則舉止得宜人心自服惡怒不

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幷及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叶將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姻亞則無膴音武仕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音菊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音缺叶苦

期而自邊笑矣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絪諷大戾可靖矣說謂昊天亦終于不均不惠哉

此言天變可畏而示以回天之道也根上不平來亂對治在民情驗軌若不欲還于治者是其不均心對常有人情無辭者不欲順其常者是其不惠鞠訩大戾雖指天然宜就人心說方有實際亦斷照得下民惡怒之意君子指尹氏如字作若字看言若能夷若能屆也前是無違弗屆之屆以心之注于政者言與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過從攝夷即式夷之夷與上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即在人邀發揮心聞惡怒仰就民心上說正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矣何不備不通之足慮哉

不弔章○夫平心足以弭亂而尹氏不能焉故不見憫恤于昊天亂本有所止而禍亂與歲月增長使斯民往往受病而不得其所此然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君子則憂心如酲賦亡而不能忘乃嘆之曰民之不寧乃秉國成者之責也今誰秉國成乃不平為政而付之姻婭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弊以至此

此言大臣亂之甚而推致亂之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而曰天之不恤亦無所歸咎之詞不弔承不傭不惠來亂靡有定承惕訩大戾言式月斯生言不傭而降鞠訩不惠而降戾者自然一日甚一日成者尹氏也詩云誰秉者蓋怒問之詞有鳴咽不忍言之狀誰秉句正與秉國之鈞相應國成謂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也不自為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于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

杜反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亂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巳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歲後皆倣此○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

篤彼章○夫民皆受病而甚亂極矣使有可避之所者猶得以自免也
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而以騁矣然我瞻四方則皆昏亂之處蹙蹙
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
此是承甚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蹙蹙
者也亂而若見天地之狹也騁有引身而遐之意家父之心非
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

方茂章○夫去之不能欲不去焉而又有所不可也蓋小人之性無常
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而用之及其已平悅懌則相
與歡然如賓主之兩相酬酢亦不以爲怪也是小人喜怒之不可測如
此是以君子難於趨避無所適而可也
此合上章上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以小人之喜怒反
覆也蓋小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以讒逐至視若仇讎者矣
不合者此理之常不足爲怪乃若我矜以相加則予戟相尋及其既懌
則如相酬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情態眞不可測也而若
自之甚事莫成畏途矣

昊天章○大小人無常尹氏使之則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之毒而使
之也雖謂昊天之不平可也操其不平之害者持斷民有罹禍君子無
可往吾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尹氏誤國之禍至
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蓋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
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覆之曰雖秉國成者君不自爲政而以付之
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弊以至
此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音蹴
靡所騁音逞○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
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
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
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
既懌如相酬矣懌音亦○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
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懽
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
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
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昊天
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覆音福正叶諸盈反

此言尹氏賦忠于君而猶疑於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若有天爲其疾者無非痛恨之意上言卿民不寧此言我王不寧見君與民俱受禍也不寧就目前言不懲二句又深一層是見今日不平業已貽禍于王況復不懲亂將何時已乎恐其正只泛說勿專指家父口說

家父章○言尹氏爲惡以貽王如此固天下敢怨而不敢言者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同存亡豈得以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默取容哉故作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由固在尹氏不平所致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庶幾吾王聞言則悟而改心易慮必將任于賢能不專尹氏所褻蔽將聰明日開凡用人行政無往其宜萬邦皆蒙道蓋之福矣何有予弱迷亂之禍哉此家父作誦之本意也吁若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

此章究亂本欲王反正以安天下尹氏之惡極矣而所以用尹氏者王也故究王政昏亂之由本乎君心之不明家父誦心者正以化其信尹氏之心也訩則明七則所任皆賢詞則公七則所行皆正萬邦之民並蒙而畜于王之一心而有係此南山之所以惓七于王誦在用尹氏也畜養萬邦總不外用人行政之得也

附考家父家氏父字周大夫也何休以家爲采地因以爲氏○師尹官太師而尹則其氏也路史云子朝入於周時尹氏在河南偃師即其邑按偃師今屬河南府汾州平遥縣治東有尹吉甫墓此師尹者其吉甫之後乎

○緘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

○家父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叶卜工反）○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亂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正月全旨○此詩言訛言致亂而推本于王之寵褒姒來七章分前詳訛言之事以見亂所當憂後見君心惑于女寵故用小人因以得肆乎訛言而致君子失志詩人所爲憂也

首章○此亦大夫發亂而作也曰人君可畏者天變而所以致亂者訛言也彼正月長養之時繁霜乃肅殺之氣今正月繁霜則霜降失節不及其時是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之訛言爲好僞之言以惑衆聽者又方甚大則亂又起于人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念我獨憂及社稷憂及生民而京京然其憂之大焉哀我小心爲有隱憂而病其至于病矣亦將如之何哉

此言天人變亂之極而憂心獨甚也四月純陽而霜降此必有召之者矣使含有龍漦女用小人乃見以陰乘陽天非無故而降之災也此句特引起語重訛言上民卽指好邪小人說訛言誇張虛幻以罔上惑衆者也孔將以貽禍甚大言念我以下正承訛言一邊念獨不與衆人同安危利灾也爲天下國家憂故曰京京正與孔將相映兪禍大憂亦大也憂爲癙憂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隱憂爲癙憂正映獨字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

父母甫○夫我以憂亂而受病如此人病痛則呼父母今父母生我胡為使我而遭此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在我之後不及見知皆可無是矣今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其時不幸極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訛言之人也蓋言必本于心而後是非為有據今訛言虛偽反覆或好言以阿愛何出于口或醜言以相毀亦但出于口而已其變詐如此則小亂必矣是以我之憂心亦甚而彼顧以獨憂為矯激以小心為沽名反加排斥而侵侮亦獨何哉

此承上言遭亂而受病也瘉字與上節痒字相小○連用四我字亦接上我獨憂正時所謂傷已適丁是時也好醜就毀譽上言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好言也好言諛譽之言莠言譖謗之言莠言告正之言即訛言也傷者要加非下即見侮于訛言之人也

憂心篇○夫訛言煩興則禍亂日甚國之將亡兆矣是以憂心惸已念我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內虜而同為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義士猶或自計仰國難淪胥未必盡為臣僕所可哀者今世之人未知從何人而受祿譬如視烏之飛不知止將止于誰之屋也亦可憂乎哉

此正言國勢將亡而民生無定也惸惸是惸獨之惸即念我獨兮之意無祿即傷已之由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並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百姓言人亦以位言從祿不是言俸祿凡食上之粟皆祿也末二句正明于何從祿聽字重誰瞻二字相應是危言不是一心語

[illegible]反章○夫訛言傳志無辜是惟則善惡不明甚矣我將何所訴哉瞻

之以乎於病也○**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呼報反**言自口**叶孔五反**莠**音酉**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憂心惸惸**音瓊**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去聲**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

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視天反夢夢然不明若無意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耳及既有定則善惡分明善者天必福之淫者天必禍之未有人之淫不爲天所勝而禍焉者也然此有皇上帝豈于惡者有所憎而禍之哉蓋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天特秉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既定之天如此借予今之未定也

此承説僕之蒸來見人不能勝天也與意反看以人之有勝與天之無知也方殆夢看方衆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意斯時亟望天之臨下有赫視殺矜心夢夢只是不定夥人弗勝言作不善者必降之殃也人寔自絕于天而天不得不禍之故終之曰伊誰云憎此句根弗勝來知定后之禍非私憎則知人之未禍非曲庇矣此章要看天字盖因淫人之難制而以天警之也須重禍淫邊

謂山章○夫善惡未定于天而訛言頻懲于人當今訛言頻興乃謂山之卑矣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大率類此矣而上方抵疑不斷寧莫有懲而止之者惑亦甚矣夫王莫之懲禍實由此訛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識古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然既以決其是非今故老者曰閱歷世故予學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予聖矣而于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烏之飛集誰知

條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叶莫登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音信 莫登反 具曰予聖，誰

其雌雄也哉
此言王者不能禁止訛言而欺騙處能辨皆極其痛恨之詞也重王一邊言首二句是借說莫作比體謂字就是訛言只如以爲甲之類非竟然也民之訛言繫粘上二句說如此矣二句妙言易辨則以是下莫懲爲可怪也懲者究察而禁止之故老知人情世故占夢識否臧吉凶玩註及其二字緊連上句說名字訊字斷指王說具曰予聖二句言雖自以爲聖而于訛言究不知也烏雌雄相似詩人借來以形是非字非譬喻也

謂天章○夫訛言莫懲世亂甚矣身將何所容乎謂天蓋高將蓋萬物而覆之而吾不敢不局謂地蓋厚將載萬物而載之也而吾不敢不蹐而所以號呼而爲此局蹐之言非妄誕而不經也誠以訛言惑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地之高厚寔置身之無所則不敢不局不敢不蹐者復不有倫理之可考乎夫人心惧患至於如此則其肆毒也甚矣哀今之人胡爲虺爲蜴之毒以害人而使我不敢局蹐如是乎
此言訛言莫懲則舉世皆亂而容身無所也謂天四句是詩人之謂蓋只在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也蹐字說訛言之世賢人處其間也

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禍變劇而不得展布其四體乃蹇躄也[illegible]
言即指局蹐之言不敢不然言其畏懼之甚也有倫是近于人情而非迂遠無稽有脊是近于道理而非鄙倍不經也號欲令人聞也今人即指訛言之人虺蜴借字以指訛言之害言使之至此即局蹐不自安者也

瞻彼章○夫我遭亂至無所容何莫非天之所為哉瞻彼阪田宜若無所容也猶有菀然特生之苗況天無不覆顧乃顚躓挫折于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夫王始而求我以為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仇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非天之能抗我如何哉

此承上歸咎于天而傷已無所容也彼力雖薄猶能生物天心至仁而不愛人此為反興抗我是設前觀後動轉皆危亮勝也此二句且虛下四句抑在于之得已無常止天之所抗也已抗抑是天抗虛彼求我則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求執以為已重也如不我得必欲其得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彼此落制使不得展布其手足也

心憂章○夫我之窮困固出于天而禍亂之不定王惑于寵昵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茲之固政胡為若是其暴惡故也夫當其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就意此赫赫之宗周基于文武成于成康乃一褒姒足以滅之以宗周數百年之基業而隳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傷哉

蜴音易○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蜥蜴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音兀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辭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

此推出亂本來也。○無說下言吾憂之若結者以王政之暴虐也而王政胡爲暴虐如斯則必有所以致之者暗含有褒姒焉燎之方揚一句是反言以起下意言火盛若且難滅赫赫鎬京親如彼其大威嚴如彼其盛而一褒姒足以滅之更可傷也前章皆憂說言此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根于此

附褒姒嬖妾之始周幽王后初夏后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忽不見藏漦櫝中及周厲王時發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黿入後宮亡之童女未及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夜逃聞童女遺棄而夜號哀而收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嬖之號曰褒姒遂立爲后褒姒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乃大笑後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燧諸兵莫至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姒

○其章○先言王心憂下乃言內禍之久亂之將至而不救者以王之棄賢故也藉借車而論之彼乘車者歷險道而不知止者不思其終而知其必窘于陰雨則泥濘而車將必陷斯時也誠無策于益輻之輔猶棄其載之不降也棄予車之既載而乃棄爾輔是失其持危之具也及其載之既陷而後號伯以助予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將危而失其賢臣於平時而後求賢之一援助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illegible]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烕之。呼悅反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烕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烕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音在 乃棄爾輔。叶扶雨反 載輸爾載。如字，下載字音在 將伯助予。叶演汝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

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其爲人自思與設爲之思皆當屬篇中未可遽屬王也蘇註所謂永思其終即思其陰雨之窘耳不可又看作兩層既載而棄輔是其初之不知謹輸載二句是未然意亦即永思其終之意大段說所以致亂也故下文直接之曰

無棄爾輔云云

無棄章○欲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所以御車也使爲車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已顧視其僕以助其輔之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無不將見有備之可以無患必不墮爾所載而終踰絕險之地者初不以爲意焉者雖有陰雨不爲患矣則用賢于未危之先而禍亂爲可免者何以異哉

此言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也輔以益輻而人臣乃吾輔所以益國也僕以將車而衆賢即吾僕所以效力也無棄者知其賢而重輔之非計也屢顧者知輪載而將仆之爲慮也輔倫已用之餘僕循用之賢此三句須重看所以挽衰救成之之禍着在此也不輸何慮承上終踰應上章終字言其險妨如此也可事已不可爲而猶惓惓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蓋于絕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望也凡數爾字亦見其當日爲詩之意

魚在章○用賢固可戡亂今于不能禍亂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沼則亦困迫難矣故魚之深潛雖云伏矣然沼水之淺亦昭然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苦自韜晦而莫能免于禍患者亦猶是也此我所以憂心慘慘深傷國政之虐而階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未至而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音□)**員于爾輻**(音福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賦也員益也輻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不以是爲意乎

○**魚在于沼**(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念國之**

此言遁跡無所逃而憂也魚在四句一氣說魚雖潛伏不能逃喻君子韜晦不能避患念國爲虐要看爲字正應上今茲之政二句亦追恨之詞

彼有旨○我之憂亂而惧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既有旨酒又有嘉殽召鄰里焉則以酒殽而洽比之有昏姻焉則有酒殽以怡懌之其身其家曾不知儆也念我獨憂心殷殷然寄于疾痛盡其禍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暇于鄰里之洽比昏姻之悅懌哉

此言小人私淡安危而已獨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洽比有聯合親密意孔云有周旋纏綿意鄰里昏姻蓋與小人交構世言者獨字緊照上看見舉朝洩洩之者惟我一人耳林叔衍曰彼我二字相應見于鄰里昏姻亂而于詩殊矣于飲食燕洽比周旋之情勝而于國事輸矣○訓燕雀一段出孔叢子慎勢篇

仳仳章○夫小人得志恣行不忌而天下均受其病矣彼仳仳然卑小者不當有屋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屋矣而蔌蔌然鄙賤者不當有穀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穀矣使臣而當是之大人人得志安坐食而今之民則有窮困而無祿者是天禍椓之也夫天禍椓我而日爲我民受其禍然富者猶幸于方而膂于財頼其可至于惸獨則力能不支也不堪命不亦可哀之甚哉此若大夫者其憂將爛世之意至矣

此言小人得志而民獨受病矣小人有穀有屋要皆斯民之力與財爲之民之所以無祿也味方有穀方字見王正能用之乃小人得志之事天禍則小王之蘊皆天所以與小人之亂世亂之世貧富皆

潛處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殽音爻**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比音鼻賦也

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此及其此之謂乎

仳仳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夭音腰椓音卓叶都木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賊也仳仳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椓害對可獨單也○仳仳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

受病已甚矣富人者此亦哀此之辭在無祿中而較其輕重如此觀
哿矣二字亦才力僅足支持之意非全然不受病也前章念我獨今
憂心殷殷若惟反其私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有不忘天下之意

十月之交全旨○通詩皆刺王用小人以致災異之意一章二章言日食之變三章言日食之後災異薦至四章言致災由任稚小五章六章言豔妻小人之中惟皇父首惡七章言已被讒八章言已獨憂禍無可奈何歸之于命以致其怨恨之詞

首章○此刺幽王用皇父也曰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時維十月十月建亥天氣上升一陽將來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晦朔之間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日辛卯見也夫十月爲純陰之月而辛爲陰金卯爲陰木陰之用事見矣此是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亢陽陽衰不能勝陰誠爲非常之變矣不爲特甚之大可醜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爲陰猶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微者宜也日爲陽精衆陰所服之理今乃亦微之惝將是誠天之變國之災也國將危亂斯民必首被其禍矣今此下民不亦甚可哀哉。

此當天變之極爲陰與也首二句是將言日食之變而先紀日月之當也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此純陰之月也辛爲陰金卯爲陰木辛又陰金卯爲陰木而卯日與時又陰木細日値此乃純陰之日也當此陰勝陽之候而日有食之是微陽爲盛陰所薄蝕矣故爲甚醜彼月句特輕以形容日食之甚耳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爲陰所侵而乃爲陽是變之大而亂亡之兆也下民之哀對上天變言蓋天與人相

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辭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叶於希反○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

鬱厲注見于上則民窮于下亂世兆矣故可哀也

附考 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二年三川皆震岐山崩詩蓋作于當句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各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欲盡皇父之惡先從天災說起大概歸之不用其政而皇父特不良之尤者也日避之次月行與之會曰交月光死而復生曰朔二故日與月凡十二會此二句上連十月字下連辛卯字如九月三十日後十月初一日早是也日月故行于天此推算家將日月五星不及天之度數之故曰右行其實日月五星皆左行朱子曰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道相交處相撞

日月薄○蝕變之小者也將欲蝕而抱彼日月雖限于行度而食而月必避日爲得其道今日月告凶而不至于食者以月不避日失其道也所以然者良由四國無政而紀綱不張不善用人而好邪得志是以事作于下象動于上而日月之告凶如此也夫自正理論之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較之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止理之常猶可言也此日而食是陰盛陽而陵之則非理之常矣于何其不臧至是也諸有子

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皆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

言者矣

此言天變之由繇變之大也日月告凶謂明以凶災示人者譬七命之誥日食月食總是月不避日之故行解作道字其道謂月當避日之道也三四句正原所以告凶之故要看無字不用字宜就君道上說方有主張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一輩政由不用良來蓋日者人君之象人君無政四國宜皆亂擾陰者有善人君子而不用見抑陽扶陰之所致宜乎月失其道而告凶也末四句與彼月而微二句相似而不同上以陰陽受光多寡之体論之此以陰陽亢勝負之數較之此常亦是變中之常對日食言之陰雖亢陽而陽不失常此之勢故曰常不臧正照看上告凶于何二字有不可不求其故意是詰問語氣必有所以應此者但未知在何人何事耳。

爗爗震電今日之變非但日食已也當此十月之時雷宜伏于地中矣今雷電交作爗爗其光陰陽之動伏失序可謂不寧不善而天道變于上矣且百川沸騰而失其潤下之性山冢崒崩而失其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為谷深谷壅塞而為陵是地道變于下矣天統陰日擬例以為驗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災異之甚者也俱陰盛陽衰其政可見哀今之人胡為不畏天地之變而何畏然則其當不平於修政此言休咎天地而君心不作進修莫不可十一可言爗爗也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然則雷電不見為異惟十月有此故為異耳不寧以震動驚懼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此本是天變然雷電交作則淫雨必至而因是川沸因是山崩因是陵谷易位矣此皆陰氣乘陽激薄致然天道變而地道亦與之

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爗爗**爗音曄**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七感反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塡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

崒子恤反

俱變也不曰王而曰今之人以見降災在天懲創在人莫懲謂不懲其用人之失也

皇父章○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以皇父而爲卿士則有以首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番維皆黨朝矣是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爲之不過同黨以相濟耳豈能敷五典教兆民乎冢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爲之不過比周以爲黨耳豈能統百官均四海乎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聚子則皆匪人之比矣果能克舉其職耶趣馬掌王馬之政師氏掌王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蹶氏楀氏則皆謂朋之黨其能克勝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盛矣以至后妃所以寵內治者今以豔色之妻爲之其勢熾盛方處所而未變遷爲褒寵之臣又何怪也夫小人用事于外女寵惑于內此災異所以頻與而亂亡無救也

承上二章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嬖妾爲之蠱惑故也師氏以上指言小人之用事也曰卿士者見六官之長又權之首也皇甫小人之尤故先數之以爲罪魁以下六人雖官有尊卑皆惟相連與皇父朋黨于朝者豔妻只言色之美則無德可知矣言其勢盛若火之熾燃也方處者其年方盛其寵方固也朱傳以主惑小人之主也益言古亂亡之同非有刻錯小人

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音鄒子內史蹶音厥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音豔妻煽音扇方處○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

必不能得志如此故先言七子者所以著皇父之由後以豔妻者所
以著七子用事之故也
附考按司徒敷五典教兆民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宰夫主徽膳不得
以滋味進王內史掌八柄不特以私恣亂法趣馬掌王馬政有依附
不稱師氏糾王得失有媺則詔王而以道學為之必名職非皇父
之罪而何
抑此章○然小人用事而皇父實為之魁以皇父之惡言之抑此皇父
其作都邑不自以為不時胡為欲動我以從而不寬我謀乃遽徹我牆
屋使我役于遠徙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也如是皇父之戕我甚
矣猶曰非我為是以戕爾乃下供上役之常體耳是其掠人從己之說
不仁于下者有如此
此重一時字惟自以為時故不顧人之利害而違時以從㦤見皇父
不仁于下處者二句見度皇父之心見其任情而自用也胡為二句
則見其特勢而妄作也我作即指營向一事言且勿謂以下章方指出
也徹我二句以指食對看蓋徹我牆屋是動民以從田卒汙萊是
徙者之流離此正與時字相契末二句見責民以從之詞非徒文過
之語蓋言爾田宅本不時而日豈不戕民而日上下裝[illegible]然
[illegible]言假大義以欺人也○此以下皆詳皇父遷向之事而地在東都
夫西都大畢皇父持節歸城規避戎禍士不與徙者家自以逸
之人情懷去留謀傷獨見遠指故其詩云云
皇父適○夫皇父作都不惟不仁于下而且不忠于上皇父自以為聖
其以親寵封東都畿內而作都邑于向為此其決當三卿乃置三有事

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音烏、叶陵之反 **曰予不戕、**音牆 **禮則然矣。**叶於姬反○賦也抑發語辭時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音餉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 **擇**

以自比于列国之諸侯且不求賢以自輔而所擇以為三卿者皆是惟多藏之富人皆以利而進以賂而入也又棄其舊臣而不强留一人以藩衛乎天子但擇民間之有車馬可以附益私家者而悉以往居于向焉是但知貪利而不顧其上皇父之不忠而如此

此章一聖字惟自以為聖故不擇賢自輔亦不留賢輔君而惟利是圖總見皇父不忠於上處孔聖二字分明指出剛愎自用情狀三有事是党强者所擇之皆言其私作都三句見官人不以賢而以富正見貪利以自私也下四句意卻在上段中看出一老作老成人說是舊在王室者不整遺言將斥去之不肯留一人以衛王也上多藏指富者言車馬指衆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以居徂還室而行也卹漢張禹宋以寬五遊之意上言皇父作都非時勤衆以賊民此言皇父作都惟剝自私而衆者不義之事皆不仁之心所為也不可平對。

黽勉章○夫皇父之惡如此則吾人之被其害者多矣故惟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雖勤其事而不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宜可以免咎矣孰知無罪無辜而讒口之囂囂然此下民之孽實非之自天也彼其相對為語言以相從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于其下之人也豈天之所為哉皇父不得逃其責矣。

此承上遭皇父之害來言供職被害之由于從也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罪無辜讒即下民之孽也噂沓言語也背憎重複之意此形容讒口尙自卑[illegible]而反害又害[illegible]相背[illegible]交構[illegible]此未[illegible]由人作正[illegible]

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强之辭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强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黽**音敏**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翺**下民之孽。**音蘖**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音尊**沓**音沓**背憎。職競由人。**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雖孽之謂□然詩意却罪皇父聽言下又須想到。

末章○夫皇父以一人而禍天下固無一處不病矣而我心悠悠獨憂我里之甚病焉誠以四方雖困於財然猶有餘美也我則增屋徹田汙萊而獨居憂凡民雖疲于士猶得以自逸我則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獨不敢居休焉我里之甚病如此豈人所能為哉良由天之作人賦命不均其賦于我者命之窮不如我友命之通也命之所制亦安之而已豈敢不安于所遇必傚我友之自逸哉夫極皇父之惡推豔妻之禍始言王終言命詩人亦達天知命者矣。

此言被禍尤甚而以命自安也曰我思曰四方蓋從詩者對不從者言之耳孔痗且恣逸四方二句是傷于財民莫二句是困于役正見其孔痗也羨逸亦對已相形言之乃自傷之詞觀天下之無無甚于我耳非真羨其逸也逸曰自逸明是燕雀怡堂也故曰不敢效實是憂危深心非欲從逸盡臣職也。

雨無正七章○此亦憂亂亡將至而望群臣同救亂之詞一章托為怨天以發端次章言人心離散三章責群臣敬畏四章言群臣無忠告之誠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七章責不肯從王之臣義不當去而盡言以詰之

首章○此責群臣離散詩也曰臣子不幸而際困步之艱尤其所當效力者豈可以時之不善而遂潔身以去乎彼浩浩昊天以偏覆為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飢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偏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其出于處高必將怒善人而棄有罪矣如

□□相憎專力為此者○**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皆由讒口之人耳。痗音妹叶呼洧反 **四方有羨。** 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叶直質反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去聲 **飢饉。** 音覲 **斬伐四國。** 叶于逼反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捨 **彼有罪。既**

何昊天疾威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飢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飢饉死亡之地則是既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罪矣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天之不憫吾人甚矣其亦不亦大乎。

此言飢饉之禍見羣臣之所以去也詩人所謂推本者此也須一氣說下元氣廣大曰昊天而反降其惠仁覆憫下曰旻天而竟無其寬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已叙過而歸重旻天疾威兼慮兼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有罪無罪正指四國之人言只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此正是兼慮兼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

周宗章○夫飢饉荐臻則危亡立至今周宗雖未滅而已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命屬于何姓人歸定于何人也然扶顛持危責在諸臣苟有危亡有兆人心解体彼正大夫本與我共事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瘁者矣至內而三事及其餘大夫有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外而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守尊王之義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此言人離散而王不省也首二句承天變來此時周尚未滅而曰既滅者詩人之危詞也靡所止戾言未知偶于何姓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羣臣皆散也莫知我勩只言無與我共事者非怨人不知也□□六大行官守者只皆夙夜事周□君諸侯有社守者莫肯

[illegible]

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我四國之人如何旻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覆音福○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

爲惡即移如何侯惡直任此處毋多講

如何章○夫王之爲惡如此使其能聽法言猶知懲創而改圖矣如何昊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人之行邁忘返而無所底止也安望其能改惡而從善乎然爲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臣之忠凡百君子尚當竭夙夜匪懈之誠盡朝夕維寅之節而各敬爾身可焉夫人己一心不敢其身是身圖可便而公論不可泯爾胡不相畏乎且天人一道拂人心即逆天理其不畏天亦甚矣豈可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當敬矣

繫根上說出爲惡來言王爲惡無已而人臣當敬身爾首句雖曰呼天以訴其實則借天以指王也辟言如規矩準繩有成蹟者即下詩不能去不可使者是也凡百君子即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敬身謂反躬修省夙夜朝夕之心而各謹恪以盡臣職也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王雖惡也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相畏就僚友間無欺慢等看胡不字分敬便是相畏臣之事君天之制也畏天就循理上言總以敬身爲上

戎成章○自今言之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則人離而亂將益進也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飢饉將益甚也此正人臣盡誠于王之時也乃曾我暬御小臣憯憯日瘁心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位居重任者反莫肯以兵寇飢饉之亂告之于王以圖所以將亡而消弭之即或王有所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如何昊天**叶鐵因反**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戎成不退**叶吐類反**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暬音薛**憯憯日瘁**憯音慘瘁音悴**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

而已不肯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朝夕于王矣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于君臣之大義寧無愧乎

此憂王之不寤而棄臣不盡言也首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之意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我臣以人離言飢成以天變言憯憯日瘁正是他能敬身處曾我二句與凡百君子二句緊相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不可忘却曾字于日瘁處煞住下又另轉讐御之憂君子莫之訊皆指兵寇飢饉說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此正不思敬身者此二句曲盡諛臣容身畏罪情態二則字可味側重下句

哀哉章○夫凡百君子固不肯言若夫言之難也信莫如有今日者矣彼言之忠者當世所謂不能言者矣哀哉也不能言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足以招尤賈禍乎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哿矣此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凝滯而使其身處乎安樂之地豈非諛詞順旨而足以取寵榮身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

此言忠言獲罪佞言處休見當時進言之難也不能言即上文所謂辟言而直指其戎成不退飢成不遂之失也匪舌是出臣內然言出于心維躬句是身當其禍大則罪罟小則排斥也巧言句謂從言不[illegible]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讐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讐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言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讐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音維躬是瘁音萃哿音可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

□□□□流休也打頭下道四字極妙要見何嘆意
維曰予之猶不特言之難而仕亦難焉當此之時人皆曰往仕矣曾不知仕之孔棘且殆也將直道自盡如王之所云不可使則天子以正言為訕矣。從枉道而得罪矣亦枉道相從如王之所云可使而朋友以相切磋為過必見棄絕而怨及之矣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怨及朋友此言仕之所以孔棘且殆也夫言之既難而仕又多患則爾之離散而去而莫肯用訊亦故也。

由其所以難以見去之由也要知仕是無容可逃之義棘且殆者以不行于上之好惡與下之是非常判而不合也得罪于天子直道之□身名俱辱也要有亦字若謂徒得罪于身無害於之吾下抑猶須直道為枉以徐俟王好之定也怨及朋友則公議又不容心迹莫白今四句總是說不可不可使即上不能言可使即上巧言一帶入仕道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

謂得邑之大所以為斷不仕而去矣我也倦匕謂爾復遷于王都庶幾同心共濟以夙夜朝夕于王也汝不見聽乃托言以答我曰我既無之役邑□□□有室家觀其所言至于鼠思泣血而無有不疾痛者□□之實而不欲遷故形于色而托于言者有如此也今日不還則謂領家皆離王都而出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然明非真為無室之故也特保身而謀自遂焉耳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吁贊御臣子可謂忠于君而信于友矣

此承上二章而言。郎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謂爾遷于王都者。正挽其夙夜朝夕敬身以事之也曰予句是去者之托詞然

亂世將去忠直而好詐說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獎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泣血**叶虛□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爾□□□□□□□□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

不曰離居而曰無家且憂思之極至于泣血言疾首其真情在俱禍而不肯遷耳鼠思二句正指其托于無家時之情狀也不泣而淚曰泣血只形容苦痛之意出居與作室俱自其王都而言見不得以無家爲詞也

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謂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據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

小旻全旨○此詩以謀猶回遹爲主前五章皆刺其不能斷末章深言回遹之禍而以戒懼終之○與首章亦孔之邛意相應

首章○此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也曰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關焉今之爲謀抑何不善乎彼幽遠之昊天本仁覆閔下者也今如何疾威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乎謀之善者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反惑以用之謀猶回遹如此則國事日非而危亂立至矣故我視謀猶知有隱禍亦甚病矣豈待謀之既敗而禍之既至耶

此咎王爲謀之僻而憂之也謀猶是人事本天說起者臧之與否邪正甚明今回遹如此一若天奪之鑒者故恐而呼之有益于宗社民生曰臧有害于宗社生民曰不臧病猶病民故曰亦孔之邛謀猶謀字皆指王謀臧之謀下謀之之謀皆指衆人說謀猶二字有辨說

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爲曰猶

二章○大夫之謀猶所以回遹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方其意氣相加潝潝然而以相和及其心志不孚訿訿然皆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

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僻。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潝潝

則所措國是蒙蔽王聽此國家之大可慮而時事之大可哀者哉了當之喜者忌其與已異但以爲非而違之謀之不善者喜其與已同但以爲是而從之是非溺喜遊昧謀之顛倒甚矣我視謀猶何能有定哉此所以鬱悶王心謀猶邪僻矣

此承上言君之回遹由于臣之阿比見深可哀也潝潝訿訿此是自家將裡閒與除排之孔哀是國事也即孔甲包中四句要有兩具字全從潝訿生來衆口一詞已成一個固世界是違是依即上不從臧用但上指王言此章指小人言伊于胡底不知如何究竟也

三章○夫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彼卜筮所以決謀但初筮則告數則瀆而龜厭之不復告所以猶之吉凶矣亦猶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矣所以然者盖人之爲謀皆隨所之則在于獨今上無主斷之明使人發言盈庭各是其見無肯任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所以相奪難定而謀之無定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處謀之雖審亦何得于道路哉

此言謀之無成由于無主斷之明也我龜二節是極狀謀猶繁瑣之象其作焉下也不過言以起下節用中謀夫上歸在多字發言二句正申言所以不集之故執其咎則事後成敗不得互相推諉惟持兩端則事成可以分功事敗易以推過小人奸謀誤國往往如此末二句宜用正意說出方不類比体若云謀而勿斷則于與勿成猶好謀而勿行則于道勿進

四章○然謀之所以無成者亦以厭于近小耳哀哉今之爲謀也訛[illegible]

[illegible]

吸**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抵叶都黎反○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言之聽者要[illegible]之惟[illegible]言之[illegible]道而爭以[illegible]相持而詰之無成决矣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以有成乎哉

上章只言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爲謀者此復求上而言之蔽于近而無成正傳其爲謀之謬也首句要看爲字爲字用不得私智小見須言下取法先民依大道意說哀哉一句貫下六句病在邇字要看匪字維字正見其可哀也先民乃謀猶所自出而當法者凡古先聖哲是大猶爲謀猶之所在而當法者凡仁義禮樂皆是邇言淺謀近圖不關社稷生民聽則惑爭則不决此便是相持不斷之意正見小人同謀中亦有齟齬末二句正意當先提在如字頭上見謀之必不成也

国雖靡止○夫小人之爲謀如此者豈世無善謀者乎方今謀夫孔多国論雖靡定矣然有思之睿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爲否者視詳離散民雖雖靡多矣然有視之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聰而作謀者有貌之恭而作肅者亦有言之從而作艾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之用則雖有聖哲謀肅艾之善猶不能自行其如流泉不返無乃淪胥以至于敗乎王何不斷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訓

此靡膴可用之善而王不能用也要有雖字雖止靡膴是[illegible]或聖或否謂氣稟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大抵皆否者哉此指仕于国者哲謀肅艾指天下之民言聖哲謀肅又皆善謀之人正先民之列而大猶所從出者王如資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陞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補美反**。民雖靡膴**音呼**，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

彼狡詐者可以讒論恐謀者可以集許承虞者可以龜威儀又皆可以借顧問。但謀猶不從此等付之流泉耳。泉流淪胥皆指賢人敗指國事無予有異其憂惜悼恤之意

不敢暴の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能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徒搏河之不可徒涉此患之易見者固足以知之矣至于喪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猷邪僻之中非然不以為憂也豈非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机則已著衆人不憂而吾深憂之戰亡而恐懼兢亡而戒謹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也蓋深察其机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王其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呼若大夫蓋亦有憂国之思者矣

此嘆人無遠慮而已不知憂也首二句呼起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字提起指君臣說一指暴虎馮河之患他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而蚤避之人皆莫知也但喪亡之禍詩人念著未露只以憂傷伏禍言之便是戰兢戒懼之心如臨履故就其戰兢為形狀之也雖云處禍亡已及寔則懷宗社之隱憂也

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不敢暴虎不敢馮**叶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音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

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以
宛弁爾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
而其小者猶謂之
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首章 彼鳴鳩。翰飛戾天。叶鐵因反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

小宛全旨○此兄弟相戒求無辱于親以免禍之詩。首章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之謹儀，三章之教子，四章之及時自勉，末二章皆于神而恐懼于心，總為求自盡之道以免禍于亂世，而無辱于親也。

首章○此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曰君子處昏亂之世，不可無憂患之圖。是故宛彼鳴鳩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況我兄弟遭世之亂，則此心之憂傷，寧不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而有懷于父母焉，蓋禍及其身，而辱減及之，安得而不念哉。

此以鳩之小而戾乎天，興己之憂而念先人，皆努力求至。明發不寐，正夜氣清明之時，故懷二人之念，雖無時不然，而獨明發為尤切。懷字中即含下謹儀教子等事，非空乜懷也，故曰相戒之端。

二章○夫既念及父母，則所以守身者，自不容不謹矣。彼有齊聖而通明者，飲酒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乎，不至于敗德而喪儀，彼昏然而不知者，一于醉而日甚矣。況我兄弟，尚可以齊聖為法，以矜氣為戒，各敬爾之威儀，使無沉湎之失可也，所以然者，蓋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使于此不敬，則非自喜之道，禍可得而免乎。

此兄弟相戒以修身，重各敬爾儀句，齊聖不干惟聖而通明，故能檢点齊一，此意包得；飲酒在齊聖下抽出，尤害事者言之，不當在此看。上文溫克在儀上言，各敬爾儀，敬在平日存心戒惧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天命就自家一身禍福言，總是門戶不可不敬之意。

蓋威儀所以定命也。

中原章○然身雖善矣而子有未善亦豈所以善其後哉彼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以適于用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而化其形矣況善道獨非人之可行乎不似者獨不可教而似之乎故我兄弟之教誨爾子者當用善道之可行者以教之化其不似者以歸于似使子之敬儀猶我之敬儀則爾身既善爾子又善亂庶幾哉可免矣

此兄弟相戒以教子上四句與下二句皆以兩意興出意下穀字所以終采菽之興似字所以終螟蛉之興集註逐句分貼蓋欲人曉曉故即于興處先解之耳所謂教者亦不離敬字似之亦是肖其敬儀非形似之謂葉巳修身人欲教子源上本本總提親之一脈無非冷惜一人意也

四章○夫免亂之道固在于謹儀教子然豈可以暇逸為哉凡鳥飛則不常鳴觀彼脊令且飛而且鳴其用力甚矣況我兄弟處此衰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乎故我日斯邁以尚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征以求月將之益焉而興夜焉而寐凡所以謹儀教子者不替于斯征斯邁之功于以各求免禍而無辱于父母斯巳矣則有懷二人者不于此而或

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中原有菽。音叔 庶民采之。叶此禮反 螟蛉有子。蜾音果蠃音裸負之。叶蒲美反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叶養里反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題音弟 彼脊令。音零 載飛載

此言富[illegible]人之意以存今之[illegible]
恐不得休息與兄弟之征邁不得暇逸日月無[illegible]與時俱進
發一段匪懈的心事夙興夜寐以至日暮下窮時發不寐惟慮
曰先人二人此日溺所生辱及身上罪更深切無忝者身處亂世不
求自免只求無忝也
交已章○夫當[illegible]被者可剛[illegible]而[illegible]然亂世[illegible]不可測[illegible]能信而無憂
于彼交已言[illegible]不食粟也今則率場啄粟非其性也哀哉填寡本不
宜岸獄也今則宜岸宜獄非其法矣剛柔不中則于是憂寄我可不求
所以自善之道乎于是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能教于民何以此後
自善之道然刑罰盛加恐非二者可得自免也不知自此之外復有何道
可自善而無忝父母之辱乎此為我告於可也
此又防意外之患而求以自免也以物性之失常與刑辟之非其
亂之[illegible]獨以而相戒之意無辭也宜岸宜獄二句言宜可怕有鄉[illegible]持
綱羅將至觸機阱之意以見下文溫恭小心不可以已自何能穀
求自善之道以無辱二人耳自何內[illegible]不[illegible]保[illegible]
豈可[illegible]之下者益為罪惡而[illegible]何[illegible]知自免耳
粟原非賞事○犴一作豻鄉地夫也[illegible]
溫已章○夫我不敢自信而謹慎以[illegible]
當此危亂之時溫已恭慎之人則如集于木[illegible]
之人則如臨于谷之恐陷[illegible]人而[illegible]
事視若大小心處矣向當戰已兢已如履薄冰亦恭人小心而不敢
懈無乎得自善之道而禍可免父母可無辱矣可不兢哉此是詩可謂

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
生 忝他經反○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
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
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
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
恤也夙興夜寐各求
無辱於父母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
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
穀 交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
觜肉食不食粟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
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扈不
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
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
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
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溫溫恭人如

善于處變矣

此言法以自善也比前二三四章工夫更密蓋謹儀教子今功盡善俱是小宛之功而敬慎之心則內之所主也恭人小心惴惴時賢者說集木臨谷正形容上句只言其平日持身涉世之意常乜如此非必實值禍然也末二句指自己說見賢者尚然在我尤不可以不謹也如履薄冰總是以敬自勉把日邁月征始終不替無時無事不加敬慎并敬勿另有一層工夫末要打轉有懷二人意

小弁全旨○此詩哀怨本旨伏于末二章蓋心忍起于信讒信讒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由而非自罪可廢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曲劇寫其至情劇之以大性至情之不容已之一悟也

首章○此闡太子宜臼被廢而作也曰父子天性也子之不得于父天命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彼飛之鸒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閒之性也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鸒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意者我之有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惟徒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此與已不得于親而焦慮之意興意以小鳥之有歸興已之失所怙蓋反說也彼何由而致其責之由天而親也不敢斥言之故呼天而言何辜于天言我果何所得罪于天乎蓋必有所以得罪者但未知我罪何在也云如之何乃心已扣商以求解免之詞猶俗云若何處置之意

集于木惴惴音贅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此詩之辭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音盤彼鸒音預斯叶先齊反歸飛提提音匙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斯語辭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蓋怨而慕也

二章○然我心之憂終有不能自已者。彼踧踧然平易之周道一或踐履不加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以被棄之故而憂傷則深悲至痛惄焉如擣矣然如擣尤止于痛也精神憒眊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雖未老而用老矣然用老猶止于衰也心思錯亂至于憂之益甚則疢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為人子者何不幸而罹此憂哉。

此興也心有所憂而憂之甚也平易之路塞之則草生焉傷之事念之則心痛此與意也鞠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惄焉如擣者深悲至痛震動不寧有如物之擣其心也凡事關心者於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容貌老故曰惟憂用老疢如疾首亦不病之病也三憂字相承說一步深一步

維桑章○然我不見愛于親豈我不念其親耶彼桑之與梓父母所植也思其人則愛其物猶且必加恭敬況父為至尊我之所瞻者匪父而何母為至親我之所依者匪母而何我既瞻依其父母則父母宜我愛矣今顧彼棄而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而外不連其氣体耶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裡而內不麗其心腹耶我固屬毛離裡矣而反不見愛母亦生時之未善也不知天之生我其辰安在何使我不祥至是哉。

此興已愛親推其所以不愛而歸之天也以桑梓之尚加恭敬與父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illegible]奈何而安之之辭也○**踧踧**音笛**周道**叶徒苟反**鞫**音菊**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音溺**焉如擣**音搗叶丁口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音趁**如疾首**·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維桑與梓**叶獎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蒲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興

毋之責不瞻依此以情愛輕重爲興恭敬只是不輕翦伐意隱瞻二句言我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念追隨之意瞻父依母天性至情自是如此我豈伊異心而不連其氣體乎而不離其心腹乎是驚怪不自信之辭天之生我〻辰安在是咎其命之窮謂值凶時而生也。

菀彼章○夫既不我愛則亦不我容矣。彼菀然茂盛之柳。則鳴蜩集于上而嘒〻其聲矣有漼然而深之淵則萑葦生于中而淠〻其衆矣夫物尚有容如此今我獨見棄逐而不見容于親譬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所至也曾物類之不如矣故此心之憂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何不幸而至是哉。

此興己見棄無所容而憂極其深也興意以上四句。興中二句。言柳茂則蜩依之而鳴淵深則萑依之而生況我爲人子。獨見棄逐如舟之蕩搖而無所止蓋反興也作興講不知所屆如窮人無所歸意假寐不暇寔有置身無地之意。四章五章興意之上又以譬喻爲正意此另是一體。

鹿斯章○夫既不見容則亦不見恤矣彼鹿斯之奔。維足伎〻。猶知留其羣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猶知求其匹也夫物尚顧其類如此今我獨見棄逐而不見顧于親譬如[illegible]之不集乎羣無[illegible]也曾物類之不

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有漼子罪反者淵。萑音丸葦淠淠。音譬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鹿

若奚是以心之憂矣我自憂之我自知之而人莫之知也。

此興己不見顧于親而人之莫知也鹿性易驚猶恋其羣雉性最耿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與己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于親無復生人之理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何我獨見棄更無人知也雖是泛說而奭王感悟意即在言外寧字可味不作豈字解。

相彼章○夫父母之棄逐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與我不同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況父之于子天性之愛也今乃棄逐其子使我如舟流也如壞木也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矣其秉心不亦忍乎故我也傷父子之道壞痛骨肉之恩薄心之憂矣涕旣隕之而不能以自已也其將何以自解哉。

此言其心之忍也上六句以不忍而形其忍此反興也先之見愛物之心墐之見仁民之心況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竟如此忍字是不憐恤意對不忍說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謂親之心忍哀從上二章取譬上見費用信讒棄逐等字涕隕以心憂而致蓋哀痛切于中故涕泣形于外耳。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其 雉之朝雊。音姤 尚求其雌。叶于西反 譬彼壞音瘣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相彼投兔。尚或先去聲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音蘊之。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

詩經[illegible]說

君子莫○然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輕信讒言故耳彼讒人之言豈不可信也今王惟讒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酬爵得則飲之曾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恩惠于其子舒緩以究察是非爲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何至使我棄逐耶彼伐木者尚倚其巔恐傷其木根而有愛護之仁析薪者尚隨其理依其木枝而有析理之智皆不妄挫折之也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非其罪初不察其言之顛末曲其理之曲直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不亦可哀也哉。

此言讒昧察讒之明而罪已也信讒二字正見秉心之忍處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酬爵則受而不返故曰如或酬之不惠二句勿分側隱是非兩平看不舒究正是不加惠愛也二句一順說下乃是上信讒之意伐木必倚其顛恐傷其根本也析薪必隨其理欲迎小而解也此二句皆不妄挫折之意以與罪人不當則是妄也末二句串說舍字從信字來有罪根讒字來舍彼有罪非獨其我非罪于我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惟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

莫高匪山○然要其意之所以得入者亦由易言爲以爲之然耶彼雖山爲極高而或陟其巔雖泉爲極深而或入其底況宮闈之內非山之高泉之深則窺伺必有人矣君子當慎密不可以輕易之轉移於于言語耳屬于垣者將以于之言語竊去之意何而竊播中外然則我之見棄職此之由矣然我身雖不見容于君我心終不忍忘于國彼逝之梁我梁爲取魚之筍我尚懲[illegible]無得發我之筍

是以心憂而涕隕也○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叶市救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叶湯何反)伐木掎矣(掎音己叶居何反)析薪杝矣(杝音陊)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矣(佗音唾叶湯何反)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匪泉(浚音濬)君子無易(去聲)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賦而比也山極高矣)

小弁之怨眞亦怨而不怒者矣

此是推見棄之由而致其繾綣之辭上四句是賦指太子說下是比指褒姒伯服說首二句要看高深字語意從山泉直說到垣字言無高不可升無深不可入而垣則非山泉之高深也由言任意而言也未傾是發泣之言只意向微有所左右便是所謂明主一愛一嚬一笑也末四句正與云如之何相映逝梁此東宮之處險然此日家之事此二句是戒伯服意故為隱語以諷之末二句則知此無如之何而自決也詞旨決絕是則有望王之意與離騷固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同意

[illegible]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辭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

竝言全旨○通詩但是傷王之所讒生亂階始既涵容王所以信讒之由首章是傷于讒二三章推所讒之所以致亂後三章刺讒人之心不難知讒人之言不難辨讒人之黨不難除特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

悠悠章○此大夫傷于讒而訴之于天也曰禍不自生起于讒人之搆杯中亦信之非彼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豈宜有以了天下之人也胡爲使我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讒遭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甚矣予審諸己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威已大矣予愼諸己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天之虐人何其深也

上四句緊相連看是序其遭亂之罪下四句即承無罪無辜二句說亂字正虛上發端言其混淆是非顚倒說字未露二章以後方出已威泰憮即亂如此憮之意見無罪入罪無辜加辜所謂亂也兩予愼字深致其審有庶几天監我之意

章○天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非與蓋亂之所以生者由讒言始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疽**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愼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辭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愼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訴而求免之辭也

亂之所以生也使王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小人無以售其奸而讒政不加亂庶几其遄沮矣見賢人之言若喜而納之則賢者得以行其志而善政日下亂庶几其遄已矣惟王不能然此亂之所以成也

此推本亂所由生而示以止亂之道也初如月生魄又生則已成之勢始者以初發之端言讒人者初不敢盡言第微為端以嘗之涵者優而容之也容之必信之是亂又生于君子之信讒也僭始既涵一句中形容讒人之狡猾微巧與所讒者之昏惑狐疑兩般情狀如怒如祉須上來口氣極急言容不當容則讒來而亂生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能喜怒以正則讒無從入亂無從起兩庶字與兩如字相應遄字極其形容見亂之沮止即在當下喜怒之時只在王心一轉移間耳惜乎其未能也

君子寔○夫君子如祉亂固遄已矣今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嫌隙生矣亂是不用長乎君子如怒亂固遄沮矣今君子不能怒讒而信盜以為虐則心志惑而聾好信小人之讒根固矣亂是不用暴乎且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有投我之祉而中君之好矣亂是不用餤乎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讒口交構徒以為王之疾而已豈有甘美可嗜而有利于国哉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音潛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沮**遄音船沮上聲**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言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直良反上聲叶**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此言王信讒所以能致亂也屢盟與君子屢盟生于疑盟多則疑
多固宜善言不用而亂用長此二句與上如祉反照明信讒人以乘
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信則爱心于小人不能察惡而卸
避也暴字就罪戾及無辜言此二句與上如怒反大奸似忠大佞似
信其為言以激王信能使之甘而不厭故曰孔甘餤者進食不止之
義與上甘字應末二句又承上言止共止字見盡心竭力意小人之
曲謹似乎不負職事然是不曾能止于共邛訓病亦本上甘字餤字
上來所謂美疢惡毒也

奕奕章○夫聽讒固足以致亂而讒人之心甚難測哉彼奕奕然高大
之寢廟所以妥神靈也惟君子自孝敬之心為能作之焉秩秩然有常
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惟聖人有經綸之道為能定之焉若夫他人有
心藏好匿惡若不可得而知惟予有以燭其情窺其微機之私得以忖度
之矣彼躍躍然跳疾之毚兔陰投其穽自以為物莫能制也忽然遇犬
獲之矣然則讒人之心我得而知之者何以異是哉
上六句興讒人之心不難知下節讒人之心不能匹此節余在他人
二句總上興是興此比是比此也故曰反喻也後曰翻變
奕是廣大貌君子見仁孝誠敬之至的作之就制上讒人高節
倫理秩是有條理而不紊學者品節不過綸紀當使之一一定而
不可易也即修道立教之意一是祖宗統承甚大惟王盡制一是
綱常倫物具舉而惟聖神以興人各有心雖忖度也而我忖度之

亂是用餤。音談 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邛。音窮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音惕 毚士咸反 兔，遇犬獲之。叶黃郭反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

徒好辯○非惟心不難知其言亦難辨哉彼往染然之柔木君子樹之則可以備器用矣往來行道之言心焉數之則可以別是非矣如詐嚣而不慚猶寔而無愧者讒言也蛇蛇然安舒有禪民祇而無愧神明言乎其出自口矣寄于內何以為容達道以為說者巧言也可悅人聽如笙簧然隨氣轉動而不自知其可恥其顏豈不厚乎夫無恥之言遺進吾心之鑒是讒人之言亦何難辨哉

上四句以柔木之易樹興讒言之易辨不亞其言之可恥也樹之者以待用也勿添能守往來行言自撕善否說時講究作浮浪不根之言自謬但不須言巧言又非必即此往來之言不過指出兩種以足出口顏厚適然不同辨之甚不難耳蛇蛇二句特以起末二句重巧言遊蛇匕正碩言出口之度振理數詞自然有序口頭絶無回互故曰自口巧言變亂是非務婉轉以悅人故曰如簧靦然不愧斯其顏甚厚也所謂心焉數之者此也。

彼何人斯○非惟言不難辨而其本亦甚難除哉彼何人斯。姓名吾不得而知進觀其所處則居河之麋而在下濕之地其人可知矣斯人也無拳力無勇力讒口交開尚為亂之階梯且其人又有微㨾之疾亦何能為哉而其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以助之者矣然爾與居之徒衆間惡以相濟者幾何人哉亦不甚多也為惡者弱黨惡者寡是本

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荏音餁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其斯人之謂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

亦何難除也哉然則亂若此其大者亦王不悟而用之故耳
此是反覆其詞以賤惡其人也彼何人斯已是鄙之不足數而曰居
何之麋又是備下流賤品曰微尰之疾又設詞以極狀其醜態亂字
應上許多亂字但上言亂作于王之信讒而此則言亂階于斯人之
讒也為猶即所云謀欲譖言謀欲譖人之謀也將謂大混亂朝廷之
是非但機械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黨為之朋黨而所與居之徒又
無多人亦何難除之有

何人斯全旨○此詩因被讒而作以心孔艱爲主末以極反側應之孔
艱內即含下文始厚今薄擬天問人蹤迹之詭秘甄蜮鬼蜮之情狀
難測一篇之意總括其中小支特段已發明以申其意耳
首章○此暴公譖蘇公而蘇公絕之也曰朋友之相親情也亦常理也豈
有諧乎彼何人斯其姓名者不得而知之也而情爲多端其心甚險
矣然使其不過我梁固無疑其入我門也而徒過我之梁而不入我之
門以一相顧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爲卿士同
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於彼何以之故吾不能以無疑矣
此詩疑其閒以悖惡也暴公心術盡于孔艱二字孔艱乃反側之由

爾居徒幾音紀**何**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鬬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賦也何人亦皆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

何人相應設詞以相呼也詞已著明已見暴公而特設爲一人以假
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心微諷之若信若疑若解若不可解而暴公
之心如茲刻矣
二章○夫我既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從矣不知二人從行
果誰爲此禍而爲此禍乎夫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固宜入而唁我也胡
逝我梁又不入而唁我意者以我爲不可聊獨不思始者與我親厚之
時嘗謂如今不以我爲可乎始以爲可而厚之今以爲不可而薄之是
豈近乎人情哉
此皆隱曲之詞從字與上章從字相生含暴公兼從行者言誰爲仰
何字之義但不必明說諸只是失位得罪便是與上唁字相呼應三
四句不責其爲禍而責其坐視己之禍而不入我門以唁之也末二
句要見其始親厚之情。不我可即根不入唁我意非向者而已爲不可
也二句須一氣說不如字直貫可字○鄒虎臣曰始者不如今云不
我可二句是詩脉伯仲壎篪如皆是始者我可之事爲此禍而不入
見是今者之云不我可之情
三章○此非但逝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胡爲
逝我之陳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蹤跡詭秘
之甚也暴哉彼其心必以爲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畏于人
矣然天之明察無隱不顯其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孔艱也
此言其蹤跡詭秘以欺天也陳與門相近聞聲不見大抵亦是托言
正言其譖己之詭秘也時講乃云暴公要見蘇公乃托以巡行而卽

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
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也既而問其所
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
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此
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二人從行
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
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
譖己而禍之乎。旣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
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
嘗如今不以
我爲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
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賦也。陳
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
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

去非也不愧于天反言以醜之此二句不必歸重天上天以照察言見聰明上威無隱不獨人縱可欺獨不畏于天乎詩我意只好隱含莫大顯然

彼何章○彼何人斯倏然而往倏然而來有若飄風之疾然使其自南自北則勢不相値心無所觸而我亦得以忘情矣今胡不自北胡不自南祇攪我之梁使我聞聲之下疑惑了不見之故而感念憂傷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果何為而然哉

此惡其與已相値也皆摹寫其詭秘閃遽之狀疾如飄風就我聞其聲者出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値我心反得自安今相値而不相入則爾心與斯適足以攪亂我心矣胡不字與攪心正相應

爾之章○此爾逝梁逝陳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見亟行則何暇脂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爾之切乎

此已絕之而猶望之也玩一字及下云何字有深求其故而不得之意非特指其是北言即爾亟行亦是設爲之語特欲多方攻詰之使之捫心自愧耳○上四章猶怪其不見此章以下直以言其可以見而不求從欲其一來矣快則彼愧不離前之狀益宛然在目而諒搔之情亦不待言而頤矣詩人刺人諷怨而意刻如此

爾還章○夫爾往而不入固已切喜之爾矣然行往必有還倫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慰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叵測矣前我不

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彼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讒我也

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音絞我心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値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音吁○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盱望之切乎○爾還而入

之親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即不我可之心難知即前孔艱未反側是
也上來字以往時說此來字以還時說總是多方攻詰使其無說正
俾我祇以來見則心安也○此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竊其非不暇此
章知彼之必不來而顧望其來皆設爲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
耳。

伯氏章○夫爾之往返而不我見也豈其初情不相親而心不相知也
哉念我與爾同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猶之伯氏兄也既吹壎以倡之
仲氏弟也則吹篪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
勢相連屬始有如物之在貫者豈誠不我知而譖我乎苟曰誠不我知
則出此三物以詛之神必有以鑒爾矣奈何其譖我乎
此追述平日相知之情而深詰之也蘇暴同爲王臣故曰伯仲言其
親愛也其謀國之時議論兩相應和是壎篪之吹也此二句須串說如
貫又以形容首二句見得心意契相連不解也我字與上爾字相
應諒不我知是上起下之詞上章難知以今而譖我不知爾也此我
知以始者而言猶不知我也知謂知其謀國之忠微身之義三物特
詛所用然非徒用也盟者盟未來詛者詛過往今據暴公之譖獨以
詛言總是明其必知意斯字只指相知意若而譖已意已在其中

我心易也以支反**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則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齊反○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

末章○夫相知而猶相譖則爾之情反側甚矣彼鬼蜮者変幻而難窺也使爾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靦然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其始將之愿與夫今日之薄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使知猶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欺君子猶可以中人而不可以逃公議庶幾悔悟于以回孔鄭之心也既絶之而有不終絶之意蘇公誠忠厚之至矣。

此言其情不能掩而峻詞責之也反側一句最重乃全詩之脉鬼蜮與人相形若不除是鬼蜮則譖我之情可以掩之矛幽潛有面目視人無窮極則雖欲詭秘以掩其情不可得矣好歌指通詩言以極反側即其不見而窮極之也要看註心字正應首章其心孔艱中間以飄風鬼蜮來形正爲他捕風捉影含沙射人言之○前動立目此詩本以絶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于心正反側指譖已說既號爲相知而復相譖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言以斥之也。

附考暴公暴辛公也蘇公蘇成公也忿生後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温晳公八年王奪蘇公之田以與鄭是由暴公之譖也時蘇公被譖而失田因作此詩以絶暴公。

在賈讒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靦音腆**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絶之然其絶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

□作全旨○通詩以譖字爲主前六章痛言譖人之無極而極制于天下極言禍之漸進而致撼于人總之欲人因其言而知所以防譖也

首章○此遭讒被宮刑之巷伯作也因禍而起下讒譖君子宜知所謹彼萋斐小文也而以錦則文之大矣因萋斐之小文而文致之以成其錦之美不猶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彼爲是者于德爲殘于情爲忍是何其所爲之太甚耶

首二句是喻讒人飾小以成大下是斥其心之忍也萋斐非是物是小文之貌成是貝錦是去潤色之丹雘之如貝錦之狀以比譖人因小以成大也下二句即承首所爲之太甚

二章○不特此耳哆侈張之微也而南箕則張之大矣因哆侈之小形而張大之以成南箕之勢不猶譖人者因人之疑似而搆成資罪乎彼爲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以成其謀也不知果誰適與謀之詭秘若是耶

首二句喻譖謀由微以成蓄下是斥其謀之秘也哆侈非是是微張之貌成是南箕是去充拓之展布之如南箕大張適謂主言必有惡己而與之謀者言謀之深人不能測故疑其必有與之謀也

三章○然亦可徒務譖人而不知所傾哉彼其口舌則緝緝然而私往來則翩翩然而往其處心積慮能欲爲譖人之謀也夫言所計從而自以爲得意矣然可信者乃不信之陷尙猶樂于言也將不愼尓言哉所吿有時發露由此將以尓爲無信而不信矣獨不思爲己計耶

此與下章皆反覆報復之理所必至者欲其知畏而自戒也緝七

而已所謂[illegible]之知而[illegible]

我誠也[illegible]

恕使其出此悔悟更[illegible]

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

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

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萋音妻兮斐音匪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泰音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的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闊也○緝緝翩翩

緝緝就言語上說緝緝是口舌之声如麻之繼續而不斷其實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謀字不甚重讒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譖乎人耳不信不實也非所信之信。

捷捷幡幡然不但不信已也彼其捷捷然言語之儇利幡幡然反覆之不已其于緝翩端惟欲謀爲譖人之言也朕王之好譖夫豈不汝受哉但受已者亦受人之地苟好譖不已吾恐汝不能譖人人亦能譖汝而禍譖之禍亦既遷而反于汝矣獨不思勞身謀乎

捷捷幡幡亦就言語上說來。譖言汝受則禍及于人。既其汝遷則及于人者又將遷而及汝矣詎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也○上章謀欲譖人謀所譖之人也此章謀欲譖言謀何言以譖之也

驕人章○夫譖人之爲惡如此吾將何所訴哉彼驕人者譖行而得志其狀則好好而樂矣勞人者遇讒而失志其狀則草草而憂矣夫我之見得如此惟天照乎其衷之可耳蒼天蒼天誠忍不汝其理者也尚其視彼驕人矜其誰而遏抑其之矜此勞人憐其窮而扶持之安之庶吾之人有所倚賴矣。

此求訴于天以抑讒人也行譖者詐計謀之成誇卻遇之厄故得意而樂遇譖者傷于所之不聽疾讒人之肆志故失度而憂視則欲飭其樂矜則欲憫其憂要卻遇抑驕人正以冀安勞人意不平

彼譖者○朕此寔但望天視之倘當有以制其罪矣彼譖人者好險道

翩翩 音篇叶批賓反 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叶斯人反○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捷捷幡幡 音翻叶芬邅反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音汝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辭○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叶鐵因反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其狀如此。○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叶滿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除之猶使速殺之有北亦惡之而不受爲豺虎既不之食有北又不之
受若將奈之何哉于是投彼有昊示以彰顯之罰加以速死之刑庶幾
頽俗以保全矣
此求制乎天以除讒人也豺虎四句只以起投畀有昊句以豺虎之
暴而不食以有北之遠而不受可見讒人之惡其見惡乎物可知矣
昊天爲善惡之主投畀有昊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
之理也上章天字欲終其罪此欲其斷罪語意淺深不同
楊園章○夫讒人固無制于天然禍亦不可不謹彼楊園地之下者
畝丘地之高者欲登畝丘必由楊園以達之是楊園之道加于畝丘
則卑之有益于高也明矣况寺者之言獨不有補于君子乎故我寺人
孟子作爲此詩而具錦貝之喻詳且切焉凡百君子倘其所信讒言
而徵懲以防之使讒人不得乘其之間以文飾而成大罪以張大而成
貫禍可也其可以不與戒若巷伯者亦可謂賢而遠禍矣
興意實在末四下地自賤于高地興賤言有補于君子也楊者近水
之地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畝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故曰畝丘卑可
升高自下可登上之意故以爲興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寫及善人
故作此詩以告君子使自慎也萋斐哆侈以初亦未必無因須挨
其小過而譖之方無可慎之隙也以寺人爲而車以寺人之詩爲明
堅未必無益于君子矣○張共來曰此章首章言萋斐貝錦哆南箕
末以敬而聽讒之風譖之來皆由不敬而入故欲以一敬爲止讒之
方也敬字乃通篇關鍵前數章極言其譖而以投有昊亦無可奈何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叶[illegible]呪反
叶許候反○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
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
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
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
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楊園之道猗音倚于畝丘叶祛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
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
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
○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
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
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
王后太子及大夫
果多以讒廢者

之詞非必分著制于天要謹于人也須以敬字爲主敬字包得廣與我友敬矣備七小心意同

谷風全旨○通是怨詞以忘大德爲主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棄末則怨其不當以小怨遺棄之也然上已有忘大德而思小怨意末特申上意耳要相照應不宜開說

首章○此朋友相怨之詩也曰不可絕者友義不可忘者友德今日吾能忘情哉彼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從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此矣追思昔日汝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汝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也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何薄耶此以風雨之相須興維予與女也末二句在此外雖予與女言相與周旋雖險有所不辭能人不相及也女轉棄予根恐懼來言恐懼是盡正女與予同享安樂之時而乃轉棄予哉轉字重看維予與女重予字女轉棄予重女字

二章○習習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便有頹然若周旋而不舍固如此矣追思昔日當將恐將懼之時則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乃棄予如遺而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王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叶演女反○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

人言不比上章以風及雨興予與女取及字與字兩相須意只以頹之旋轉興懷之親密也上言予女猶二人也此言寘于懷則若一体然矣上言棄予猶謂遂疎也此言如遺猶云委路傍不復記存矣較首章更深也

末章○所以然者以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披拂于崔嵬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是風之廣被尚不能無遺恩也然則朋友有大德或不能無小怨亦猶是乎故爲朋友者當知大德不可忘小怨不當思今汝親我于患難同棄我于安樂是忘大德而思小怨也豈朋友之道哉呼世变從可知矣

此比友不能無過友者不可念其過以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比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末二句却責忘大德而思小怨也夫德與怨患難憂患時相親相救說小怨几一時忿詞怨色人情所不能免者皆是忘字思字正指女轉棄予棄予如遺言○說通曰友不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

蓼莪全旨○此詩首二章喻不得終養而因傷父母之劬勞三章言不得終養正以興所我伊蒿二句意四章是言父母之恩正以應生我劬勞二句意末二章文重自哀痛不得終養之意也

首章○此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曰事親盡孝必以終養爲大何吾人之不幸乎彼蓼蓼者我昔固以美莪視之今匪我也特蒿之賤草而已

也將窘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固非所望于我之初心矣亦猶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身也今也不得其養以死豈父母所望于子之初意乎顧念之間感慨係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甚矣今曾不得一日之報耶

二章彼蓼蓼者我昔固以美菜視之今匪我也特蔚之无疑大而無用者耳尤非所望于我之初心矣今我之不得養父母豈父母望子之初心乎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之甚矣乃徒然不得其養以終揭勝終天之恨哉

各首二句比已孤親之望下傷父母生已之勞也各重匪我伊蓼七者我親心也不得終養則伊蒿伊蔚矣伊蔚非我義而爲蒿爲蔚也莪蒿蔚只一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極切詩中美材不可執材實德不作上形容只在終養上說爲是哀乜乃自哀非哀父母也此二字氣喫緊以父母進下句看莪能終養可酬昔日之勞今不能終養劬勞之恩何報德未重可哀傷乎劬勞乜瘁總不出生我一意但此處只宜含蓄說

三章言父母不得其養爲了者將何以辭其責耶彼缾與罍相資爲用者也今缾之罄矣以罍之無酒故也非罍之恥乎此則父母與子相依爲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而負此失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實愧于心此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之久矣人有父母則有所怙恃無父母則何所怙無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念中心惻然銜恤入則瞻依無所此身窮然如無所歸矣無父母之人如此則以不若死之爲快也

蓼蓼音六**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罍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叶舉里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

周也鮮民內如今人云孤哀子也生死二字何等痛切不如須臾兮
恥字說自慚不可以為子自慚不可以為人也銜恤抱苦在心胸之
不自得也蓋人有所憂則胸中常鬱有物如馬口銜鐵不能咽吐之
狀魂至神魂不定悵悵無所之也。此所以生不如死之久也
四章○且以父母之劬勞勞瘁言之其始也受氣于父兮則生我矣
成形于母兮則鞠我矣及其既生育之後且防其饑與寒而拊循乎我
時其飢渴則畜養乎我調其血氣而與長乎我察其寒燠而覆育乎我
行或先後則顧視乎我而又反覆之不厭時或出入則懷抱乎我而無
頃刻之或離父母之恩罔如此。信乎其劬勞勞瘁矣故我欲報之以德
而其恩之大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夫親恩罔極而報者猶有
歉然不得終乎其可哀為何如哉
此極言父母之恩難報與上劬勞勞瘁。○鞠拊畜等字本諸已明但鞠
者不同鞠是撫養育是乳養顧旋視也腹父母行而足不能從則回顧
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不能暫舍也腹懷抱于懷間也較我字
是我之為我非父母無以致今日此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勞瘁所
是恩之大德就人子所以報親者言非謂父母之德也昊天罔極正
言其恩之大不可不報也
五章○大罔極難報不能不哀傷矣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飄風發發
而急疾凡今之人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受罔極之恩而獨
遭失養之害而劬勞者弗能報勞瘁者弗能酬也其不幸何如哉
末章○南山則律律矣飄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父母皆得終養而莫

也故瓶之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音旭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

不穀也何我受罔極之恩而獨爲喪之不終負其劬勞甚矣孤其勞瘁之罪何若是其不幸哉夫不得終養實出于所遭之時而哀痛迫切如此可謂孝矣。

此二章承上罔極之恩終不可報來山高大則風疾乃民皆善而我獨害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也何嘗不卒皆猶不得終養穀民莫不穀亦只是得終養意耳此二章嘆恨無窮之意全在獨字上見胡考魏司馬昭爲監軍攻吳戰敗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耶遂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其墓側旦暮至墓所拜跪悲號每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昭子炎纂位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大東全旨○通詩以困役傷財作主前四章詩敘已見困于人之事維天有漢以下卻藉敘以抑望于天之詞

首章○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曰盛世其民樂衰世其民苦今動感傷之情乎彼有饛然滿簋之熟食則必有捄然之棘匕可以載鼎肉而升之于俎矣凡此適周之道其下則如砥其直則如矢以爲西國賓歸之途矣是以向也在位君子履之如朝貢之歸在下小人視之爲往來之路至今無以與也乃周道未改其初而人事之變異與我瞻言反顧之下有感于中不禁潸然出涕而爲之傷悲也

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有饛 音蒙 簋 音軌 飧 音孫 有捄 音求 棘匕 音比 周道如砥 音紙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叶善止反 睠 音眷 言顧之潸 音山 焉出涕 音體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

[illegible]
此路之行也所履所視要熟出入心乘從無怨氣象此將賦役均平之時至此則有異焉末二句要合諸所謂望城欲哭者也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意多露○匕如俗匙踣刀然古者祭祀享食必備解其內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吉禮用棘匕喪禮用桑匕載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

二章○大吾所以顧周道而悲亦以東人賦役之困於彼東方大小之國困非一邦焉自其供于賦也則皆困于布縷之征而杼軸之上無復經緯之存雖糾糾葛屨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佻佻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之矣夫以賦役之故而至于空杼柚疲奔命財力俱困是使我憂之深以至于病也不亦甚可慨哉

此章只順文說去而東人財盡力疲種種煩苦之狀自見正言所以出涕之故譚國在周之東故小大言者見無國不受其害也杼軸其空非無杼軸是杼軸之上無經緯也葛屨履霜則[illegible]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奔命可知既往既來反上視履說使我心疚正應首章末二句均是周道當其盛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當其勞也葛屨履霜公子周行時移事變所感不同而人心痛矣○李少文曰小東大東句提起杼抽三句傷財也佻佻三句困役也使我心疚句總承疚病也士民之病即我心之病故曰疚

三章○夫賦煩役重民之勞甚矣為人上者獨不憫恤之乎彼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有冽氿泉倘其無浸穫薪焉況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illegible]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音佇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音挑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有冽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音器契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

則病契匕寤嘆寧不哀我憚勞之人乎蓋薪是已穫之薪則庶其載而畜之無使爲寒泉所浸以至于腐可也哀我憚之人則庶其息而安之無使爲力役所苦以至于病可也若視其勞而不相恤則勞者益勞矣何忍使之至此耶

首段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因物以著人之當安上四句興意中已含可載可息意特歎之詞出之層叠耳不分兩截契匕勞苦切心之意憚人指東人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與西人之息之也○張壯來曰此通前三章俱重一个亦可息也以致告病之意故息字爲一篇骨子後來備寫酸痛望救于天所以言其可息不息爲可哀耳

四章○我東人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爲王臣民則當均服王賦役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而于勞苦而不見慰撫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粲匕衣服而得以逸豫矣以至西人有舟人亦熊羆以爲裘夫以熊羆之裘見于舟楫之輩其視豪侈靡有爲何如西人有私人焉亦試用于百僚夫以百僚之試但見于私家皂隸之屬其視僚匕往來者爲何如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也哉

正以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不字反上可字看不來者以下国供賦爲常然不少矜念也粲粲衣服兼財力有餘言舟人私人就西人中擧其微賤者以側貴者而言熊羆是裘裕于財也與百僚是試優于力也與往來與百僚句是試于百僚之家得

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illegible]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

來不足以盡之而又取給于渭矣故我東人或饋之以酒本甚厚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爲漿布帛不足以盡之又取給于佩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鞙鞙然之佩本甚長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爲長是服之也不惜其用之也不惜今日之困窮有不可勝言者矣吾將赴訴哉瞻彼雲漢徒見于天而其渭臨下之光而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知于天矣跂彼織女日更七次何其成五乘之章而有以報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助于天矣

此言困于人而求助于天與就供輸說首四句兩不以聯上說來與下二章不字語氣相連頻從水盎酒之薄者蔽酒佩有物皆然皆從西人得志來出之甚艱而視之甚易不得不求助于天矣監亦有光非但臨視乎我也言監下而有光困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助于天庶有以致辨于渭漿之是非佩璲之長短也織女三星鼎足而更七次言其行其狀卯酉樹然庶其能成文章以報我也夫雲漢非所以監人而與其監之織女非能成章也而與其助之此亦無聊之其而爲是不得已之詞也○報章意何在下文只輝說望助之意爲是

維則章○夫我求助于天洗知天亦不能爲吾助也跂彼織女雨以織名也然雖其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布總之征睆彼牽牛雖以牛名也然亦虛名而終不能服箱以助我轉輸之勞以至東之啓明西之長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音莞**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音杭○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

庚亦皆能啓日之明繼日之長以養吾營作之勤而有捄天畢亦皆能掩捕禽獸則充于飲食之需但皆施之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其誰有所助哉

總是言天象之無益于人也織女之用緯一來一去今織女之星雖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報章不以服箱者不曾見西輸牛也天畢代之也啓明何言不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以助其早作也長庚何言不能續其光于日既沒之後以助其昏作也畢六星形如掩兔弋獵之用載施之行承啓明長庚天畢言皆是有虛名而無實用也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既望其有所助又嘆其無所助者不得已爲是言耳

末章亦不惟是也維南有箕吾意其可資之以簸揚就仰有箕之形無簸之實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吾意其可資之以挹酒漿就仰有斗之形無斗之實不可以挹酒漿夫既無助于我而猶可也夫何其南箕雖然而舌則翕反若有所吞噬之象而北斗不特西人之謀于我而天亦與之俱噬于我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向西揭反若有取之象是不特西人之取于東夫亦若與之同取于東矣吾人又將何所賴哉吁爲人上者胡爲使之至此極也

言天不惟無所助于我而反有所困于我也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只是說有名無實末四句又推深一層極妙箕引其舌若謂東人之聚而有餘而欲吞噬之也斗西揭其柄若謂西人之酒漿有餘而欲挹取之南北正联西人見西不見東南北亦何德于我而

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計○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

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南斗柄
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四月全旨○此專我日構禍句至構禍之意由王用殘賊而薦瘁以任寵者我有故耳七章分上是歷敘已遭時之亂下是若在上作歌之情也只悽已傷之王意

首章○此亦遭亂自傷之詩也曰盛時多見可樂哀世只見可憂彼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至六月而火星中則亦暑盛而往矣況祖孫一氣未有祖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祖豈匪人乎宜有以陰佑我矣何忍使我遭此而不為恤乎

此言亂世之禍與暑氣同烈而以忍字關應之天地之氣以方來為盛以極盛為衰四月方進為來六月成功為往也故云徂暑盛極而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天不忍以暑苦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呼先祖者人窮則反本也匪人只就忍處見之無所歸咎而咎于先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

二章○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秋至則物收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察之勢益有不能免矣況今離亂之禍天下皆受其病我縱四方則將何所適歸哉

莫

此言亂世之氣象與秋景同禍而以瘼字關應之以肅殺用感百卉皆然何物可免與亂離為害則人民見病何處可安奚其適歸是無

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音肥**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

周身之處無憑依之地也

三章○然禍亂之進又不止此也冬至則寒盛冬日烈烈則飄風發發侯度之變益有不可禦矣況民莫不免于禍而吾也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

此言亂世之物情與冬景同慘而以害字閑應之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

四章○夫禍亂日進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物之美者也況在位之人宜其善良也今皆變爲殘賊之俗而同惡相濟比周爲党以殘賊乎善類則禍亂之原皆起于此矣不知其誰爲此咎也哉

此以山有美材嘉卉可見興在位者之爲殘賊而不知爲誰之過蓋反興也蓋謂山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與人之美者反化爲惡以人不如物起還信此全在殘賊何矣莫知何反遭知于殘賊就不仁不義于害民而構說前群豈莫知其尤哉前言說

五章○夫殘賊既知亂此使其有將而皆詩小大而變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矣我乃日日遭害初無已息之期何所得以免于禍而亂離乎

其則水之清濁有時而我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者所謂舉手掛網動足觸機也正應首三章意曷云能穀謂何時可免于禍也

六章○然使仕不盡忠而遭亂猶可以無憾也彼滔滔江漢之水猶爲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之無外矣況我獨勞盡瘁以事一人宜乎王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山有嘉卉侯栗**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叶于其反○**侯梅**叶莫悲反**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相去聲○**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匪鶉匪鳶**鶉音團鳶音沿叶**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鱣音**匪**

此以人情不如物望爲與識有者如云記存不忘此必心知其盡率而不忍遽棄之也莫我有不免構禍而日被殘賊之害矣玩寧字有慘毀之意有怨望之情

匪鶉章○夫我之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哉彼鳥吾知其能飛也我匪鶉匪鳶其能翰飛戾天而免此罪苦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潛也我則匪鱣匪鮪其能潛逃于淵而免此法網之患乎

此言忠臣遭亂之義也據實行而言固宜高飛遠走不在人間其奈匪鶉匪鳶匪鱣匪鮪何此與奚其適歸有別奚其適歸是傷亂之之詞翰飛潛逃是以譬擇自矢忠于亂之詞也

末章○夫禍亂莫逃則可哀甚矣而作歌奚容已哉彼山則有蕨薇矣隰則有杞桋矣況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益悲傷之情不能自遂故假此聲以寫其情庶幾所之之一悟耳所詩人哀之上人不知哀之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後人哀之也可勝惜哉

此節草木鮮生之物皆有以自樂以與己之自鳴其哀也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奚適歸構禍而曷能穀盡瘁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正詩序所謂自傷者也

北山全旨○此怨役使不均之詞以獨賢爲名是詩人措語忠厚處前三章數我旁言在己之勞後三章數或字將人己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

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叶一均反○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謂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首章○大夫行役而作此詩也曰役使貴乎均平何今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食者乃偕偕然強壯之士子而朝夕以從王之事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志切勤王竟致定省之疏至于貽我父母之憂耳

此言已行役而貽親之憂也登山采杞自是覊旅情況偕偕已含方剛意朝夕從事已含獨賢意但是發端語未可盡露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父母之憂乃念予勤勞之意蓋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爲憂相因而致者也

二章○夫我所以貽憂于父母而命我者豈盡出于公哉彼普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寧有尺土而非王土乎率土之濱皆一王之臣子也寧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既居王土而爲王民則當爲于我者亦當爲于人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爲賢而使之朝夕從事如此耶

此嘆天下大而已從事之獨也微露有不均意莫非王土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掌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叛屬于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此四句重臣邊大夫自執政說見土廣臣衆豈乏多賢足供王事大夫不均而使我賢勞也莫非字獨字相呼應

三章○以我從事獨賢言之驅彼四牡則彭彭然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蓋以人既老不堪用王則嘉我之未老獨異于衆人既衰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不多得旅力方剛可以驚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傍傍經營四方矣我之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里反 **朝夕從事。**叶上止反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 **王事傍傍。**音崩叶布光反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彭彭然不

嘗何有輕四牡二句四方并一身之任而托于一人主行說言臣
盡道作四方之事也兩我字連上章我字俱對此王臣說上曰獨
賢此曰嘉我鮮我以王爲知己感厚之至也
四章○夫不均亦何如哉彼居王土者王臣或有燕燕居息而無國
事之勞或有盡瘁事國而不遑者或有息偃在牀而無道路
之涉或有不已于行而安然之不暇者矣以彼之燕息息偃視此之盡
瘁不已何勞逸之相懸耶
五章○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
慘劬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棲遲偃仰而自得或有王事鞅掌而失
容其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偃仰視此之劬勞鞅掌何苦樂
之相懸耶
六章○不特此也或有湛樂飲酒笑語于樽俎之間罪咎非所憂或有
慘慘畏咎于罪咎之及欲飲酒而不得者矣或出入風議從容于親
信之餘事爲無所避也或靡事不爲勞于疏遠之地欲從容而不得者
矣以湛樂風議視夫畏咎靡事勞彼何樂而此何憂彼何逸而此何勞耶
然則人我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此王所謂不均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意第四章一寧
家一勤王也一止居一徵逐也第五章一處憂而閒暇一哦勞而見
傷也一優游而自適一事煩而失容也第六章一在樂無憂一畏事
不樂也一曰言之而不爲一身爲之而靡盡也言逸者六皆歸人言
勞者六皆他我看十二或字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其不均自見矣

往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其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爾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倣此

○或不知叫號、音豪或慘慘劬勞、或棲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音快掌。○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或湛音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爲。○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無將全旨○全詩以無思百憂句為主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發何必
苦反覆道之至于不欲憂思轉深矣
首章○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作也曰可憂之事君子亦不能無憂彼平地任載者謂之大車慎無將大車也將不量力而將之則推之不前卻之不從祇為塵污所及況我之行役進有王事將苦退而家事多端百憂集焉姑置之勿以為思可也苟思之則悄苦于難伸祇足以自病而已何必以思為哉
二章○無將大事將大車則非徒[illegible]能教樂而適為塵所昏晦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illegible]中頹乜然而不能出矣寧不亂我心曲耶
三章○無將大車將大車則為[illegible]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擾擾之內留乜然不得[illegible]而不重累其心耶夫憂至于不可思其憂愁為人上者何邪思哉
以將車者之自污與憂思者之自病百憂難于王事家事言無思言姑置之亦無可奈何而安之之意正見聲衣者情苦于難伸而病也
頹訓小明謂此憂之一路分明不出入心有憂則困也自重者自累其心不得舒也
小明全旨○孤臣久出見羈離歸而作上三章是傷己之久役而積憂思之情末二章是因僚友之安處而盡忠告之義前三章念學內已念未歸意思在內矣
首章○此西征大夫自傷久役因戒僚友而作也曰往役義也久役于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祇音支

與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熲音耿○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雝上平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重上平二聲○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

[illegible]猶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此何天之不我察哉是以心之憂矣有如毒藥而甚苦矣于是念彼僚友之安處得歸彼此之殊涕不覺零如雨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特以王事未已而還歸則不免罪罟之及也故我畏此罪罟而欲歸而不敢耳

此章以二月初吉二句爲主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己之久役下因念僚友之處而傷己之不敢歸也三四句以地遠也五六句歷時久也其毒大苦發其投荒于役如中毒之毒而苦甚也念彼共人只是因己過勞而思人之逸豫己不如人而涕零懷歸欲歸而畏懼征字罪罟猶云禁網就王業未固說勿作君刑罰失當念友而悲畏罪是逐行中不得已見愛之深也

二章○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乃二月之初吉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忽已暮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庶之事是以心之憂矣憚我之勤勞不暇而莫知還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睠睠懷內顧之思爲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安乎特以役事未畢而遽言歸則未免譴怒之加故畏此譴怒欲歸而不敢耳

上八句敍其久役而推其不暇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道其不敢歸之情也首句即所謂我征徂西也歲聿云莫即所謂載離寒暑也但首只呼天訴己出外久而不得歸而此兩章則說出政事是誰所以不得歸之故還字應往字獨與庶相應孔則力有限事孔庶則責難遽完以勤勞不暇也念彼二句與上意同睠睠懷顧言思與朋友

叶上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叶音古念彼共人音恭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去聲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

顧念之聽之然勤厚如此諷朁禮在裏略上見之

昔我章○然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蓋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則愈蹙矣是以至此歲暮采蕭穫菽之時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也豈不懷歸哉特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禍畏此反覆欲歸而不敢耳

上八句傷久役而自咎乎已下四句念友而歎其不敢歸也此與上二章例有協五其還四句一迷說采蕭穫菽不重采薇上只言時物皆成而猶未得歸耳與言出宿益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聽也懷顧矣反覆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禍勿作刑罰說

安處章○夫我之變亦無如之何凡爾僚友可不自勉哉嗟爾君子從容燕處今日之安處固無若亟之勞人然苟安偷樂不可懷也當靖共爾位以盡當為之義惟正直之人是助以資其忠告之益則一念忠敬質之神明無愧神之所之感通有如穀祿之與無所斷焉豈不長守其位哉

安息章○嗟爾君子雖游處歲月今日之逸豫固異羈裝曾之征夫矣然逸樂終非人之福也要當靖共爾位敦其篤棐之思惟正直之人可相親愛者亦其好自然乘而賴其贊襄之力則一念忠敬孚之神明而無默神之所之降監甚明而景福之介無所吝焉豈不長處其逸哉若

念謂怨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音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音蹴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賦也奧煖蹙急詒遺戚憂也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恆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況自傷悼此章

此二章承上念共人意而戒之乃忠告之道也當其將往朝亦不甚
安待以久役相形故若安耳無恆安處下面敬戢親賢便是君子卽
共人但上念共人而此勉之以靖共二字申說爲是靖訓爲恭小既
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大多事不可不事匕不可怠以敬而不怠
寧以一而不禁是所謂靖共也正直是與亦靖共中事但有我則正
直不是求野自助好就神倚乎矣言正直指自已一邊說不無望其
培植保全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使良友也故擬親賢
可以感通神明而無愧式穀介福自然而致然式穀介福勸詞也亦
有戒詞言外分明見苟溺安處則神必降之罰矣

鼓鍾全旨○此刺幽王荒樂之詩首三章聞今樂而思先王直刺之也
末嘆今王之樂仍不異于先王言外念有樂是入非陰然以致憂傷
之意
首章○此斷幽王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也曰樂之作也先王所以平
情而宜化者也何今之不古也吾王鼓鍾之始作則將匕而有聲矣淮
水之始見則湯匕而沸騰矣夫鼓鍾淮水之上吾王固以爲欲之樂
矣而我聞之不覺心憂而且傷矣思昔淑人君子治定功成非不作樂
然其淵有流連之樂而荒樂之下但有係于懷而不能忘者矣
二章○不但已也既而鼓鍾之聲則喈匕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湝
匕而會聚矣夫鼓鍾而至于淮水之既平彼固以爲無窮之趣也而我

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音鏘**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爲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與以御情道以制欲吾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回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三章○三不但已也既而聞鼓鐘而又伐鼛則衆音之並作矣淮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見矣夫鼓鐘而至于淮水之見彼固以爲極意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悲者又動而不能已因思昔之淑人君子固游于逸而淫于樂吾見其心之憂勤猶不若王之荒亂也何今不如古哉

○首章鼓字俱虛鼓擊其鐘也將將喈喈伐鼛言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憂之甚也淑人君子泛指周之盛王懷加允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總蕃出德字正上章所以不忘之故德不回就樂上見之理以御情道以制欲樂之有節使之不回妯者憂結于心動而不寧也不猶只深一說古與今不相似微言說到王身上荒亂意在言外

末章○以其樂而論之鼓鐘于淮上者固欽欽其有聲矣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乎其克諧矣今則琴瑟之聲與笙磬而相協循高下無相奪倫何如其克諧也哉是樂之純如和矣以雅以南樂之章奏舞樂之容今則二雅二南而音節之不紊行籥綴兆而容節之可觀何有于悖亂也是樂之皦如而明白矣夫今樂猶古樂如此特以流連荒亡不若淑人君子之德此昔所以憂傷悲慟也

前二章止言醫慨今言樂之如何此言乃盛稱樂之美蓋見所以感慨者非爲樂之故也蓋亦婉諷之詞首句提起另簡承上文說來下以兩七相對琴瑟在堂上笙磬在堂下同音且上下之協其節也兼

小雅之什　卷五

淮水湝湝音皆叶雞賢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爲反○賦也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鼓鍾伐鼛音高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音藥不僭叶七心反○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

不淫便是不僭以雅不僭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如南籥有奕未徽樂則是而人則非意總之是樂皆由古特無德以本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遺響也所謂不僭者非淑人之所淫也

楚茨全旨○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首章總一篇之意以發端二章以下皆詳言祀神複福之節○農事為國家之本楚茨一詩先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然後以及祭祀品物之隆禮儀威儀之美蓋衣食不足則禮樂不興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詩人反覆言之所以著太平之盛明民事之重也

首章○此述公卿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曰農者天下之大本祀者有國之大事今我公卿學田稼而奉祭祀豈無所自哉彼楚茨蒺藜之地本不可耕而食也乃有抽除其棘而墾辟之以為田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于此藝黍稷也其所以為力田之計者蓋已預矣故我也因開闢之餘盡樹藝之力執乎黍也其黍則與與然茂乎稷也其稷則翼翼然盛矣西成之日既盈之以倉我倉則既盈矣積之以庾我庾則惟億矣力農之事如此則祀事可舉矣由是以之為酒而酒醴成焉由是以之為食而粢盛潔焉以享以祀而以致敬于神者此也以妥以侑而致敬于尸者此也將見神明感通而降以福不特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凡可以福公卿者皆敷錫之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上四句推農事之所由興下正言力田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說起務只本其始而起力田之事蓋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為稷勿露出

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蓺音藝**我黍與與。**與音余**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祀叶逸織反**以妥以侑。**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福叶音璧○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

我黍三句以未穫言與七有豊盛翼翼上有比次言我倉二句以既
穫言倉府之于室也庾積之于場也四我字見自東作以至西成皆
我精神所寄則皆我孝思所存也以爲酒食以享指黍稷下四以字
指酒食祭以酒食至黍稷所以爲酒食者也下牛羊則從之者
也享祀從薦神言妥侑毋從獻尸言妥是初迎尸時而拜以安之
也侑則祭已畢矣恐其未食而勸以飽之景福則就以下數章例看
可見此章享祀妥侑已引起迎尸至祭私等事介福已引起福錫後
祿等事

二章○夫祀神受福非敬不足以感神也祭行黍稷又有犧牲吾觀今
日之祭濟濟蹌蹌而有容之必然矣由進退之有節其迎牲而脊之
也則絜爾牛羊之牲以奉烝嘗之祭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精粹以專其
發見犧牲而進之也則不特爲以求諸陰而又求諸陽又使祝祭
于祊之門内求諸彷彿之處而求神周於是大以斯入而備斯禮
周斯義祀事不孔明乎由是先祖顯若臨之尊神依享安若之禮而孝
孫之慶于是乎錫始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嘗爲宗廟鬼神之主
也是祀事備而福臻也

此以存牲爲言而濟蹌周而獲福也其蹌蹌見犧牲之敬祝祭是求神之
誠合之見祀事孔明矣白香號言蹌七以步趨言謂凡主祭與祭
者皆有儀容也絜爾牛羊如視牲而度其色純則止之類烝嘗錯舉春
秋言之制禀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本各有人而或字則以事言
非以人言也祊謂廟門之内乃待賓客之處人君生時會行於此也

之曰皇尸未賓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蔟棘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蔟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享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濟濟**上聲**蹌蹌**音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音烹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音崩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

祀侑也[illegible]
是神昔[illegible]位而來格也[illegible]神[illegible]尸而來享也報以一句串說萬
壽即介福正所謂孝孫有慶也
三章○不特此日彼與祭者其敬未可以感神也吾觀今日之祭賤而
執爨者凡心之敬踖踖乎其不敢[illegible]焉為俎以載牲體則極其大燔炙以備
從獻則致其周旋皆一于敬矣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其籩豆薦而君婦
也心之敬莫莫乎其清靜焉豆以盛內羞而內羞無不備為豆以盛庶
羞而庶羞無不具而從者一于敬矣乎於助祭者則有筮戒之賓客當
獻尸之後行獻酬之禮少長相勸交錯以徧以禮儀則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盡合其度以笑語則笑不至矧語不至譁皆得其宜亦何往而不
見其敬心之至哉夫合宗廟之人皆休公卿之敬以為敬如此由是至
誠感孚神保是格其必報之以介福使萬壽為之攸酢所以居其位而
享其祀者益無窮矣是祀事[illegible]而獲福也
此言在事主宗廟者皆盡其誠所以感神使格也主祖是獻酬之[illegible]
言以敬字為主皆歸於公卿以上盡職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
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執爨如[illegible]燔以肉[illegible]以炙米[illegible]七
敬而不[illegible]以執事言孔碩猶言備肥腯是也為俎以享神[illegible]婦[illegible]
羞肉以供兄弟之獻矣為笑所以供賓客之獻此[illegible]之敬也內羞
以[illegible]庶羞以[illegible]物此君婦之敬也此五句總是言祭時[illegible]尸無不
敬賓客[illegible]助祭言[illegible]戒在祭之先不重為賓[illegible]輕只重客字[illegible]賓
與主為獻酬少與長為交錯獻酬言曰[illegible]不對飲為交錯此起敬
尸後行旅酬之禮乃賓主子弟少長相勸非獻尸也禮儀以昭其文

[illegible]
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執爨踖踖 爨七亂反 踖音積叶[illegible] 為俎孔碩 叶常[illegible]反 或燔或炙 叶[illegible]石反 君婦莫莫 音麥叶[illegible]反 為豆孔庶 叶陟略反 為賓為客 叶[illegible]各反 獻醻交錯 叶克[illegible]反 禮儀卒度 叶徒洛反 笑語卒獲 叶黃郭反 神保是格 叶剛鶴反 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 叶[illegible]

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

卒度言盡合法也笑言以昭其情卒獲言悉得其宜也此四句總是言
獻以後飲酒無一不敬神保是格錫尸以象神言神保用格則先祖
之格可知萬壽謂之酢者蓋因上交錯敬而酢以報之也與上章即
耳聲子祀孫術中事此以上三章皆三獻以前事此以下四章皆三
獻以後事
四章○然公卿之嚴不特祭祀之始為然自方祭以至獻酬行禮既久
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而禮文禮物其敬為行終也于是工祝致神之
意而告于孝孫之前曰祭祀之禮物豐潔也今黍稷為馨牛羊致潔
備矣可見之既備是爾苾芬之孝祀神已歆之矣故卜爾百福之多以
為飲食之報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多如式惟法而不可
祀為祭故下禮容莊敬也今爾所以而路以謂也而莫七卒度而卒獲
是爾之禮儀既齊而不亂既稷而不慢既匡而不邪既敕而不怠于是
永錫以眾善之極以為盡孝之報使事有萬也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
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其至是祭久不倦而福以類應如此
此祭祀將終故總言神之禮而通言其受福也孔熯二句雖就工祭
者言而助祭執事之人亦在其中禮行既久自迎尸以來至此時言則將終
久矣然而孔熯是就筋力言蓋行禮而執事之恪猶夫始祭之時無少怠
還此二句正總承前二章以起下神嘏七夫祝子主人以大福也致
告者三獻後少牢所謂致多福于孝孫是也神有是意故祝表之故曰
致祖曲孝之者孝孫猶在祭位也二大以嘏其苾芬指言飲說即上
飲食雅芬之類孝祀即就苾芬中見神嗜言假享也百福泛言如幾

前而不與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
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
也

○我孔熯音善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
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音邲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
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
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
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
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
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
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
爾以眾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
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辭曰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

是正衣冠尊瞻視儼然齊一也稷疾也……不敢
怠慢也匡自正直言是中規中矩無傾邪跛倚之態敕戒而不忽如
執玉捧盈是也即上濟濟蹌蹌踖踖奧奧之類不言錫福而曰錫極
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
之為言猶云天賜其衷也萬億以單言事不一而得乎善之極則
也凡修身行政之事無一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億。

禮儀章○追夫祭之畢也自始獻以至終獻禮儀無不備矣自始奏以
至復亂鐘鼓而告終矣由是孝孫自對越之所而往立阼階之位工祝
傳尸意而告利養之成告成之後行送尸之禮也但見所祭群翻非此
一神皆已醉止神醉而皇尸為之載起乃鼓鐘送之而神保爲之聿歸
一念之敬周于送尸之時驗之矣送尸之後又有徹饌之禮也但見諸
宰之司俎者則疾徹其俎而不遲宰夫之司豆者則亦疾徹其豆而不遲
一念之敬及于徹饌之時見之矣迨夫徹饌之時異姓之賓既歸之俎
矣至于同姓而爲諸父兄弟者則留與之燕于以盡私恩而親骨肉焉
蓋神交神之意推之爲待下之仁孰非薄禮之不窮哉。

此交神明之終達群下之始所謂既盡禮于尊遂致愛于親也首二
句祭畢也三四句告成也神具醉止四句送尸之徹也諸宰君婦二
句徹饌之敬也諸父兄弟二句燕私之禮也皆祭畢時禮次既備者
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告謂告終也徂位與上不同此是
阼階上西面復求於將分列之位主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
告利成也利訓養成訓畢言順養禮事以安孝子之心也尸有是言

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樂具入奏**音族**以綏**

而祝傳之亦謂之致告受告後則當送尸也以神爲醉神以尸爲依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乃歸矣歸即是神歸神安歸乎歸于天送尸後備徹饌諸宰徹者徹君婦徹籩豆祭畢嫌其慢故以疾爲敬諸父兄弟先祖之子孫也備其也曰子孫無一不在意燕而曰私者同姓之諸父兄弟則以餘饌衆爲燕之也是中庸所謂燕毛之禮此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此二句之內因其親骨肉見尊賓客也○劉安成曰儀禮天子之祭佐食徹尸俎則佐食徹而南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送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及其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堂主婦以視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房所以親之也

末章○夫既留同姓而與之燕矣由是以廟祭之樂皆入奏于燕始以悅乎神者今以悅乎人始以作于祭者今以作于燕爲日公卿當祭之時固以安祿于先矣此在寢之燕則祿之綏于先者又將以綏于後也將之綏何如亦徹之與燕之慶詞而已盡不致既將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愛交既醉既飽之餘小大咸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是以使君壽考受一身之祿矣然此今日之祿豈止于今哉後孫之祭祀禮儀品物各順其則禰祀各各適其時而無一之不盡焉斯誠后世所當法者而必繼君而子孫子而孫也而又孫凡承君之後者皆不替此惠時維盡之典而引之于無窮可也祭統在一世是即一世之祿祭統在萬世是即萬世之祿而受祿于君者將永受于子

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

[illegible]
此言燕私受福而徵諸與燕者之慶詞與上章末二句是一時事樂
卿既戒之音也由前廟而移后寢故曰入奏燕祭不同樂而亦作入
者昧歌雖異樂器則同故具慶也後祿之後對前之受福而言綏有
固結不搖之意爾殽四句是詩人敘事之詞神嗜四句是與燕之慶
詞小大指諸父兄弟神嗜飲食即指上文黍稷牛羊等內兼格其誠
敬意便君壽考內兼云子福祿意順者順于理不僭不簡品物威儀
無或悖也時者適其時不疏不數禴祀烝嘗無或忽也既順且時則
內盡志外盡物而有或遺而雖其盡矣勿替引之統世承宗廟之統
說祝頌而致願及子孫此所謂後祿之綏者也。
信南山全旨○此亦力農奉祭之詩大旨以黍稷為主瓜菹犧牲則與
黍稷並薦者特一時祭獻之物但每章各發一義耳無先後也。
首章○此亦公卿力農奉祭而作也曰國之大事在祀大本在農我分
卿享有田祿而奉祭者豈無所自哉蓋當洪水懷襄之世信彼終南之
山本未可田也維禹脩治之故其高原下隰皆畇畇而我脩除
因得脩治之以為田也于是為之疆為方里為井十里為通百里為成
而外為大界之既正也為理為之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而內焉
條理之分明也順其地勢水勢之宜而畝有或南或東之異或地勢東
下而遂之東入于溝則橫其溝于南縱其遂于西而制畝則南向焉或
地勢南下而遂之南入于溝則橫其溝于南縱其遂于北而其制畝則
東向旱則取溝之水自遂以達于田雨則決田之水自遂以入于溝
固不患于旱魃之為虐亦不苦于泛濫之為災此固樹藝所由起地利

之盛物品之豐可以交神非違草下至
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音殿，叶徒鄭反。畇畇音匀原隰，曾
孫田之。叶地因反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
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
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
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
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
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
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
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
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
所宜，或南或東其畝也。○上天同雲，雨去
或東其畝也。 聲雪雰雰。益
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

所由闢也子孫理者安能忘禹績哉

此言地闢于古利賴于今所以推奉祭之由也信彼南山二句即楚茨首四句之意原隰曰畇畇則已墾闢矣而曾孫因得以田之者也田之即下疆理二句便是東南句又是疆理中事疆以畫其大界而溝川之限明理以別其條理而夫畛之溝定其遂東入溝則南其畝遂南入溝則東其畝準高衛下一縱一橫顧土宜順水道正田之已事要曉得東南皆取縱橫之義且水勢從南東下也

二章○然疆理固資于人力而生物則賴于天時今則時而冬也上天同雲而雨雪有雰雰之盛時而春也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焉而先之以雪焉而加之以雨故物澤之入于土者既優渥而漸久不廼且既霑焉而足潤之深入既霡焉而涵濡無外且既足焉而充滿之有餘饒洽如此是以土膏滋盛有以生我百穀而有豐登之慶矣

上五句言天澤厚下是地利發相承說雪雨滴雨微而潤由是上膏振動而地饒洽矣優餘裕也以地之廣言如頫隰疆界無不及也渥浸漬也以地之厚言如自上及下無不入也沾在地面上見水土相和燥濕相成也足是浸潤之久彼此各足而枯潤塊破也皆就天澤入地中言生我百穀言百穀皆遂發育之性豐年之慶可卜而祀典之供有需矣

三章○夫惟其疆埸治疆埸則疆之而穀防矣惟其土膏饒黍稷則彧彧而茂盛矣是皆我曾孫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疆埸之中有此黍稷之美也非曾孫之穡而何哉由是醸之以為酒而潤醴

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疆埸音亦翼翼 黍稷彧彧 音郁叶于逼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 音秘 我尸賓壽考萬年 叶尼因反○賦也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中田有廬 疆埸有瓜 叶攻乎反 是剝是菹 側居反 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 叶孔五反 受天之祜 音戶○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

遂而人心歡悅以奉祭祀如此故神降之福必使之萬壽無疆而於萬
斯年矣是力農而獲福如此
上五句言備物以奉祭下則獲福于神也與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詞
翼七本首節彌理來故疆界得以整齊黍稷本次節天澤來故黍稷
得以或七此雖分承重黍稷邊斂之日穡曾孫之穡公田之所入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畀尸在叒侑之始畀賓在三獻之后尊尸于賓所
以敬神宜神福之以壽也
中田章○然事神受福之節不止此也但見中田有廬而其疆埸有瓜
在人者無遺力而在地者亦無遺利矣及瓜爲旣成則剝削淹漬以爲
菹而獻之于皇祖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焉由是神之格
之使曾孫壽考有以受天之祐于無疆矣是畀物而獲福者如此
中田河亦見盡地利意不重特引起廬畔有瓜耳祭時適值有此故
剝以爲菹列于黍稷之間非薦新之謂也壽福不平錫而以永享天
祐也○前四章提起一農事來以見奉祭之由至五章六章方言祭
時事
祭以章○不特此也公卿當方祭之始卽舉祼將之禮用鬱鬯之淸酒
以灌地焉使追呼達于淵泉所以求神于陰者盡其義矣旣灌之後而
迎牲則從以騂赤之牡以享于祖考之前焉夫牲旣迎由是親執其鸞
刀啓其毛以告純明非純色之牲不敢用取其血以告殺明非特殺之
牲不敢用又取其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寔之于蕭而爇之以求神于陽
也是殺牲而義無不盡又如此

於時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
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淸酒從以騂音騂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賦也淸酒淸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良反先祖

此灌地求神之禮特爲迎牲而舉也祭以清酒取五齊以神事之也非苦一節。獻尸所用酒也從隨也騂牲用周所尚之毛色也享獻也享于祖考是庖人贊君牽牲入告肥腯也執其鸞刀句直貫至末鸞刀必執者示躬親也啟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膋以升臭總是獻牲節次

是烝嘗〇凡既備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是享焉獻于祖考之右但見馨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々然其芳達芬々然其遠聞然則物無不備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々乎爵節之在上乃報爾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永久也是盡求神薦牲之誠以薦福如此蓋福不自致皆由孫力于農者盡致敬于神者詳也有國家者可不知所重哉

此節牲奉祭而獲福也承上騂牡說來特以牲言不兼酒說腸膋升臭乃在此時所薦祭之詞也苾々芬々須點入與黍稷俱升瓜菹並潔之意孔明句極重告殺告純升臭有許多節次俱極明備也萬壽即介福也末要繳出分卿惟力農故能備禮以奉祭而獲福所謂壽考萬年受天之祜者在是矣

甫田全旨〇此詩大旨主于勸農故篇中多歸美之詞所以案大田之答也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陳祈報之禮三章省耘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後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不必拘時溜月牽合以就其說也

首章〇此述公卿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也曰國家之本存乎

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音卓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黍稷薿薿。音蟻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隴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薿茂盛

外私爲因九[illegible]

十千以爲祿食之需而先王九一之制行矣又其積之久而有餘也則

又存其新散其舊以食我農人之衆先王保息之政行矣所以然者蓋

以自古有年故陳陳相因有如是之積足以供如是之散耳今適南畝

以巡省也農人或耘焉以去其草或耔焉以雝其本而其黍稷之生也

又已薿薿而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于是即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

我髦士而勞之于以示休息之意而慰其勞也夫因舊有年而食夫農

又因將有年而勞夫農其致力于民也至哉

此始出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復驗以豐年者以見神功當報

也倬者言中公外私体制甚明甫者見九萬規模無不在望歲取千

于乃十分取一之法對我取二句看取陳食農有補不足助不給意

而取字不同歲取乜之于民也我取乜我之積以補助民也兩我字

具見一體之意自古有句推原所以食農之故亦以起下復有年意

今字正領古字來此詩作于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南畝者本省耘之

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耘耔正是農人之盡力以養公田

也或者多人之詞黍稷之茂大有之繼正根于此而髦士之勞不吝

已矣獨進髦士者人衆不可徧賚以勞苦軫念之意因髦士以喩衆

也

以我齊○夫力穡而獲有年之慶如此要皆神之所錫也則今日之祭

其可緩乎是故以我明潔之粢盛與我純色之犧羊以祀于方社之神

爲蓋以我田之中黍稷甚乜而盛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農人之勤上

通于神明之貺故我獨農夫之慶而得之耳是神之利農者即所以利

於擾而工商不與焉[illegible]爲農

野處而不匱其[illegible]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

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

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

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

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

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

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

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

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

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

進我髦士而勞之也○以我齊音明叶謨郎反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

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也而敢以忘報乎然以此時而報亦以此時而祈于是擊琴瑟擊土鼓以迓田祖之神而祭之蓋以祈甘雨之降庶有以大黍稷使我士女賴之以養也而豈徒爾哉是報固以為民而祈亦以為民也一祭之間無非重農如此

此正是奉方社田祖之祭上五句歸其功于民下則溥其惠于民無非欲民計也上是社下是樂下是報上是祈禮與樂一祭並用祈與報一時並行非秋報春祈也社者五土之神于物為也四方成物者也田祖卽神農皆在祀典救並祀之我田既臧正應前黍稷薿薿意我田兼一成言勿單指公田農夫之慶以方社之神陰相其勞而祐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其慶也祈只是祈雨非祈年也我田二句是祭初詞以祈三句是祭意三以字相應通說總是省耘之時舉此三祭非兩時事

曾孫章○凡同當耘耔之時我曾孫之來為省耘也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與之偕至南畝而田畯亦至而喜焉曾孫乃攘左右之饁嘗其旨否之味貴賤兩忘熙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矣既而又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而有年之賜將於是乎在矣是以曾孫悅農夫之勤恕怒俱忘農夫感曾孫之愛而趨事無敢爲是指一省耘而相親戚之情又如此

此是祭畢而因以省耘也上六句見其親乎民下是感乎民曾孫之來爲省耘而來也田畯之至爲勸農而至也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饁而重曾孫之皆至也田畯至喜見人力齊而喜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卽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奬里反**饁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攘**音穰**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

[illegible]

畝畝之味上下相親甘苦與同則非獨飭農夫飭髦士之爲愛矣故以此爲申首章之意此六句正是今適南畝之事禾易句謂一成之內九龍之田皆如此其易治也善若堅實之意有若眾多之意皆指秋成說終善且有預料之詞不怒本上二句而克敏則喊其不怒而然也曾者敏于耘也亦要見髦士能体勸勞意

未穫○夫自耘之際既占夫豐年矣則其收成何如耶洪禾之秉刈而在野者皆稼也曾孫之稼其密比如屋茨之蓋如車梁禾之已刈而露積者皆庾也曾孫之庾則如水中之高地如陸地之高丘也由場而輸之于室則求倉以盛之而千斯倉矣由野而登之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矣我出之藏一至于此信乎善而且有而所謂有年者在是矣而我曾孫以爲非我所能致也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方社田祖之神爲我報農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于以常享有年之慶而永爲我之所利賴可也是歸美于下而欲其報之如此夫其參祭也既用于力田之事而其獲福也又歸之農人之功公卿之重農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上章言終善且有此政擧其終而詳之六句分上言收成之富下是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也曾孫之稼曾孫之庾猶公田言即所謂歲取十千者也禾刈在野爲稼已穫露積曰庾于倉廩箱以茨梁坻京之多也求倉納之場者輸之室也求箱散之野者登之場也曰乃求所備者不宅野而又求箱也末四句要知爲告神之詞以介福求神報之也然曾孫之稼曾孫之庾而曰農夫之慶養用者本農夫也歸

敏叶毋鄙反○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必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音池**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

功于民者正見其不可以不報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無非是上二章之意言介黍稷穀士女當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是祝其年歲之詞。

大田全旨○此詩重歸美上人意。當隱括前篇之旨而稱述之以御田祖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以祈甘雨是以有雨我公田之祝以穀士女是以有寡婦之利報以介福是以有介爾景福之報蓋世君民一體○通章重曾孫是眼首二章除苗害三章興雲雨皆所以順曾孫故末章遂陳禋禱之事

首章○此為農夫頌美其上以答前篇之意也曰君以民為体民以君為心我農夫被君德深矣而何以為頌乎彼公卿以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田何大也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稼何多也田大而稼多不有以備之可乎故于今歲之冬以種所當擇也則先擇其所播之種而凡黍稷稻粱無不備焉以具所當飭也則先飭其所用之具而凡錢鎛耒耜無不修焉夫既為先事之具矣迨東作方興然後事之以向者所戒之覃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穀而播種之大田之內其耕之也勤其種之也時故百穀之生皆直而大所以穀士女充國用者可預占矣不有以順曾孫之欲乎。

百穀以上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因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

首句只總言田事以發端蓋田大則稼多稼多便見器具不可不備故下遂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褋于稂莠也既戒是備其田器使其不敝鈍也既備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下三句正乃字之實也覃

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音剡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

穉而有之我田也……

又須大不低小苗生如此豈年可望我如其意曰有曾孫是若擬穀士女充國用說方是農夫頌美之詞。

二章○苗生之盛不但庭碩已也由是而漸進焉或既方而成房或阜而堅未堅者或既堅而定堅者或寛好而味好者以至童粱之根似苗之莠無不悉去苗既盛矣此固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所致之也然使苗害之不除何以遂其盛乎是必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穉禾而至于方堅早好者如此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為哉蓋君嘗御田祖之神而祭之而賴稽我何孫為我持此四虫以付之炎火之中。則苗害除而苗無不遂也則曾孫之欲其終遂乎

此承上庭碩來三句分上言苗生之既盛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既方自孚甲始生而未合者言既阜自孚甲始合而將堅者言其堅也好形味好也不根不莠總言苗之既盛虫災之盛植者亦食以稼者徧擬故望以言之去根莠在人去虫螟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上皆曾孫向嘗琴瑟擊鼓以迓之是其誠意已孚于神明矣故以此為顯此處亦須入估君德方見為頌美之詞。

三章○夫苗害之除固賴乎神休而時雨之賜必本乎天眷又須吾君之德上召陰陽之和雲之興也渰七而盛雨之興也祁七而徐于以雨我公田而為君子之祿者有以阜其盛遂及我之私田而為野人之受者亦有以象其患故當收成之際而穀用登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又有不及斂之穧不彼有遺秉之禾把此又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之不

意。○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音郎

不莠音酉。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

田穉。音稚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有

渰音奄萋萋，音妻 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音霽 彼有遺秉，

穉不穫者且得取之以爲利也夫以君之德而格天因天之眷而及民
吾人所以利賴君德者不旣深乎
四句分上顯天澤之溥及下言地利之有餘此與上章皆承庭碩說
來言苗生旣盛而害不去雨不時不可也澤者天將雨而地氣上蒸
蒸爲雲潤澤浸潤萬物也祁祁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徐也然不暴疾
也私我私也而公田亦曰我親其上之詞也而我公田者德格天也
遂及我私田棠君之澤而天不遍吾民也彼有五句重有餘上指求
祭事觀可使字可見擧是穗之低小則穫之所不及者求之曰穉遂
已刈而收斂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是收成之所不盡者皆下總亦
是刈而散亂秉束之所不及者寡婦帶說總以見收成之實而天澤
之利賴不淺遂與怙君德自有漸次七起皆是頌怙之詞○陸羽
明曰彼有以下則因雨而必其豐成也此有彼有正所謂終善且有
也彼此只是遞七之意非分公私言也寡婦之利只是伺及之處非
甫之有待寡婦云及寡婦正體曾孫穀士女之心而言也
曾孫來○夫吾民賴君之德如此將何以報之乎故當歛斂之時饗夫
頼曾孫之來皆饁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宵歛也于是以其婦
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也然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歛
而起以報神之功也于是當斂之時又禋祀四方之神而降夫豐穰之
澤以其騂黑之犧牲與其黍稷之粢盛以享以祀以報其成物之功焉
但見誠至而神格必介以景福而公卿之貴田祿之富其不啻之矣
吾人恬德之意無凡藉此以少慰焉非其所深願者乎夫始而力農惟
[illegible]

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淒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旣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illegible]

此農夫祈報之詞歸重在末二句總前篇報以介福意首四句詞與甫田同但前是耘耔之時曾孫偕婦子以省耘君悅乎民也此則收穫之際農夫見曾孫之省斂而相告以往饁民悅乎君也以其婦子斂者自以也喜其勤而得穫成也來方禋祀言來禋祀四方也語倒如池來止之來親循畝畝以觀稼穡來方之來則又以歲穀順成而禋祀四方以報成物也東南方則用騂牡西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來方五句只重福不重祭此是收成報賽之祭與上祈雨之祭不同以介景福即上文撫大田而穫多故受祿于天亦須承享祀而神賜之福說。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與我犧明與我犧羊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祭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此

瞻彼洛矣全旨。此詩全重天子講武上以作六師句最重東都之莅本爲朝會而詩意實在講武蓋安不忘危危不作治不忘亂亂不生是以保邦家而享福祿穫福保邦自是實理非祝願之虛詞也

首章。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也曰國家久安長治爲慮王者必以思患預防爲先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而深廣蓋天下之中我成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營焉者也我君子至此洛水之上以一人而朝群后人心不改天命用凝福祿之積于躬也盛如茨矣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韎韐而躬御韎韐之服奭然而鮮明于以振作六師之氣焉治安之長策在是矣

叶筆力反。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嘗試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秧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洛水二句勿忽過落在瀍右澗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
也至止句猶言至止也福祿如茨就朝會見之蓋朝會使見入心大
順人心大順則天命明矣故福祿之厚如茨也韎韐韠也蔽膝之衣稱
乎冕者也六師無事則屬于大司徒六師有事則屬于大司馬本敎
之有素而必作恐其狃于治安而振起其衆敵之氣也作字重
在天子親御戎之看以字緊根韎韐何說若步伐止齊自有
司馬之法在所爲作哉
二章○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足以壯帝都之形勝矣我君子而至止
于此也朝群后以講武事不但韎韐有奭已也佩容刀之鞞有琫以飾
其上有珌以飾其下焉服是佩也則有以振其烈今之家室盛衰自此
而于萬斯年有以永保其家室焉是今日講武國家無疆之休也不將
于洛水同其永清哉
君子至止亦就會同說刀鞘曰鞞琫以飾其上珌以飾其下雖當天
子親御亦見以不御爲威有藏鋒斂鍔不輕試意蓋國安于未危則
危可不作故萬年保其常治福祿渊源如此洛水萬年只當永字看
不作壽
末章○瞻彼洛矣維水之泱泱誠有以起萬國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
止于斯也會群后以講武事不但福祿如茨已也人心順應而福祿之
既則既同矣是福也則有以固其基今之邦家固安自此而于萬斯
年有以永保其邦家焉是今日朝會國家長久之福也不將與洛水同
始終哉夫當極盛之時而預爲保治之慮周王可謂善于持盈矣詩人

韎音妹韐音閤有奭音赩以作六師。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韐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韎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音菶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福祿□□□□□□□天下之□此□□
講武上見邦家昔天子以□□□□□上章申錫爵祿之意而致
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
裳々者華全旨○前章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文德
前三章皆稱其文采威儀末章歸之于才德而我心寫內已包盡文
采威儀才德矣故下三章段七形容之以見我心所以寫之故各章
俱要點出洛水朝會講武方有關合
首章○此天子美諸侯以答瞻彼洛矣也曰人臣以一身備衆美必能
以一身荷天休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裳々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
盛矣況此君子來朝于洛水之上我得見之則仰于肯者慰于今此心
愉寫而悅樂之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爲難今能使我心悅樂如此則其
所感召之者必有道矣是以上下交而名聞流明良會而爵位顯其有
譽處也宜矣
此美其能得君之心也華榮則葉盛臣遇則君懷故以爲與七至四
句我觀二句言洛都一朝俾我一見之子則有以慰其求治之懷故
我心傾寫而無搯恨與處根心寫來是以二字可味與得君之與
處者永保祿位就已然說此與瞻彼洛矣不同彼承燕徵言此承上命
同講武言○一見心寫必有感動含下威儀才德在內
二章○裳々者華則其色之黃也芸然其盛矣況我觀之子于洛水之
上則見其和順之德緣爲英華之美而形諸威儀文詞者皆煥然可觀
矣不其有章矣乎維其有章則福禮之依自得于天人之助以長享其
賞也以長享其富也其有福慶也宜矣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叶虛羊反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 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左叶祖

此美其文章之盛也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故以為興上亦至四句止有章就朝會時發于言詞見于威儀者言蓋雖講戰伐之事備有縉紳之度也維其與是以字應見非倖致意有慶如受祜之辨□上與處亦慶也

三章○裳裳者華則或黃或白極其盛矣況我覯之子駕車有馬也則乘其四駱而駿服之齊色御馬有轡也則六轡沃若而潤澤之可觀是其車馬威儀之盛固足以昭侯度之謹矣何如其可羨耶

此美其車馬威儀之盛也以裳華之色不齊興之子之馬其色齊註威儀之盛就御馬上見四馬六轡亦是常飾惟馬色齊而轡復柔則疾徐有度一本于忠敬之所形馬色齊徵其不忒轡柔徵其匪敖與裳華四章同意

末章○然之子所美豈徒在文章威儀間哉彼人之局于器者宜于左未必達之右有于右未必達之左惟此君子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處乎左者施之而各當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處乎右者用之而不竭然此豈矯強為之哉蓋其才德兼之無不全備是以資深逢源而形于外者左宜右有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君子才德之美如此則我心輸寫而樂與處亦豈僅偶然哉

此著其才德之備也上四句以設辭言是才德之形于外者下二句以抱負言惟其才德之蘊于內者左宜右有之説不必説講武言而講武亦在其中方見無所不可之意宜者大小常變之應出當也有者不變勸化出之不窮也維其有之有字與上不同上以外言此以內言須發揮以似之義□□在□在□□□□□□□□無不□

戈反。之左上同。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上同。之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音戶，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

[illegible]

桑扈全旨○此詩祝禱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敖作主匪傲止是他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賦雖明匪傲之和乎日者也首章受天祜與末二章兩個字相照

首章○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曰天人一理德福同休我下求朝君子何以頌之哉彼交匕之桑扈其飛也則有鶯然之狀而文章外見矣況我君子和順積中譪然可樂也吾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而純祐之錫自昭于申戒之中矣不有以受天之祐乎

此頌其德之將天也以桑扈交飛而有文興君子樂胥而獲福樂胥是因其在燕而指其樂易之可見者稱之即承章匪傲之意受祜即木樂胥來祜須宜廣說却就諸侯身上發揮

二章○彼交匕之桑扈則有鶯然之領而文章外著矣況我君子和順積中譪然可樂吾知以順德而應重任萬邦之眾咸賴其藩衛之勲矣不爲邦家之屏乎

此美其德之衛人也領所以首出于身欲有作爲未有不先舉其領文彩四張鶯然可愛也領有領袖意與屏字相照萬邦與自小國言屏如扶危抑强治亂持危此重在有德以屏衛那定由然字

三章○此君子之在國也能捍外以爲屏使人恃以無恐又能治中以爲翰使人賴以久安是以所統之百辟皆以爲法焉此其功大矣功大者易驕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戢焉而收斂那焉而敬謹則所以居功者善矣夫君子之盛德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而德之所在福自萃之受福不既多乎

天之祜音戶。○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辭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辭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壁**爲憲不戢**音緝**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也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倣此

○**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賦也

此言在國時德之盛而獲福也之屏接上章説爲諸侯保障之使無傾覆言辟即萬邦之君爲憲是言就修已治人附成敵各有其道説然亦不外屏翰中事也居功之心常伐而斂飭常難而敵樹功大不驕有謙以受益之罪故其受福多也

末章。又觀其令日之和燕也兕觥之思柔之旨酒當于酬酢上下兩忘此其情通交情通者易肆彼則能極入臣而盡之以敬于交際之間絕無傲慢之意而禮樂之不亂矣夫君子之禮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而福禄所在福自求我矣福不來求乎夫領之以福本之以德頌禱中寓勸戒之意猶可乎難矣乎。

此言其今日和燕而獲福也首二句一直看重匪傲上兕觵自持意彼交自無傲交匪言匪敖因禮儀恙謂敖形不戢難之心也夫有是敬德以接物則忠敬自無所不逾我不求福而福者反來求我矣蓋敬爲因德因去明者求也敵福亦就大説

鴛鴦全旨。此詩以君稱臣歎頌禱之餘發戒做此以臣祝君惟反戢須戢不難觀頌其德嘆之至也

首章。此詩侯所以答桑扈也曰帝王一身福禄其所本有而吾人之願則無窮彼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以取之矣君子之福不特宜之于今也始必萬年之久福禄與君子相偕而長樂于其躬矣以鴛鴦于飛既羅之又羅之興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宜字自福禄說我旨猶相宜適當之謂此是福祿宜君子已萬年尚多歷年所享有福禄非祝其辭也

[illegible]

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辭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何反**之**。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辭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乘馬在廐**音救

[illegible]

以鴛鴦得所，便與君子宜遐福同，以自然必得爲興，然城對左疑亦有相依望同之義，語意又與遐福陪也，遐字訓遠久，遂是同福將有可大意，久是深長悠永，有可久意，此宜字自我享福說言與即詔君子宜遐福也

三章。吾願吾君不止此也，彼乘馬在廄，則芻摧之粟秣之，所以養之者無其材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福艾之祿艾之，有以養其身，而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末章。彼乘馬在廄，則穀秣之芻摧之，所以待之者盡其道矣，吾願君子於萬斯年，垂拱無爲，以享天下之樂，福綏之祿綏之，有以安其身，而與造化相終始矣，是則祝君福于無窮，寓忠愛于罔極，臣子之情庶幾盡矣

摧莝芻也，秣飼馬穀也，以乘馬爲人之所養所安，與君子亦人之所養所安，此二章起興，與首章同，蓋以兩項興兩項也，艾之綏之，講要說明艾綏是虛字，福祿是實字，言福祿有以養其身安其身也，若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必如恭己九重，以愛戴國之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意，此皆從上文宜字發出艾綏二意，以反覆頌禱之，但綏比艾又較深

頍弁全旨。通詩反覆自道說燕之意，以曾見爲至前二章重蔦蘿二句，正所謂以情至之語歎之，末一章重死喪二句，所謂以危迫之語動之也

首章。此燕兄弟親戚之詩也，曰不可解者，至親之情不可廢者，親上

音判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叶五蓋反。

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叶如字又音判。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叶土果反。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音跬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音拖。蔦音鳥與女蘿音羅，施音異于松柏叶逋莫反。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

之燕是故燕所以仁親舊也今日與燕之人皆頍然帶弁于一堂之上矣然彼有頍者弁是寔維伊何乎以爾酒則既旨爾殽則既嘉矣與是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兄弟之懿親而匪他也獻酬交酢之際藹然天性之親豈他人所可同哉今夫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固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蓋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猶是耶是以向也未見君子之時憂心奕奕而無定其念之也深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怡情于燕娛之間而我心之奕奕者庶几爲之怡懌矣今日之燕其容以不設哉

六句分上是賦其事以興燕怡至親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頍者弁賦体也寔維伊何以呼豈伊異人則與兄匪他一語大有感傷言弁飾甚嚴然瓜葛者也蔦蘿與松柏乃爲地所生則有相附之勢故以比兄弟爲一氣所分而相須孔切未見四句本言蔦蘿一句來近既見上奕奕言憂心無所依也悅懌者得敘天倫之樂而式飲式食親親之情以篤得庶几喜樂之詞要打轉奕奕有未見既見與但燕不同處以表襃既實說

二章○且燕之設也凡與燕之人皆頍然帶弁于一堂之上矣彼有頍者弁則寔維何期乎以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與是燕者豈與伊人乎乃兄弟之俱來也豈從依几之間翕然天倫之會矣彼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則纏綿依附固結而不可解我兄弟相敘之義不猶是耶是以何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其紛滿其思之也至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共慶于燕笑之餘而憂心之怲怲者庶几爲之有臧矣

賦興比俱同上何期即夜如何其之意既時如春食麥與羊之類且未[illegible]之意怲怲[illegible]盛時[illegible]臧一分打臧字打轉怲怲

衆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 **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叶兵旺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

意形神隔而情相遠有無限情思[illegible]所以盛流
令天倫之樂旣敘天下之事無有美於此者故曰有臧
求章○吾之情猶未已也彼有頍者弁也果何在乎則寔維在首矣以示
酒旣旨不殽旣阜與是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
姓之甥舅皆情親而最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不及時以爲樂哉彼天將
雨雪則霰先集故霰之集者雪之候也然則人之老至而爲將死之徵
不猶是乎今兄弟甥舅相聚會于一堂但死喪之期已至相見能几何
哉以無窮之情限之于無几之日故但當樂酒今夕以盡燕樂之歡而
篤親親之意斯可矣否則逝者其奈雖欲相樂其可得乎夫知至親之
當篤則時無不樂之燕又知爲樂之當及時則無無不盡之情古人親
親之厚矣

賦興同上○此章以天時陰陽之相符喻人生常變之相因而當及時
盡情也雨雪二句是主人自謂非謂兄弟甥舅言也如字即指字意
與先字相呼霰集則知有雪陰陽之相符也老至則知有死常變之
相因也死喪二句甚言不可不樂之意末二句要味一維字見自寬
而外凡生前之可愛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耳亦主人自言
當自盡其情如此非動其兄弟甥舅也

車舝全旨○詩爲燕樂新昏而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爲主首一章是
求至而望之次中三章是旣至而樂之深末一章則又舉其始終言
之

首章○此燕樂其新昏之詩也曰車貞大昏禮貴正始我也間關然設
此車舝者果何往哉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斯時

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死喪去聲無日。無幾上聲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甥舅謂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兮。舝音轄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賦也。閒關設舝

匪飢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之來括故切于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之則雖無好友以合歡而心之欣慰殆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盡其相樂之情也

此詩依未見時光景上四句是設迎而望之切下四句是迎得見而喜之情也閒關設牽孌季女而曰變便伏有德音在思字重看飢渴正狀其思之切德音來括見非情欲之感就成內治上說末二句是未見時說話要得追敘意盡入情性好友最相樂故特借來形容之燕而且喜依稀友之樂之風

依彼章○夫未見而望之切既見其喜爲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翰之集矣此順時之碩女則以令德來配也而燕譽之矣是以與燕飲之禮致稱譽之詞而中心之悅樂無有乎厭斁矣

上四句言既至而慰已之望下衣已好德之情也翰集喻女來教已皆可喜者故以爲與因辰君婚姻以時也碩有令以德爲大也令德來教與上德音來括相應蓋上開其有是德此則親見其有是德矣來教是祖內治看一段敘論好說而中鷸喻勿並是而式燕是燕儀及乎物也譽是稱道其有令德情見乎詞也好求無射以德故也不如則有時而斁矣

雖無章○夫我之樂汝如此汝可不樂乎我之樂乎彼酒而言雖之一雖也于今雖無旨酒而其式飲庶几殺而譽燕之樂也于今雖無嘉殽式食庶幾以德配德之樂也于今雖無美德以配汝尚其式歌且舞而盡情以相樂然此吾之深望于汝者而汝可無以副吾望耶

[illegible]

舝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皆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舝者恭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去聲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碩女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賦也庶幾嘉殽美也女亦指季女也。

[illegible]
新昏意焉凡興之七詩正與雖字相應雖無德與女以從順相承之說
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
陟彼章○夫燕樂之情既通吾心自有釋然者彼高岡之上薪可析而
陟彼高岡析其柞木以爲薪析其柞木以爲薪則見其葉湑然而盛矣
所得慰所求洵可喜也況此令德之女鮮哉我之覯不也今得覯之與
之飲食歌舞而燕樂無期則此心輸寫而無留恨矣寧復如向之飢渴
哉

此言見其人而慰其心也析薪而其葉湑所得副所求矣故以興所見有以副所思之意鮮我覯爾言碩女之德世不恒有猶言難得見不也此句要點德字出即上文德音來教之謂也重心寫上謂得賢助而相樂則飢渴之思頓釋矣

末章○要之我心無非爲此女之德而然也彼山之高也則可仰而陟其顯矣道之大也則可行而造其極矣我于新昏之始以親迎之儀不可苟也駕四牡之騑七觀六轡之如琴以是而迎季女則令德來教之下遂矣鮮覯之人斯有以慰我心而飢渴之思以遂矣今日新昏之燕何如其可樂哉夫始之求終之樂皆爲德也詩人可謂眞好德矣

此總上四章之意而首興意全在二句字上見山之高者可仰而陟其景路之大者可行而治其極以興馬服御良可迎季女而慰其心四牡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車舝二句是成禮之後即次章以下事故以衆其始終而言然觀不何要補令德來教意故末句云慰心見有以寫飢渴之心而遂燕樂之情也

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陟彼高岡。析音錫其柞音昨薪叶音斤。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音非。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青蠅全旨。通詩以無信讒言句爲主首喻讒言戒王勿聽次要其終極于亂國之大末原其始起于交搆之微由大說到微正欲王謹之于微勿聽之也

首章。此刺聽讒之詩也曰天下未嘗無讒言貴在人君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爲物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營營然以止于樊即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然則讒言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弟君子倘開公聽之用審是非之辨一聞讒言嚴而絕之可也豈可聽而信之哉

以青蠅對君子便屬比兩營營二字蠅以往來飛聲亂人聽如讒言反覆惑人聽也樊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即是誰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于几席器皿之上矣簡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豈弟六者有優容不斷之意讒言所以得入未必不由于此末句見當審察不可輕信

二章。相彼青蠅則營營而止于棘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妖以交亂四國矣夫讒人罔極而四國爲之交亂是固甚可畏也安可以爲信哉

末章。相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榛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妖以搆我二人矣夫讒人罔極而二人爲之搆亂是固甚可畏也安可以爲信哉王宜知懼矣

此以青蠅對讒人故屬興首從止字看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與讒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御罔極以心之好險反側言交亂四國如肆其[illegible]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音姤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爲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

禍之發端也

賓之初筵全旨○此爲飲酒悔過而作前二章陳古射祭之禮以立飲酒之法後三章皆言沉湎之失以致自警之情

首節○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也以爲天下之常不善飲者不免有過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未行賓之初即席也或列于左或列于右皆秩秩而有序焉筵上之籩豆以盛殽核則楚然而列矣殽核以實籩豆則旅然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調美而和旨矣但見賓之飲乎酒者皆肅敬而齊一何孔偕乎見求射而飲如此既安賓然後鍾鼓之宿設于堂上者則遷設于下以避射位焉酬爵之奠于席者則舉之以行旅酬之禮逸逸然往來之有序焉是其將射如此由是大侯既抗而係于下之綱弓矢斯張而有引滿之勢斯時也尊而三耦卑而衆耦既無不同適揖讓升堂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曰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爵上之觶也以此爲心則所以正其內志直其外體者無一不慎矣是其既射而飲如此凡此者禮節詳明人心勉飲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乱哉

此總言射飲之節初筵六句是未射時事鍾鼓二句是將射時事大侯以下是方射時事射而後飲酒知得此旨則孔偕與酬酌爵只發已說來舖陳曰筵初筵對末章下而獻酒說賓有司正二耦與耦非一故曰左右列之列于筵兩傍者其坐列皆有序故曰秩秩籩豆所以盛殽核殽核所以實籩豆有殽核便有酒此時飲酒只三爵孔偕言肅敬齊一也古禮將射于樂宮先一宿懸鍾鼓于堂上至

既和旨(叶音旨)**酒孔偕**(叶舉里反)**鍾鼓既設**(叶書質反)**舉醻逸逸**(音酬)**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以祈爾爵**○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射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群臣爲三

將射時樂正命迁樂于堂下東階以避射位故曰既設而賓主一獻一酢主人又酌以酬賓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張時方舉所奠之觶爵故曰舉醻逸逸往來有序也兼氣象安閒態度雍容意大侯抗係左下之綱弓矢張有引滿之勢射夫同皆以其才之相近者為耦更迭發矢以奏其命中之功而其心各自謂曰吾將發而中的以求爵汝也蓋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追原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如此便可見其雍然自持不流沈湎處也飲之者皆如射飲之若夫何過哉。觶罰爵也□□所以承酒□□□□

二章。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樂則備舞其籥笙鼓以宣其音樂既已和奏矣于是進而衎我烈祖之神而樂之聲音節奏一依乎禮之先後次第以合乎百禮焉百禮既至乎此而□法用以□之大休然而樂其飾日之□禮樂明備□人而神則□□純嘏了足乎錫爾純嘏也視而得祭者有子孫其湛□樂其先□其湛而樂樂既皆其湛而曰樂之後于是進爵以獻尸以奏將事之禮而尸酢之而孝敬之□□而陳祭□有□□實入□以手挹酒以獻尸而賓入復酌以加爵□□□□傚之□以奏□祭之禮而尸飲乎三爵飲乎。一爲是則其祭飲之盛□指何□法者也

此□祭飲之禮釋七句言以樂之和合禮之備此神所以來格而純嘏是錫也意原不重祭特以引起祭而飲耳一祭而亦三飲酒首七句是言子入之獻尸子孫之獻尸賓載門句是言賓客之獻尸而奏能奏時總見飲不至亂之意各段中倒有尸斷之籥舞在堂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故

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酒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音看**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叶□**子孫其湛**音躭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反**賓載手仇**音拘叶音求**其室入又**叶由□**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音醻。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

承之上樂自和奏然在列神以樂之而容止與禮之登降上下相依故曰洽百禮衆禮文禮物而至皆無一之不備于是統言百禮之規模廣大林是分言百禮之品節詳明只是上既至意非有兩層錫純嘏總承禮樂說當此時與祭者有子孫助祭者有賓客室入湛樂言子孫歡欣去洗觶獻尸各奉其能串獻尸上酢而遂卒爵此見子孫之事于祭者無一人不欽也賓載二句不平賓手挹酒以進之尸而室人又爲賓再酌以加滿之是酌此康体之酒以行將祭之禮作一氣說下室人非卑賤乃就賓客中爲尸設儀者但事就于賓彼特爲賓加爵非自獻也賓獻尸而尸飲乎主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祭之與于祭者無一人不欽也此章言自始祭以至卒祭由主人以及子孫賓客無一人不飲而亦無一人沉湎之意飲酒如此則自無過之可悔矣

二章○大射祭之飲則無不恭矣何凡飲酒者不能皆然即彼賓之初筵也溫溫恭其恭咸敬慎而自持矣方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而顧禮恭之所形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而舉動之輕數今其未坐遷于他處而屢舞之僊僊視向之反反者安在哉此方其未醉也威儀抑抑而謹密恭之所守也曰既醉止則言失其正一皆媟嫚之言動失其正一皆媟嫚之態夫飲有常禮人所當守至于既醉則爲酒所困而于禮之常秩皆昏然而不知視向之抑抑者安在哉是何爲始終之相悖耶

註言凡飲謂非射祭之飲故再以賓之初筵說起此初筵對本章既醉止說由初筵而未醉而既醉語之有次也溫溫其恭氣溫而貌恭

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㧜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作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遭反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遭反

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溯**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毫**載呶。**音鐃**亂我籩豆。**

一節下未醉反上顛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也既醉則幡幡抑抑號呶
欲循禮而不可得矣舍其坐遷二句即帶在幡幡上看抑抑怭怭口
無妄言身無妄動也怭怭媟嫚欲求縝密不可得矣是曰既醉二句
即帶在怭怭上看
四章○此以醉者之狀而極言之實既醉止則載號載呶爲言
語則失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容止亂矣此無他蓋既醉之后則爲酒所
勝不自知其有過而至此耳且弁載于首俄然而傾側其儀傞傞而
不已醉者之狀如是其愆甚矣夫人飲酒以醉爲節而出不[illegible]
既醉則可以見其德之[illegible]
賢主矣爲不並受其福乎若醉而不出[illegible]
亦不見依矣且飲酒之所以爲美者[illegible]
則此章二後賓夫即席之初有此令儀也今若此則無有儀矣
此極言醉者之狀號呶號之言屢舞僛僛之容不能僛之[illegible]
飲之時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側弁之僛[illegible]
郵俄七什總不止此上四語愛醉此[illegible]
能盡賓主同並受其福伐德敗儀害此他[illegible]
嘉是其得飲酒正禮而不流于沉酒也令儀即上文反反抑抑等語
此須有檢點工夫非言令儀正規伐德
末章○夫飲酒之儀如此不可深以爲戒哉凡飲酒之人或有醉者
或有不醉者固不可不爲之族別也于是既立之監以察其愆又佐之
史以書其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爲之不善監得而察之
史得而書之彼醉者豈能爲不戒而不醉者反爲之[illegible]

屢舞僛僛。音欺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音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賦也。號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而不出，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

羞以監史之立亦惟以章其失而已醉者未必知恥微也安得從而謂之使其敬慎修省勿至于大怠乎謂之若曰威儀之失自妄語始耳必于既醉之後凡有言也必謀之心而所不當言者勿言凡有語也必協諸道而所不當從者勿語也苟或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雖必無之物亦將責汝必出矣汝得不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致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苟又多飲則監史之糾道殺之罰必不免矣是豈不可戒哉夫武公始言射祭飲酒之善終言在入凡飲之失自儆深切如此稱睿聖不虛矣

總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敬戒之詞立監以察其儀佐史以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古來有此官以防酒失不自武公始不醉反恥動出貴惡之是式勿以上本上文反恥衆部是不醉者意中事非醉者之放縱病根在一怠字稍自斂飭必不至此夫飲酒喪儀因非而妄言得過于人尤甚故又揭出言語以戒之言自言語與人二勿字乃禁止意由醉之言兼言語說俾出童羖設爲必無之物以懼之因其沉迷不可動以微言故從之以危詞也三爵不識以常本文言語說不必入毀儀縱敢多又深致叮嚀之意以武公之睿聖尊有是夫益設爲自儆之詞故其言之真切如此

魚藻全旨。全詩是美其居建極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以王在在鎬爲主見王業不偏安有居東敵輕之意飲酒之樂那居之慶皆原于

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音志矧失忍敢多又叶夷益反。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記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書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太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此

首章。此諸侯美天子之詩也曰吾王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亦後天下之樂而樂彼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而游泳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居上游而制六合誠宅中圖大之勢也是以坐享豈享明良有慶惟豈樂飲酒而已寧非太平之盛事乎

二章。魚在乎藻則有莘尾而咸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鎬也握要樞以宰八極誠居重馭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雍熙之盛際乎

以物得所止而遂其性與王寓所都而適其情豈樂飲酒串說飲酒專君燕其臣邊要說出泰交盛事豈樂飲酒與飲酒樂豈一意而反覆其詞

末章。魚在乎藻則依于其蒲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藉得所甚矣况吾王之在鎬也高拱于穆清之邃龍而受之垂衣于南面而王安坐而撫之豈不有那其居乎由是以成飲之祀以舒樂豈之情孰非那居之餘慶哉而王會盛之際如此何幸躬逢之哉

以魚得所居與王安所處也那居須廣說不必拘燕時講尤當囯朝宗四夷歸王化已正南面皆是其中要含優游飲酒意曰有那其居自有所以那之者變動宵旰有在于那之先者矣

采菽全旨。通詩以彼交匪紓一句為主首章緊言諸侯來朝而錫予厚二章以下皆言其來朝之盡致而見錫予之宜也宜字必字俱承匪紓來

首章。此[illegible]

魚在在藻有頒（音焚）其首王在在鎬豈（音愷）樂（音洛）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去聲）馬（叶滿補反）又何予

之祥與何以錫彼來朝者哉則必以篋筥盛之有常器矣此君子之來朝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若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視諸之殊其等然外此又何以予之哉已有玄袞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焉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之諸侯常典皆足以盡吾情哉

興至四句止以盛物有常器具待臣有常典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臣覲君之禮錫予處箋說僖孔字何錫予之是謙讓之詞此處見不能別有錫予以厚之之意錫車馬以分氏族也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七成也以一絲爲一成也乘馬雖同而齊飾之九就七就則異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袞及黼有袞龍以繪于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于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未要見此不過天子錫諸侯之常禮而不能有所加意

二章。然君子之來朝也何如哉彼觱沸之檻泉有芹生焉則言采其芹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鸞聲嘒嘒而和鳴其馬則載驂載駟之有度旂焉鸞焉馬焉諸侯之朝儀也雖未接其人而已知君子之至于見矣其喜爲何如哉

此敘始來朝時朝其儀而喜其至也興至四句止以采物于檻泉興觀旂于來朝旂建于中上有鸞于馬只動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四馬之中以兩爲驂一車之後以駟爲乘只首七況去末句總承之有喜其始至而不可無錫予意在觀其旂聞其聲又見其馬總一套事而侯度之謹飭已寓于其中矣

之玄袞及黼。音甫。○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則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才勻反，言采其芹。音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祈，叶斤反其旂淠淠，音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

三章。追其既至而入覲也蔽膝有芾。赤芾則在股矣纏足有幅邪幅則在下矣服此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遬不迨不敢以紓緩也精白一念上格于天子天子深嘉其能敬而樂之矣夫子之所在即寵命所在寵命所在即福祿所在樂只君子即爲天子所予則寵命之隆自無所靳不爲天子之所命乎樂只君子既爲天子所命則九重之恩有加無已不爲福祿之所申乎

上三句言入覲之敬下是得君而獲福也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幅者舉此以見其餘耳赤芾曰在股者服于腰而垂于股以蔽膝謹拜跪也邪幅以束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在股之下利趨蹌也此二句要見慎重不苟意匪紓是從儀容上流出中心敬謹來此句最重天子所予是許予一敬足以感動君心而君自嘉予也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寵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戀首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申者引之于勿替也與根匪紓來

四章。夫君子以敬獲福豈非理之所宜然哉彼維柞之枝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況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宜其寵光上國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宜其寵受君恩豁位隆重而萬福爲之攸聚矣且不但君子能敬其左右之臣威儀平平而辨治者亦從之而至此是臣工修飭莫非忠敬所及也其殿王邦而聚福祿也不亦宜乎

此合下章俱根匪紓之敬來上六句言諸侯獲福之宜下來其從行之敬也以柞承天地之澤故能枝長而葉茂與君子抱才德之全故能殿[illegible]鎮重之義猶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楩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

其[illegible]不必[illegible]
洽治則不亂戚戚儀整齊上言見不獨君之能蹙而卿大夫從行者亦以君子之敬爲敬以是平從謂亦平是拚治也當叙事而後上見其宜錫子意

末章○夫君子以敬受福亦豈非理之所必然哉彼汎乜楊舟則必紼纚維之況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天子必諒其忠愛而寵悉之者周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福祿必爲慈至而膍厚之者至矣且不但在朝能敬自其在道之時已無所勉強一優游之以至于此是以來維乜莫非忠敬所在其葵天子膍福祿也不有可必哉夫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禮明良之盛胥見矣

亦懶匪紓來上六句言以敬獲福之必然下言敬之無所勉也揚舟不定必纚之而又維之諸侯可樂必葵之而又膍之皆敢理之必然者爲與葵有相孚相照之義乃知而信之深恭下有情忠上有眷戀非揆度想像之詞已也膍即與厚之義若已錫而復錫者然優游言彼觀若本是披忠攄宗山于自然非畏威懼罪勉強爲之此不獨在朝能敬在道亦然敬矣亦是一向想見優游之神

角弓全旨○通詩重刺王上毋相怨相謗雖在小人誰寧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首章明九族之當親下詳其疏九族信讒人之失

首章○此宗族相怨之詩也曰爲人上者當篤親睦之誼而端風化之原奈何王之不然乎彼騂騂然調和之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苟一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夫同皆係于張弛任物自然者而況兄弟婚姻親之以恩則內附無以結之則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當親之相近無

率循也○維作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人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哉○**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音縭**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音琵。**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叶郎之反。興也。紼。繂也。纚。維也。皆繫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矣。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音辛**角弓**。**翩**音篇**其反**叶分邅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

戒疎之相遠也不然而爲角弓之反可乎哉
此據興正言以發刺之之端也言和調之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以興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向背之就却與相疎之情相似然無背遠者言骨肉情義相維不得信讒以乖離之也信讒字且勿露無遠字只重在王身上去
二章○且上之所爲下之所取則也今尔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矣則民亦遠之于下兄弟以爲可無親也九族以爲可無睦也皆如尔所爲之族有不胥然也尔之不親九族而以爲教矣則民皆從其導遠兄弟猶之我也既九族猶之我也皆如尔所教矣孰有不胥效乎感應之机如此君子可不愼哉
此言感應之理遠字緊接上文來要看兩尔字言兄弟婚姻不宜其遠而兩遠之則王既做個樣子以教人民安得不然而效之然者然其所爲就看兄說做者做其所爲就作爲說似就不好一邊說下數章正承此言胥然胥傚
此令章○夫民皆胥然胥傚如此彼或有不然不傚者惟此令之兄弟其情本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尔其敦睦固綽乎有餘裕矣然不可以多得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又不以善教之彼且輒生嫌隙凡可以相怨相讒者無所不爲矣寧不爲此而交爲病哉
此下三章刺相讒相怨之人承上胥傚來綽乎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絶世間好此令兄弟能得有幾不令者彼以逆來此以逆受不勝其讒怨王交毒哀病也則言不令一邊意却歸重

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焉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爾之遠同矣前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首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賦也一方彼一方也○言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

民之意○夫兄弟而交相病則無良甚矣原其所以相怨者人皆各據一方之見而不能互憫于物我之間者也君以責人之心而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使彼己之間皆自而無所則豈有相怨哉我人之爵位必以順理得之而後享可久也今乃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有遜讓之道者見其交構而得者亦將以交構而失至于其後終亦必亡而已矣果何益之有哉

此承交病來無良即指不令一方各執一偏之見責人明責己昏也受爵不讓言兄弟間相怨相讒以取爵位不知遜讓也亡即指爵位言至于已斯亡猶云至于亡斯已甚倒語也

五章○夫受爵如此使能勝任猶之可也今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猶矣反自以為遜壯之駒不顧其後有不勝任之意夫既不勝任使其知足猶不至于過也今爵位已極而且貪得無厭如食之已多宜其飽矣反不以為飽酌之所取已大甚矣而反不以為甚何其不知足耶

三節皆從上不讓之意老馬為駒喻其才力不堪如食宜饇喻其貪饕無厭如酌孔取喻其攫取太甚自求不顧必至僨轅飽而復食必至消腹醉而復飲必至濡首不讓終亡益亦如此

六章○夫小人兄弟相病終之必亡原其故則效于上之所為不為人上者當何道以化之哉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猶猱之性善于升木塗之性易于附着也王不當教小人以薄猶不當教猱升木不當以塗之上而附以塗也薄既不當教則所賴以化薄者有厚而已矣王誠能教

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老馬反為駒** [illegible] 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音飫**如酌孔取**叶背娶○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也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雨雪瀌瀌**音標**見晛**音現**曰消莫肯下遺**下去聲

天性之愛篤親上之恩所以教天下者有此數獻將見小人之恩雖薄未嘗無秉彜之良方且變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睦不至于相怨相謗矣王何不反之以厚哉

此申二章爾教之旨而言在上者當填以善也猱之升木不待教而人教之如泥塗之上復以泥塗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毋字貫兩喻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即二章之所謂小人如塗如塗即不令之兄弟無良之民也徽訓徽令也良也即不好讒佞而親睦九族便是與屬則遠者親爾者和而怨者平矣此當上一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七章○夫反覆之極推言于上而王之不能也嘗以經言之雖此曰彼雨雪瀌瀌之盛也見日氣則門消而散也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消自止何以異此今王甘信之不自降下而遵棄之日能以為位之終式居此位而顧甘於徽慢之爲也則讒何時而能止哉

末章○兩雪浮浮之盛也見日氣則自流而去矣然則讒言遇智者當自息何以異是今王不能止之反有以導之遂使骨肉交相殘害夫中國而淪于夷狄如蠻如髦者中國如蠻髦世道大變安得不用憂哉此角弓所由作也

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下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言之盛衰見日即消譬讒雖多遇明即止故以為比耳長也不一也意驕慢也小人讒言日甚驕慢自是其王長之也讒人傷害骨肉棄滅禮法中國淪夷狄王致之也我是用憂也上日趨也末二句亦重刺王

菀柳全旨○通詩總是道其不敢朝之故前二章但備其誅求無已未

式居婁驕音樓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遵棄之更益以長慢也**○雨雪浮浮見晛曰流**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定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

章更深寓其畏懼之意起虐益甚而意愈悲矣
首章○王者諸侯不朝而作此詩也曰君臣之義本無逃于天地之間也我之不朝豈無故哉彼菀然茂盛之柳其陰可以休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以止息乎亦猶王者天下之共主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之威虐禍患不測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分也顧天下列侯無一至者而吾獨至王必責之無已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為應哉此所以不果朝也
上二句以柳之茂而人欲息比王室之尊而人欲朝下四句言不朝之故也称王曰上帝者畏其虐之甚若上帝然蹈者威靈可畏有觸怒不常禍患莫測之意靖之不是靖難只是一人朝則諸侯皆朝而王室可安故謂之靖極其欲徂求之也無自暱句之向人而言蓋相戒同列之詞俾予靖之二句方就自己說推原所以毋自暱之故也
二章○彼菀然茂盛之柳其陰是以惕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几欲就之以惕息乎亦猶覲者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虐嘗怒不常使人畏之而不敢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心也顧天下列侯渙散已久而吾獨至王必責之無已將過分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為應哉此所以不敢朝也
愉意同上近王是以病已故曰無自瘵過訓過分是取之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困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瘵者不忍其予邁也
末章○彼鳥之高飛亦莫過極至于天是物猶有所止矣若彼人貪暴

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甚詐而侯旨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而罪我矣王朝問而後反為所辭也或曰矜也下罪放此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音偈叶丁力反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側界反俾予靖之後予邁焉叶力制反愒息也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音附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與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之心果何所極乎既曰無極則我之力有限而王之欲無窮則王室豈子能堪之乎吾慈述職之舉適罹夫非分之求一有不給誰責必加乃徒自取凶禍而可矜耳我之不朝非職此之故哉夫子斷爲亂猶然君也臣子罔之不朝天王明聖安在此亂所以哀也

興至四句止以鳥之飛尚有所止興王之心乃無所極盖反興也彼者外之上詞終者貪縱求責無所底止者指其亂也因矜凶禍可矜憐者即指予極之適之於居字妙甚言予罔無分毫之德而徒予已有不測之禍耳此正自瞭自察之爲也

都人士全旨○通詩總是追思都邑盛時之美句上要有想見上發意須從彼都字領服者所思往彼所傷止在此也

首章○此亂離之後追思昔日盛美而作也曰盛衰恒足以感人我也居今思昔安能以爲情也惟昔周之盛時彼都邑之人士冬則狐裘其色黃之然其見于容者則有常而不改也其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聽也當時之人如此人也倘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文物可以復覩使不爲萬民之所望乎

因彼者但見不同于今了都人士稱以都邑之士近政化也狐裘服之美其容止之美出言止之美然二句不平所可思者在不改有章四字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韋辭未二句純是慨慕意行歸猶云從外順志來也久慕而忍見如昔出而竝歸故曰行歸于周望有快覩意當日夫恨說其盛因我之心也其想人之不可見何彼盛時都邑之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祖悅反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賦

人士以臺笠以緇布為冠備有容彼君子女其首飾之美綢直
而直如其髮之本然何閑雅也昔時之美如此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
不得見兮是以感慨之情動于中固有深憂而不悅矣
以夫須為笠所以備暑雨以緇布為冠所以示省約亦見古禮不改
處綢直者言髮綢密而不屈曲如髮之本然不假髢髮以為之飾改
見閑雅處不見是追言昔日如此而今不得見所以心之不悅
三章○彼都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琇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
尊嚴之度矣彼君子女則素閑于禮法而見之者皆謂其為尹吉之女
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耶則候悶之深而不悅之心為之苑
結矣
充耳琇實者無究其耳所以養聰也尹吉甫之女姑嫁父之先世族
大者莫如尹吉氏家其閨秀素嫻禮法謂之云者不謂之尹則謂之
吉也此是借言其人故借貴姓以目之不然豈都城女止此二姓
耶我心苑結者不舒則不止于不悅矣○馮求卿曰臺笠緇撮綢直如
髮皆村庄下里意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之綱是言盛世
之人皆質樸儒雅淡皆好也
四章○彼都時都邑之人士其帶之在身者則厲然而下垂服何美耶
彼君子女其髮之在鬢者則卷然而如蠆容何美耶如是之人我今不
得見之使得見之則願從之邁庶几周旋親炙之間有以為我不悅苑
結之懷矣
帶是士之身飾帶之下垂而厲見有冲和之度也髮是女之首飾卷
髮有如蠆之形見有整飭之容也此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重在

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此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音鬱叶紆勿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音瘥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

垂與卷上言從之適又是轉語言欲與之同與于文物之盛也蓋設爲得見之意以甚不得見之思耳

末章○夫士之垂帶女之卷髮固可美矣然但能修飾而不由于自然則皆不見其盛矣今所謂垂帶而厲者非故垂也乃帶之自有餘不容以不垂也所謂卷髮如蠆者非故卷之也乃髮自有餘不容于不卷耳其自然閑雅不假修飾如此是誠可慕也我今不得見兮云如之何乎惟盱然望之而已吁詩人之感慨深矣

有心于垂有心于卷便非自然閑雅今自然下垂自然上卷全不見有作肆冶容之態故只以匪伊字則字形容閑雅之妙伊者有心之謂則者無心自然之謂也云何二字畧讀住盱張目而望也正見懸望之切

采綠全旨○通詩俱是托言與卷耳載馳一例上二章是未見君子而思之深下二章是預道歸時情事張弓綸繩固是虛想而觀魚又于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首章○此婦人思其君子而作也曰離合之際感慨係之況夫婦之間猶有難爲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嘗有采綠之行也然終朝采綠而不盈乎一匊豈綠之難于采乎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爲之不終于此耶然君子之歸其期在邇而髮之曲局非所以示敬也於是舍之而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焉一匊之不盈奚恤哉

二章○我于君子不在亦嘗有采藍之行矣然終朝采藍而不盈于一襜豈藍之難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耑于事遂爲之不終如此耳然君

思之甚也○**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盱音吁**矣**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匊音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襜尺占反叶都甘

子之出其狩有期使歸期不過吾亦未敢望也何也君子去時一紀不
過五日爲期而已今乃六日而猶不歸此豈之切一禮不歸又寧恤哉
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因夫不在而誰適爲容猶無心于
沐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只形容過期非眞有五日之約也呆說
三章○夫君子今固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之○而欲
往狩也狩必有資于弓我則爲之韔其弓之子如欲往釣也釣必有資
于繩我則爲之綸其繩夫韔弓綸繩雖非婦人之所事然因此而可以
覩君子亦其所樂爲而他有所不計矣
末章○追其約而有獲也見爲伊何維魴及鱮而已維魴及鱮我又將
從而觀之夫婦人雖無境外之行然緣是得覩君子亦其所樂往而他
有不暇恤者矣夫我想望之情如此其如君子未歸何哉此詩人性情
之正也
總之發歎其得伴而相覩之情如此韔弓室也當是韔以待用也綸
理也理其于釣之繩也韔弓綸繩本非婦職特設言其歸時無往而
不與偕之意覩者不重觀魴鱮上蒸讀魴鱮者有之子在故觀
之也
黍苗全旨○此詩出于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使
活蕊大旨通詩發遞說下須得領道語意○詩補中將字乃統率之
訓宜讀去聲
首章○此召穆公往營城邑徒役南行者作也曰今日南行之役吾人
固不敢自憚矣而召伯之功豈淺鮮哉彼芃芃黍苗其生盛矣孰能使

詩經[illegible]

反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illegible]

謂之襜卽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之子于狩音獸言韔音暢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敘叶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去聲之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盛哉唯陰雨能膏之而行以遂其發育之性矣此悠悠之南行其行
遠矣得孰能勞之乎惟召伯推心置腹開誠布公爲能有以勞之而体
恐之必周矣

此感召伯之勞已也以陰雨能膏黍苗興召伯能撫行旅南行以營
謝言謝在周南故曰南行悠悠遠行言便有勞苦意勞者慰其飢
寒節其勞苦凡撫御綏懷皆是

二章○召伯勞我如此可不勇于從事乎凡此相率以南也我任而負
荷者我輦而輓車者我車而御馬者我牛而駕大車者皆各勤于在道
然而非久淹也俱我行之既集蓋者云歸哉又何慮也

三章○又凡我徒而步行者我御而乘車者我多而師者我少而旅者
雖各勞于在道然而非久淹也俱我行之既集蓋云歸而安處矣又何
慎哉

此言已之勞于赴功也惟召伯勞之故行者感激勸勉如此任輦車
牛以載工作之器言徒御師旅以受王役之人言八我字正見人人
協力惟恐負召伯勞之之意此二章皆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則
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集衍就緒也但一就
緒即言歸安不欣然竣役之言歸哉從任輦師旅則到家而安處矣

四章○夫趨是功也國者人之勞而最是營謝之功者則召伯爲以遂
邑之城郭極其整齊宮室無不嚴正其肅肅如此者夫豈他人能營
之乃召伯經畫治有道故能營之而肅肅也以從師言之奮發以從
事踴躍而爭先其烈烈如此者夫豈他人能成之乃召伯振作鼓舞之
有方故能成之而烈烈也凡此營築之功不可闕疑而决耶

去之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
遂之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
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
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音壬我輦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
云歸哉叶將黎反○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
謝之役既成而歸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
伯成之○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
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

此正是歸功于召伯處謝功原扎城[illegible]營[illegible]下文原隰泉
流則又從營謝中抽出大題言之肅肅嚴正貌規模形勢言營之
董治也烈烈武勇貌就趨事赴上見成是撫循徒役激功有方能
成此營謝之功

五章○然召伯營謝之功莫大于疆理召伯則謝之理土高平為原下
濕為隰高下向背之宜無不辨原隰則既平大而為涸小而為滿水泉
灌溉之利無不遍泉流則既清如是則召伯之功有以告成于王而王
朝待舅之心遂周邦良翰之托重王心不載寧乎是南行也召伯之功
偉矣非善獻勞致之哉

自肅肅起直敍到此章泉流既清俱是召伯營謝有功而總之王心
載寧以終其事蓋建侯開國民事為重土田安可不營及之乎是因
其高卑而施經理使皆可田清是因其形勢而通滯淤使皆可灌溉
一套事則寧者有以慰其式南邦保南土樹良翰尊元舅之心須繳
轉召伯身上方得旨

（附考）申伯周宣王母舅申姜姓侯爵神農之後為周廣四岳受封于
申宣王時申伯入為卿士出為南方侯伯○召穆公名虎召康公十
六世孫召康公受封于燕食采于召

隰桑全旨○此詩為喜見君子而作前三章屢與見賢之喜而樂形于
外末章極道愛賢之誠而愛藏于中

首章○此喜見君子之詩也曰凡人非深愛者則見亦未足係情我于
君子何如哉彼隰桑有阿則其葉難然而盛矣見我君子素願見而不
可得者此今既見之則向之思慕之切者始得以副其願矣其樂為何

伯有成王心則寧 [illegible]也上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音那 既見君子其樂如 音洛 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辭意大槩與菁菁者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放此○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叶鬱縛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叶於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音交

如哉
二章○隰桑有阿則其葉沃然而盛矣況我君子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既見之則相須之殷者不病于相遇之疎矣云何而不樂哉
以物之可美興君子之可樂七字須根平日愛慕來其樂如何形容莫罄也云何不樂言雖欲不樂如之何不樂所謂惡可已也
三章○隰桑有阿則其葉幽然而黑矣況我之於君子常望有接于不下矣今既得見之則諦聽道之名于是益顯而不可解矣德音豈不孔固乎
桑雖茂則綠深而似黑其文既合則心孚而難解德音主君子身上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為契合而固結不可解矣誰得而間之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如膠漆也上二章但言得見君子之樂而此章忽言德音孔膠似又指言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于此
末章○夫見賢之樂如此則我于君子平日心誠愛之而非聲音笑貌之為矣今既見之則盡言以告者宜也何不從而告之以遂吾愛之真乎蓋愛發于言七盡而愛亦盡愛由于心七存而愛亦存故但中心藏之彌至愛于無言之中使愛之根心甚固而情之鍾者無窮又何日而能忘耶此好賢之至矣
總是道其愛賢之誠文氣無斷處宜一串說下愛主平日言謂與藏字相應何日忘之承藏字意來大意言我平日愛賢之心只宜說不出唯有藏之于心一刻亦不能忘也大學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即是此意
白華全旨○此詩大意刺王棄嫡寵妾失上下之分每章借事為喻蓋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心乎愛矣叶許既反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

宮闈之變不忍明言故反覆比興以喻寫其哀怨也須會意隱含方
得詩情切勿將嫡妾等字明說在內
首章○幽王得褒姒黜申后而申后作此詩也曰夫婦爲人倫之本而
况王者尤風敎之原今何不幸而遭其變耶彼白華之物欲漚之以爲
菅則必以白茅纏束之凡物相須蓋如此矣胡之子忍于相遠而使我
幽然獨處反不如白華之束白茅者亦獨何哉
此是反比顯言以白華白茅物之相須爲用比夫婦之宜聯本相親
愛而反忍于相遠相遠即是獨處此句見他從一不變之意
二章○夫之子之遠我也由彼之思耶彼英英白雲水上清輕之氣也散而
爲露以彼菅茅凡眾物無不被露如此矣胡今者時運艱難而之子忍
于棄我曾不如以國課反不如雲之露菅茅者亦獨何哉
亦是反比顯言其寵澤不公本于不思也水氣夜升爲雲及朝降而
爲露皆彼菅茅乃天道澤物仁恩天步艱難不是申后一己命運嫡
庶之變關係宗祖但微露其意不忍顯言欲其圖究耳不猶不思爾
圖謀而遠絕意
三章○彼滮然而北流之池水尚能浸彼稻田而有灌溉之益卍澤無
不通何如此矣今乃使我嘯歌之際發于口傷痛之情切于中念彼碩
人而不能自已也何彪池稻田之憙非厚耶
此反比而隱言其寵澤之不通因致思念之切在池水之澤浸溉稻
田喻王之尊大反不通寵澤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念
碩人亦就大倫之變言非匹上寵澤而已○稱之曰之子尊之曰碩
人時而之子時而碩人悲怨之際不暇選詳也

候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上輕清之氣
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
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
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徒**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微流而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
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樵**
彼桑薪卬音昂**烘于煁**音諶**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
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
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
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鐘于宮**

四章○懷彼桑薪宜可以烹飪也今但烘于煁而止爲燎燭以照物是貴者而反賤而用之有如此矣維彼碩人所爲如此是以憂思不置而實勞我心也

此正申而隱言王之申后乎旣使之憂思不已也桑薪宜烹飪而但爲烘煁喩正嫡宜尊顯而反見卑賤此維碩人之顛倒是以念之不勝憂勞也

五章○我念碩人而勞心碩人之于我竟何如耶彼鼓鐘于宮中者必聞于外凡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今我以念子之故至于懆懆然而憂思不爲不切感不爲不誠而子反視我邁邁略不加意將皆近人情哉

此又反此而顯其有感必應因傷己不能感動乎王也夫亡心忘也適已過去而不聞也

六章○彼鶖鶴皆以魚爲食而鶖則行分矣今何以鶖尙在梁鶴則反在林鶖則反飽而鶴反飢二物皆非其所處有如此矣維彼碩人所爲如此是以反覆思而勞我心也

此又正比而隱言偏愛之嬖位使己之勞心也意鶖鶴棄鶴喩偏棄嫡愛勞我心以其分之同異也

七章○彼鴛鴦之在梁者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此配偶之禮之常一定不易有如此矣今之子之存心無良二三其德而始終相背負爲棄之不如何哉

此又反此而顯言物猶而王不但其德也鴛鴦對偶相依有常雖雞鶖戢此合鴛鴦如之子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此二三其德此之

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音慥視我邁邁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有扁音篇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音底叶蒲寅反兮比也扁卑貌疧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

子身亦何我獨也而皆看之詞矣此乃明責之。而卑身以物藉有如

八章○彼有扁然之石石之卑也殊之者則亦從而卑
是矣是以之子之相遠使我疧至于病何哉之甚也夫申后遐棄黜之
變而反覆諷咏以洩其情略無怨懟過甚之詞其用意忠厚可見矣惜
幽王不悟竟貽宗周之戮也

此又正比言扁石本卑履之亦卑比婢妾本賤寵之亦賤蓋王者綱
常之極至尊至貴今寵嬖妾而自淪于卑賤則綱常墜人倫敗故憂
至于病也

緜蠻全旨○周室衰亂政教不修屬進徒役微賤之士不堪勞苦因託
為鳥言以寓感慨明望之意亦以刺時之不能恤下也緜蠻之下逝
為鳥言然飲食教誨車載又仍寓已意與碩鼠比体相似

首章○此微賤勞苦思有所托為鳥言以自比也曰緜蠻有聲之黃鳥
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欲前而不能前也是非忌而不前也蓋以道之
云遠有不勝其勞矣當是時也有能恤我飢渴而飲之食之啓我昏愚
而教之誨之又憫我跋涉艱難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
望于人者也

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下四句思有所托之比緜蠻其共詩勞內又
若乙諸丘阿就不如邊說止字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道之云遠
勢又不得止矣我勞如何要看我字正自傷其勞而望援于人也如
何若飢渴困頓口亦不能形容其勞也飲食同恤我也教誨指示我
也載後車振拔我也謂之者命後車之人謂之也

二章○緜蠻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隅不能行為非不肯行之故而止是也蓋以

而俾我疧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食音嗣去聲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

道之遙遠有所畏而不能趨矣斯時有能飲之食之以資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利于行者是皆吾所深望也

末章○緜蠻黃鳥言其止于丘側不能行者非憚行之故而止是也蓋以道之遙遠有所畏而不能至矣斯時有能飲之食之且教之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者乎是亦吾所深望也安得以慰吾之望也耶夫民之貧賤勞苦如此世道之衰見矣

丘隅丘側以勞於止也蓋行之至也變者不能二字不能者勞人力不從心也已不能登而無人顧之已不能極而無人引之所謂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者也

瓠葉全旨○通詩是歌工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共之其誠意之篤于外矣君子是歌工者指之述主人謙詞亦歌工者非主人自言

首章○此亦燕飲之詩也曰君子之燕飲也豈必以物豐哉亦盡其誠而已彼幡幡瓠葉采而亨之至薄也然非所以為簡若然以誠言之則微如瓠葉亦可以達情於君子飲酒必以是瓠葉酌酒而嘗之貧數而禮勤而物之厚薄不計也

二章○不但瓠葉已也彼有兔斯首毛而炮之火而燔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必以是兔也是酒也酌而獻之于賓焉可以達誠一兔之薄弗計也

三章○然燕飲之禮有獻必有酢有兔斯首炙而燔之抗而炙之無珍

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曾國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音烹叶鋪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辭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炮音庖燔音煩叶汾乾反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叶虛言反○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七

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爲主既獻于賓ヒ又酢于主而交其卒爵之報矣豈曰殺味不足以將敬哉

末章○夫何酢必有酬有兔斯首炮之燔之無异僎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爲賓既酢主ヒ復酬于賓而行其道飲之禮矣豈曰薄物不足以致虔哉夫不計物之薄惟欲其情必盡可謂悅賓之至矣

首章以瓠葉爲主後三章以兔首爲主見道不必豐殺不必異饌即此一瓠葉必獻一兔首必獻此雖主人謙詞而賓主情真自可想見别眞嘗謂酌酒而嘗瓠葉也古人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各自有法獻而後酢ヒ而後酬非獨行禮之文爲然亦見誠意綢繆無已也酢雖屬賓然只重主人致賓之酢上

漸漸之石全旨○通詩以不堪久役爲主首二章言經歷險遠有由淺入深意末章遇雨之患又即險遠中事也故詩柄又言不堪勞苦

首章○此將帥出征不堪勞苦而作也曰先王不困人于險不勤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出師也何如哉彼漸ヒ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險而且遠如此故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朝旦之暇苦何以堪此哉

二章○漸ヒ之石極其山巔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登歷難盡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冒其險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堪之甚哉

首二句言其險中二句言其遠末二句又總承險遠而言漸ヒ謂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刮馬之蹄其高峻峭拔非攀緣不可登也山川悠

之於賓也○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隻叶陟略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叶蒲侯反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音酬賦也醻導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音巉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叶直高反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漸漸之石維其卒矣音萃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叶莫筆反

遠者謂山高則水生水窮則山起重巳相間遠不可極也不遑朝謂巳東征無朝旦之暇或闇雜而前進或驍騎而後衆也曷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謂孤軍深入而無出險之計也又甚于不遑朝矣

二章○然不惟有險遠之勞而又有遇雨之患彼豕爲陰物當雨之獸也今有豕白蹢衆與涉乎水波將雨之驗徵于物矣月爲陰精而畢又好雨之星今月之所宿離乎畢之宿將雨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已有必雨之占雨之滂沱可知矣我武人東征既歷險阻又逢大雨勞苦甚矣此身且不得顧奚暇及他事哉夫將帥出師自傷如此上人使之不以其道矣

首四句擧所見而言豕涉波已然之雨月離畢將然之雨蓋豕性見塗雖白蹢者亦汚今群然涉水灌其塗而見白是久雨滂沱之故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歷苦多雨之意也注將雨之驗因項月離畢來而倒帶上一將字耳勿連豕涉波俱認作將然以失經旨不遑他以智慮擘而思患專不暇及于他事也

苕之華全旨○總見國勢不可久民命不得全前二章以遇時衰亂雖榮不久以深致感慨之意末一章言物彫耗以饑困而深致夫自危之詞

首章○此憂亂自傷之詩也曰王室衰則民受苦我何所遇不善乎苕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音拖）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花黃赤色亦名凌霄○

之華其色則芸然而黃之盛矣然附物而生雖榮不久固有如此我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悲切之情其能自已哉
二章○苕之華其葉青青然依物以生其盛固不可久也夫人之生于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而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而已豈若無生之為愈哉
末章○夫衰亂之世非惟不樂其生已也彼羊瘠則首大今牂羊但見其墳首舉一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竭則罶空今罶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光舉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望于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何不辛之甚哉
苕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總無多時比周將亡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即羊瘠罶空自可想見其去無羊無魚之世遠矣故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皆深怨極痛之詞

何草不黃全旨○此詩亦自傷久役之詞首章言不惜民力二章言不恤民情三章又承此而言之見其不以人道使民末章以芃狐為興又自嘆其不如物矣
首章○此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也曰人君使民必以其道何今之不然耶彼草之生也既衆則黃何草乎不黃乎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音臧**羊墳**音扶**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叶補苟反○賦也牂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

何日而不行乎將見環畿內而居者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哉
二章○彼草之萎也既黃則玄何草而不玄乎況從役過時而不得歸
皆失其室家矣何人而不矜乎民各有室家之樂哀我征夫獨匪民乎
何使之至此哉
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何草不黃只以興何日不行一句何日不
行似只說已下何日不將乃說多人也不然不行不將似重複矣經
營泛言役事次章黃變為玄則其壞又甚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
謂之矜如是則不以人道使民矣故曰匪民只照何人不矜立論蓋
民則皆有室家之樂也正泛言以自傷也
三章○今夫兕之與虎固嘗率彼曠野矣我征夫乃民也匪兕匪虎何
為使之循曠野而無安居之逸乎哀我征夫朝夕而不得少暇是以人
而同于兕虎何不幸之甚耶
二匪字乃貫說言兕虎以率野為性征夫乃人也非獸也乃使之朝
夕不暇而下同于獸亦見可哀處
末章○彼有芃然長尾之狐則率彼幽草而自適其性矣況我征夫乘
此有棧之役車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哉哀哉曷時
而得以少暇哉夫民愁苦如此則周室將亡不可復支矣
芃狐之在彼幽草猶得自適役車之役上周道曾不少息此反興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亦言棧車則兵車不足而取及之其物
力之彫敝可知矣曠野之率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
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是故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

方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匀反**何人不矜**音鰥**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匪民哉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匪兕匪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音蓬**者狐**叶與車**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